

喋

四

胶林

MANAOS
ALBERTO VAZQUEZ

ALBERTO VAZQUEZ

OS M
Z FIGUEROA

MAN
BERTO VAZQUEZ



喋血胶林

ALBERTO VAZQUEZ FIGUEROA

MANAOS

【西班牙】

阿尔维托·巴斯克斯·菲格罗亚

姜浩银 译

江苏人

新平知覺
PDG

Alberto Vázquez Figueroa

MANAOS

根据 Printer Industria Grafica sa Sant Vicenc
dels Horts出版社1983年版本译出

喋 血 胶 林

〔西班牙〕阿尔维托·巴斯克斯·非格罗亚 著

姜浩银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六合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125 字数152,000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300册

ISBN 7—214—00121—7

I·33

定价1.95元

前 言

阿尔维托·巴斯克斯·菲格罗亚是当代西班牙小说家中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一九三六年十月，他出生于特内里费岛的圣克鲁斯。十八岁时，他在圣克鲁斯结束了中学学业，迁往马德里，进入国家新闻学院学习，尔后取得了记者的职称。一九六一年，他跑遍了中部非洲，亲眼目睹了十个非洲国家争取独立的轰轰烈烈的民族运动，成了这十国取得主权地位的见证人。以此为背景，他写出了第一本新闻报道集《被奴役的非洲》。一九六二年，《命运》周刊聘用他为特约记者。自一九六七年起至一九七一年止，他被西班牙国家电视台委任为特派记者，专门报道非洲和亚马孙地区的消息。一九七一年六月，他迁居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也是在这一年，他才真正开始了小说创作，而且以惊人的速度发表了一系列新作，如《喋血胶林》、《处女地》、《是谁杀死了皇帝？》、《乌木》、《象牙》、《象一条疯狗》以及一部自传体小说《森垠》。

《喋血胶林》原书名为《马瑙斯》。马瑙斯是位于亚马孙密林之中的一座巴西城市，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野生橡胶贸易昌盛时期，这里是最大的一个集散地，城市也由此而畸形繁荣，后来由于橡胶贸易的衰落，城市也失去了活力。可以说马瑙斯就是那一野蛰时斯最有力的证人，它的兴衰史就是野生橡胶贸易的兴衰史。

在一次对马瑙斯的采访中，菲格罗亚认识了一个叫阿尔

基梅德斯·德·科斯塔的老人。这位行将就木的老人对他讲述了自己历尽艰险的一生，使他看到了一段活生生、血淋淋的史实，内心大为震动，从而萌生了创作一部小说以揭露那一黑暗时期的愿望。可以这么说，《喋血胶林》是一部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纪实小说，这就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小说以东北人阿尔基梅德斯受骗进入橡胶林为开端，一层一层地向读者揭开橡胶贸易的罪恶。橡胶主为了获取高额利润，把那些受骗上当或是直接掠夺米的人沦为奴隶，强迫他们进行自杀性的劳动。在那“绿色监狱”里，成千上万的奴隶死去了，整个部落整个部落的印第安人死去了。在这奴隶的白骨堆上，橡胶主们建起了他们享乐的天堂。残酷的现实教育了阿尔基梅德斯，他串通美国人霍华德、印第安人拉米罗和女奴克劳迪亚逃跑了。逃亡路是血染的路。他们开始只是为了谋求个人的活命，后来便带领割胶工举行暴动，锋芒直指橡胶主和罪恶的橡胶贸易，表现了被压迫大众在现实斗争中的觉醒。这是有着明显的进步意义的。

菲格罗亚在创作方法上也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他的作品结构紧凑，犹如一幅线条明快的流畅的素描，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由于他长期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所以他的用词十分凝练。《喋血胶林》所述说的故事并不复杂，但经过作者巧妙的安排，顿时变得跌宕起伏，惊心动魄，这些足见他编排材料的能力。小说里的人物各有特性，形象鲜明。陪衬人物，如印第安人拉米罗和女奴克劳迪亚，虽着墨不多，却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译者

一九八五年七月

第一章

汽船一驶离烟波浩森、恶浪滚滚的亚马孙河，便拐入了风平浪静的内格罗河^①，不久，就可以远远地望见正前方那座灯火灿烂的城市了。

舵手竭力让船向对岸靠拢，他向水手们下令加快航速。

阿尔基梅德斯身边，坐着一位戴镣铐的人，在延续了两个星期的航程中，他几乎没有说过半句话，这时却叹道：

“马瑞斯……你熟悉这座城市吗？”

阿尔基梅德斯摇了摇头：

“不熟悉，我是东北人，是阿拉瓜斯州人。”

黑暗中，无法看清对方的表情。只听得那个人又说：

“橡胶林里有许多东北人，简直难以叫人相信。你好好看一看那些灯火吧，因为你再也见不到它们了。咱们要去的那个地方，还没有人活着回来过呢！”

“你是本地人吗？”

“我生在橡胶树下，是喝着橡胶汁长大的。凡是这块土地上的事，我都知道。我敢肯定，咱们再也回不来啦。”

“我欠下的债很少，”阿尔基梅德斯说，“运气好的话，一年工夫就还清了。”

“别傻啦！”身后有一个嘶哑的嗓音插嘴道，“哪怕你干得

^① 亚马孙河和内格罗河，均为流经巴西的河名。

四脚朝天，一年以后，你的债务不增加十倍才怪呢。”

阿尔基梅德斯·德·科斯塔，这个东北人，沿着三十五号至三十六号树之间他亲手开辟出来的小道走着。他又一次想起了将近两年前的那个夜晚，当马瑙斯的灯光在远处闪烁的时候，人们告诉他的那些话。确实，他艰苦地奋斗过，非常艰苦。交到他手上的树有一百五十五棵，每天，天没亮他便出门，从这棵树摸到那棵树，一直干到密林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才罢休。尽管如此，尽管近五百天拼死拼活地劳动，老板还是指天誓日地说，他没有还清买下他时所花的钱。并且还说，在这段时间内，由于供给他两条裤子，割胶用的砍刀，以及那劣质的食品，他的债务反而增加了。

在这人迹罕至的库里库里阿利河，不满和抗议都是毫无用处的。假如你还不服气，那么就会同其他许多人一样，暴死于皮鞭之下，工头喜欢的，是用鞭子来说话。

他走到另一棵橡胶树跟前停下来，歇了一阵。然后拿起那只小小的流满了白色浆液的铁罐，把胶汁倒进搭在肩上的皮袋里。他暗暗感激上苍，幸亏他管的这些树又高大又壮实。他知道有的割胶工，为了完成每天二十公升橡胶的定额，除了加班加点之外，还得绞尽脑汁找窍门哪！

想到定额，东北人猛地醒悟到，或许，交运的话，今天已经够数了。也就是说，不必再艰难地挨到下一棵树那里，就可以回工棚去啦。他掂量着皮袋，又打开来往里看了看，感到只要工头心情不坏，就过得了关啦。

从他所在的这个地方，穿过美国佬霍华德的胶区，大约可以节省半个小时的路程。但是这么做也有危险，要是被美

国佬发现，会以为是在偷他的胶呢。不过阿尔基梅德斯自信，能避开他。

虽然阿尔基梅德斯到工棚的时间不算长，也没有同霍华德交谈过两次，但他已感到这个霍华德是个危险的人物。

他把空铁罐重新放到树根旁，在布满刀痕的树皮上，又用砍刀割开一道更宽的口子，然后向西南方美国佬的胶区走去。

幸运得很，他很快发现了那个莽汉的位置。要不是因为霍华德自个儿发出的“嘭、嘭”声，还真有可能会出乎意料地碰见他呢！

这是一个硬物远远地撞击另一个硬物时所发出的声响，绝不会同砍刀砍树声相混淆。引起东北人注意的是，这种撞击声比割胶工惯常挥刀砍树的声音来得更加猛烈和无节奏。

阿尔基梅德斯循着这奇怪的声响，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最后，在小溪对岸一块狭小的空地上，认出了满头红发、身材颀长、长着一抹连鬓胡子的霍华德的侧影。看来他并不在干活，他在向一棵孤零零的、粗壮の木棉树飞掷一把又短又宽的钢刀，这钢刀是拿断砍刀做成的。

阿尔基梅德斯掩藏在树丛中，不能不为美国人高超的技能暗暗叫绝。木棉树干上刻着一个小小的十字，刀子一次又一次地直飞过去，钉在离十字仅几厘米的地方。他从衬衣的长袖里抛出暗器的方式也令人惊讶不已，用不着抬动手臂，只是把手轻轻地晃荡到大腿的高度，就把刀投出去了。粗一看仿佛手无寸铁，却能击杀十五米之外的外人，而他的牺牲者甚至还来不及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关于霍华德，工棚里流传着许多谣传，说在加利福尼亚的金矿里，他杀死过许多人，全体警察，乃至部分军队都投入

了搜捕他的行动，要是抓住了他，就要对他施以绞刑。后来在马瑙斯，他又替橡胶主谢拉当了一个时期的保镖，同样干尽杀人的勾当，因为有权势炙人的老板庇护，所以他总能毫毛无损地逃脱法网。但有一天他干了件蠢事，同老板的情妇睡了一觉。按理谢拉该杀了他，可转念一想，想出了一个更加恶毒残忍的报复手段，即把他送进库里库里阿利河的橡胶林。整个营地的人都知道，这家伙活不长久，因为他适应不了这块土地，热病或脚气病很快就会把他葬送掉。

阿尔基梅德斯撇下全神贯注地飞着钢刀的美国佬，悄悄地绕了一个大圈，走开了。

当他抵达工棚时，那里正闹成一团。一个孩子得热病死了，他的母亲，营地上来得最早的一位婆娘，在声嘶力竭地嚎啕大哭。

在阿尔基梅德斯眼里，这无非是一幕滑稽剧。埃尔维拉既没有为这个小鬼，也没有为其他四个中的任何一个担忧过。不管是热病、美洲虎还是大蟒蛇夺走了哪个孩子，这对她来说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她的嚎叫和干哭只是想得到什么，或许是一份郎姆酒，或许是为了求得一个安静的夜晚，让工头别强迫她再同四五个割胶工连着睡觉。

那工头，看到阿尔基梅德斯回来了，好象吃了一惊。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啦？”工头问。

阿尔基梅德斯把装着橡胶的皮袋往黑人工头脚下一放：

“我的二十公升齐了。”

黑人霍奥抓过皮袋，板着脸掂了掂分量。

“你就那么准哪！”

“你不放心的话，咱们一升一升地量一量。假如少了，明

天我补。”

黑人耸耸肩，用下巴指指女工棚边上的一堆东西说：

“去把孩子埋掉，算顶你不足的橡胶。弄到远一点的地方去，懂吗？免得野兽来吃，弄得营地上不得安生。”

阿尔基梅德斯走到自己的草棚跟前，拿了一把铁铲，然后过去拎起小家伙骨瘦如柴的尸体。孩子大约有四五岁的样子，但在他的手中，简直没有什么分量。

他在树丛中走远了，约摸走了两百米光景，在一处松软、潮湿和恶臭的泥土上挖了个坑，把小鬼的尸体放进去，盖上土，然后，便扛着铁铲往回走。近来，在工棚里出生的无论哪个孩子都可能是他自己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把自己的孩子埋掉。天哪，他宁愿不去想这种事，而去想想别的，比如说，去想想从这原始森林中逃脱出去的那一天。

当阿尔基梅德斯一回到营地的场院里，埃尔维拉就向他扑了过来：

“你把我儿子扔在哪儿啦？”她恶狠狠地问。

“我把他埋在路右边的树林里了。”

“骗人！你把他扔了。你把他扔在那边喂狗喂老虎啦。”

东北人耐着性子对她解释：

“我向你保证，我把他埋了。”

女人以为阿尔基梅德斯还在骗她，歇斯底里地向他身上扑来，想用指甲抓他。

“你没有埋，猪猡！”

阿尔基梅德斯一把将她撩开，拿起铁铲柄向她的肋间打去，只听得“啪”的一声闷响，埃尔维拉号叫起来，跑着逃开了。

看来这次是真的疼了。东北人不再去理会那些对他的辱骂，一步不停地朝着男工棚走去。他仰脸倒在自己的吊床上，不一会，就瞧见美国佬和四五个割胶工走进来了。这些人显得很激动，大声地嚷嚷着，只有美国佬一声也不吭。阿尔基梅德斯竭力想看出藏在他长袖下的钢刀，但是毫无办法。如果美国佬当真随身带着刀的话，当然知道如何妥善掩饰了。

另外几个人，越来越惶惶不安，他们的嗓门越来越高，到后来，阿尔基梅德斯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好奇心了。

“出什么见鬼事啦，能不能告诉我哪？”他问道。

割胶工们盯着阿尔基梅德斯，好象他刚从月球上走下来似的。

“你还不知道？”有一位反问道。“老板明天就要到了，他在过河滩了，站岗的已经看到他的船队啦。”

阿尔基梅德斯不由得跳起身来。

“谢拉！”他叫道，“谢拉，那个阿根廷人？”

割胶工点点头：

“就是他，阿根廷人谢拉，咱们大伙的主人和老爷，他明天就要到了，求魔鬼帮助我们吧！”

“他干什么来的？”

“绝不会来干好事。谢拉从来是无事不登门，他决心从马瑙斯走二十天路到这地方来，一定有他的原因。”

东北人转过身去，对刚刚躺到自己吊床上去的霍华德说：

“到森林里去躲几天吧，美国佬。据我所知，谢拉对你可没好感。说不定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呢。”

“不管是上天还是入地，人总得一死，”美国佬不动声色地

回答。“至于死于热病或死于这狗娘养的之手，又有什么要紧呢？死得越快越好。”

“谢拉要干掉你，绝不会痛痛快快的。”有人告诫道，“我看到过他用十种不同的方法杀人，他甚至能拿你去喂蚂蚁。”

“要不就喂锯鱼，”另一个说。

“再不就是给大蟒蛇当美餐。”

“谢谢，”霍华德平静地反唇相讥。“你们都非常友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决不会在这个阿根廷人面前逃跑。让他来吧，我等着呢。”

第二章

正如岗哨所言，谢拉的船队果然在第二天到达了营地。

陪同阿根廷人来的有他的情妇克劳迪亚，就是和霍华德睡过觉、使他流落胶林的那个女人，还有七个保镖和大约八十来个印第安人奴隶。这些印第安人的相貌与附近的土著人完全不同，这使割胶工们大为吃惊，他们的肤色白净，讲的话连营地上的印第安人也一窍不通。

卡梅洛·谢拉，身材瘦削，一副神经过敏的模样，长着一撮滑稽可笑的小胡子，戴着一顶精致的白礼帽，帽子底下，是一头永远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头发。他第一个跳上岸，耐心地忍受着工头霍奥和负责看管工人的卫队成员们的拥抱和致敬。

工人们早已接到命令，这一天不必再去割胶了，他们在河边的大草棚前排列成行，准备接受主人的视察。

在手握长枪的保镖簇拥下，谢拉朝奴隶们走来，他仔细地一一审视着，当走到美国人跟前时，他露出了一丝微笑。

“你好呀，美国佬！真没想到你还活着哪，”他说。

“是呀，原始森林没把我吃掉，我还活着。”

“你活不长的。”谢拉说。后来，看到霍华德的表情，又接着说：“别担心，我并不想让你的命更短些，你在这里过得挺好嘛，把死亡也战胜啦。”

说完，他朝克劳迪亚转过身去，那姑娘在一位黑人女仆

的搀扶下刚刚跳上岸。

“克劳迪亚！”谢拉叫道，“你看谁在这儿。”

克劳迪亚早已看到霍华德了，但她对此人并无兴趣。然而，她还是顺从地走过来，站到她的主人谢拉身旁。

这姑娘还很年轻，不会超过二十五岁。她倦容满面，正是这种极度的疲乏，使她显得苍老起来。她的脸是一个希望破灭的女人的脸。她生于委内瑞拉，在加拉加斯要什么有什么，假如不是因为在她的生活中闯入了那个博利瓦尔城的橡胶主，那个身缠万贯的人，她早该过上称心如意的日子了。那个橡胶主和她结了婚，把她带进了原始森林。三个月以后，橡胶主被他手下人暗杀了。作为战利品，她成了工头的财产，这个工头也就是杀害她丈夫的凶手。为了逃避委内瑞拉的法网，工头把克劳迪亚带到上奥里诺科河、卡西基阿雷河和内格罗河的密林里，又辗转到了马瑙斯，在那里把她卖给了阿根廷人谢拉。这都是两年前的事了，在以后的时间里，她一直被幽禁在谢拉巨大的府邸里，日夜有人看守，毫无逃脱的可能，也无法求得委内瑞拉驻马瑙斯领事馆的帮助。

现在，谢拉强行带克劳迪亚一起来视察橡胶林。在弯弯曲曲的水路上，经过长途跋涉，姑娘完全被拖垮了。

“你还记得霍华德吗？”阿根廷人嘲弄地问，“多看他几眼，他如今可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了不起的枪手了，眼下只是一个肮脏的、饥肠辘辘的割胶工，一个要离开这儿就必须低三下四的奴隶。”

霍华德直盯着谢拉的脸反驳道：

“我绝不会低三下四，既不会对你，也不会对其他任何人这样做，这点你清楚得很。”

卡梅洛·谢拉表示赞同地点点头：

“是的，我知道。正因为如此，我曾让你当了我的亲信。也正因为如此，当我碰上你同这臭娘儿在一起时，没有杀了你。不过，当个奴隶，一直当到热病把你吞掉为止，这点你得牢牢记住。是吗？”

霍华德没有回答，他转了个身，向自己的草棚走去。谢拉对他喊道：

“别走呀，我还没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呢。你想不想她哪？喏，我给你带来了。从现在起，你们就永远在一起了。”说着谢拉恶意地大笑起来，“直到死亡把你们分开。”

美国人倏地转过身来。克劳迪亚脸色刷的一下变得苍白，似乎猛然领悟到谢拉带她到橡胶林来的真正目的。

“这算什么意思？”她惊慌失措地问。

“很清楚，”阿根廷人回答，“你将留在这里，当一名工棚里的女人，这样你不就可以在你的美国佬身边了吗？”

“你要把我象妓女一样扔给割胶工吗？”

“你可并不比妓女强哪！”

“不，你不能这样做，我是属于你的。”

“你是我买来的，凡是我买来的东西都属于我。”

克劳迪亚懂了，再争也是徒劳的。她慢慢地向森林旁挪动。割胶工们用奇异的目光尾随着她，他们开始评论起这位女工棚中的新来客了。在工棚里，只是偶尔来一些年轻的印第安女人——她们往往活不长，此外，全是待了十年以上的多病的老太婆。把克劳迪亚交给他们，就如同把一件宝贝赠给了他们。谢拉向人群走去，但目光并未从美国人身上移开。他接着说：

“今儿晚上，我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件礼物。”

除霍华德和阿尔基梅德斯之外，所有的割胶工全都喜笑颜开，不三不四地说起下流话来。东北人不动声色地站在一旁，冷眼看着这乱哄哄的场面。卡梅洛·谢拉的一对小猪眼滴溜溜地转动，窥视着周围的一举一动，他察觉到阿尔基梅德斯的表情，便径直朝他走去。

“怎么啦，你不喜欢女人？”

“不是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喜欢。”

谢拉耸了一下肩：

“碰不碰她随你的便。你是谁？”

“别人叫我东北人。两年前，我欠了你二十孔托^①的债，你的工头说，我至今仍未还清。你要我在这里待多长时间？”

“假如霍奥说你没还清，那你一定是个坏割胶工。因为我离得远，所以谁都想靠我来养活。霍奥代我治理这块地方，你该什么时候走，他会对你说的。”

“他永远也不会对我说什么。”

“那么，你就甩开这个想法吧！”

说完，谢拉便回到船队那边去了。那儿，成群捆绑着的印第安人快下完船了。

霍奥问谢拉，这是些什么样的人。谢拉告诉他，他们是纳波河右岸的厄瓜多尔土人，叫奥卡人。是他向秘鲁橡胶主阿拉那家族买来的，后者在征讨印第安人时捕获了他们。奥卡人忍饥耐劳，体格强壮，就是好反抗，容易逃跑，因此阿拉那家族决定把这些印第安人卖给谢拉，因为他们自己的橡

①巴西旧钱币名称。

胶林离奥卡人的土地着实太近了。而在库里库里阿利河，这些奥卡人要逃回纳波河，只不过是梦想而已。

有了这些人，看来霍奥并不高兴，这些好闹事的人只能给他带来麻烦，阿根廷人竭力宽慰他，说他将把随他同来的六个白人留下来。谢拉需要往森林深处开发新的土地。库里库里阿利河的橡胶产量正在下降，如果他还想保住马瑙斯橡胶业“五霸”之一的地位，那么扩充地盘已经迫在眉睫。对卡梅洛·谢拉来说，霸主的称号是他一生中最珍贵的东西，为了不把它丢了，即便死掉成千上万的人，他也在所不惜。

阿根廷人谢拉，是所谓“马瑙斯缔造者”中的一个。这些“缔造者”利用橡胶业把这个亚马孙原始森林中名不见经传的破落村庄，改造成世界上最豪华的都市。

自从查理·古德伊尔^①发现，把一种叫作巴西三叶胶树的树汁和硫磺混合在一起，即可获得特异的产物——橡胶的那一天起，数百万人便注定要遭到最可怖的厄运。巴西三叶胶树只生长在南美特定的区域中，主要是亚马孙河流域，但是这种树从来形不成大片的树林，它们一丛丛分散在无边的原始森林中，深深地隐藏在密不透风的灌木里。

为了获取这种树汁，把它变成橡胶，就需要一支庞大的劳动大军，奔走于密林之间，割开树皮，收集胶乳，让它凝结起来，再送加工厂，然后又从加工厂运往马瑙斯，从马瑙斯，运往世界的各个角落。可以说，通向森林的每步路都是用黄金铺就的。

^①查理·古德伊尔(1800—1860)，美国化学家，一八三九年发明了生胶硫化法。

各地的冒险家们都被这种树迷住了，为了在短期内即能富起来，他们拼命寻求橡胶球。橡胶贸易逐渐兴旺，于是企图垄断生产的恶棍应运而生。他们从各国政府那里得到大片的租地，这些租地都在十分边远的地方，有许多甚至还没有标在地图上，也从未有过任何一个白人涉足其间。为开发这些租地，显然需要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然而这支大军是根本无法征集到的，因为迫于债务不得不到这个绿色沙漠中来铤而走险，去与野蛮部落抗争，不惜落身激流，与毒蛇为伍，或被美洲虎撕得粉碎，被热病和脚气病折磨至死的人，毕竟是不多的。

一个割胶工能活上五年是很稀罕的，成千上万的人已经抛尸林莽。准备进入森林的人面临着种种危险，为此他们要求支付高额工资，这就使得贸易不象马瑙斯的大亨们所想象的那样有利可图了。

老板要寻觅廉价的劳动力，首当其冲的自然当地的印第安人，这些人对原始森林的生活和危险了如指掌。

但是，老板们很快便发现，对于印第安人所认为的最珍贵的天赋——自由，他们却无法提供足以交换的东西。

不惜一切代价保持自由这一概念，始终是“文明人”在使印第安人适应自身世界时所遇到的最大障碍。

就印第安人而言，劳动从约束他们自由意志的那一刻起就变得无价值了。他们可以一连几小时地建造一幢茅舍或砍伐一棵树木，但那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当他们想躺下来睡一觉，或者想去捕鱼时，他们就可以扔下干了一半的工作，丝毫不去顾及所负的责任。

在亚马孙印第安部落的大多数成员中，责任心这个概念

是不存在的，他们既不承担作为父母、丈夫，也不承担身为团体一员的职责。

当然罗，当他们成了橡胶工为白人服务时，这种责任心就更不可能有了。

因此，在看到无法说服印第安人签订契约时，橡胶主们便决定采用血与火的方式，突然袭击印第安人居住点，用武力占有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强迫他们为自己寻找橡胶。

众所周知，秘鲁橡胶主阿拉那家族，为了防止这些“野人”重新逃出森林，便把他们的孩子留下作为人质。只要印第安人没有从森林里带回足够的橡胶，就砍掉他孩子的一只手，接着便是另一只手，往后再砍脚，直到把孩子肢解而死。

就这样，成千上万的土著奴隶被消灭了。一五〇〇年，西班牙人弗朗西斯卡·德·奥雷亚纳在穿越亚马孙河流域时，估计那里生活着五百万印第安人。四个世纪之后，剩下的便不到五十万人了。

古老而强大的部落，如帕塞阿斯-诺沃斯族、凯甘族、萨万特斯族、克伦科雷斯族及乌鲁布族几乎被橡胶主所灭绝，另一些部落，比如奥卡族，则在他们的历史进程中被迫倒退了几百年。

在那可怕的岁月里，一种普通的橡胶树，变成了毁灭一个种族的刽子手。也许需要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才能在这块土地上重新恢复文明。

印第安人的死亡率如此之高，使马瑙斯的橡胶主们意识到，一个白人奴隶比十个印第安人更管用。但是，要获得白人奴隶却不容易，必须巧施妙计才成。第一种办法是以最佳的劳动条件与他们签订一至两年的合同，不远千里地把他们

从异国他乡运来，至于回去嘛，就由不得他们了。

拐卖男人实质上与贩卖妇女是非常相似的。

第二种办法是所谓偿还债务，也就是借给需求者一笔钱，这笔钱必须以劳动来偿还，关键是这种劳动永远也补偿不了所借的钱财。东北人阿尔基梅德斯就是如此。此外，还有瞒天过海，甚至无耻地把人绑架到亚马孙地区来的例子。这些人做着发财的美梦，被诱惑来到这里，等他们恍然大悟这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早已被五花大绑地送上一条开往橡胶林的船只了。

当然，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或印第安人奴隶。他们首先想到的总是逃跑。为避免发生逃亡事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亚马孙地区变为一个大监狱，一个空前绝后的大监狱：五千公里长，几乎四千公里宽。

每一个橡胶主都在河道的急流险滩、峡谷关卡布置了巡逻队，这些巡逻岗哨的任务便是切断逃亡者的前进之路。因为在原始森林里，河流是唯一的道路，如果不利用河流，在亚马孙就寸步难行，所以所有的逃亡者，或者简而言之，凡在此行走的人，或迟或早都要落入橡胶主之手。

橡胶主们订立了一个条约，条约规定：逃亡者都得归还原主。这样，一小撮生活在马瑙斯、圣塔伦、贝伦和伊基托斯^①城的人，控制着世界上最广阔、也最难以制服的地区，无论是人还是物都插翅难逃这天罗地网。

阿根廷人卡梅洛·谢拉，是巴西橡胶业黑帮中的霸头之一，他势力强盛，足以与秘鲁的阿拉那家族、哥伦比亚的埃

^① 伊基托斯为秘鲁地名。

切巴里亚及委内瑞拉亚马孙地区的富内斯上校抗衡。当萨尔达尼亚统治了马代腊河，马科斯·巴尔加斯统治了兴古河谷，最凶残的屠夫、英国人斯科特控制住托坎廷斯^①河的时候，谢拉就已经买下了内格罗河的上游部分。

另有一些橡胶业老板，他们拥有的橡胶林，其面积甚至大如某些欧洲国家，但仍不足以跻身霸主之列。谢拉渴望夺取萨尔达尼亚的地域，这样他就能成为比秘鲁橡胶业寡头胡利奥·阿拉那更富有更显赫的人了，据说阿拉那的私人军队多达数万之众。

但是，要向萨尔达尼亚开战，卡梅洛·谢拉需要钱财，需要从密林深处索取越来越多的橡胶。

为此，他现在带来了奥卡奴隶。

^① 均为巴西河名。

第三章

天还没黑，克劳迪亚凄厉的喊声便响彻了森林上空。四个割胶工一人一边压住了克劳迪亚，营地上大多数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一个挨着一个地从她身上轮过去。喊声延续了近半个小时，然后变成了断断续续的呻吟声，然而，这呻吟声比喊叫声更揪人心肺，如同一头挨了致命一刀的野兽，在临终之前的哀鸣。

卡梅洛·谢拉一开头兴致勃勃地赶到现场，甚至还为他手下的人鼓劲，但后来，他厌烦起来，渐渐地对这滥施兽行的场面兴味索然了。

美国佬霍华德，钻在他的吊床里，他帮不了克劳迪亚的忙。他清楚得很，哪怕最细微的一个动作，都会遭来杀身之祸，说不定谢拉会叫手下人射他三枪。从前在马瑙斯的时候，谢拉就曾发誓要如此这般地惩处克劳迪亚。

阿尔基梅德斯对眼前的景象感到厌恶和不堪忍受，那一阵阵喊叫声，尤其是那呻吟声撕人心肺，他震悚了，便躲到大草棚底下的一个角落里。在这里可以一览无余地望见广阔的河湾，他朝思梦想着哪一天能从这河湾回到自由的天地里去。云彩把月亮遮住了，但月牙儿仍不时地从云层间探出头来。他就喜欢凝视月光怎样在河面上闪烁跳跃。克劳迪亚的黑人女仆慌慌张张地从近旁走过，没有发现他。看到那好心的女人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阿尔基梅德斯觉得分外难受，无

疑，她正在为她女主人遭到蹂躏而感到痛苦。而营地上的那些娘儿们，那些堕落的妓女们的态度，也使阿尔基梅德斯大吃一惊。他从未对这些人有过什么好感。开始，她们对克劳迪亚被强奸，感到欢欣，但此刻她们好象被草棚里正在发生的事吓呆了，第一次安静下来。

没过多久，维森特·孔蒂马诺走过来坐到他的身边，维森特也喜欢这个角落。看来他已经享受过这场娱乐了。

“东北人，如果我现在能洗刷掉刚刚犯下的罪行，我什么都愿意给。这是我这辈子干过的最肮脏的事。我算信了，我这家伙活该在这个地方。谢拉这头猪看着那可怜的姑娘大笑，好象有多开心似的。”

阿尔基梅德斯一言不发。维森特站起身，沿着黑人女仆刚才过去的那条小路，满腹心思地往下游走去。

东北人仍然独自坐在阴影里，直到听见阵阵笑声和说话声越来越近为止。卡梅洛·谢拉对强奸场面欣赏够了，便在工头霍奥和寸步不离的保镖们的簇拥下，向大草棚走来。

阿尔基梅德斯本能地躲进了黑影里，那伙人毫无察觉地从他眼前走了过去，登上了草棚的台阶。上面亮起一支蜡烛。透过棚底竹片的缝隙，阿尔基梅德斯可以看清那些家伙的脚。他不禁想到，从这里他能用长砍刀刺穿坐在吊床上，差不多就在他头顶的谢拉，保镖们——其中有两个立在门前站岗，根本无法阻挡。

上面那帮人笑着，谈论着轮奸中的各种丑态。

一瓶酒打开了，他们的敬酒声可以听得一清二楚。在一片嘈杂声中，谢拉的嗓音高了起来，显得分外清晰，他命令道：

“我希望再这样来一次，虽然我不相信她现在还撑得住。除了美国佬，让所有的人，直至最后一个印第安人都享受一下。”

“恐怕很难提防美国佬呀。”阿尔基梅德斯听出来这是霍奥的声音。

“你，我要你亲自负责。”谢拉蛮横地说，“我不许那个红头发的猪猡碰她一下。”

霍奥咕哝道：“我没法叫我的人老是监视他俩是否在树丛里相会。”他停顿了一下，“除非……”

一片寂静。最后谢拉发话道：

“除非，除非什么？痛快讲。”

霍奥粗野地笑道：

“除非咱们把美国佬的那个玩意儿除掉。我想那块有洞的板一定还在什么地方，河里饥饿的锯鱼还在等着呢。”

这时，阿根廷人发疯似地狂笑起来：

“我是怎么搞的……，把这个都忘了。咱们有多少时候没对人来过这一手啦？”

“好多年了，老板。这个法子对那个逃跑的法国佬用过，后来就没用过。那些鱼把法国佬五脏六腑都吃了。那该死的家伙，拼命喊哪，直到死才停止。”

“快把那块板找出来！”谢拉下令道。“天一亮咱们就去给美国佬开个玩笑，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一招。看他还充不充当好汉。”

阿尔基梅德斯好一阵子不敢动一动，他被这些人所策划的卑鄙阴谋惊呆了。他听说过这一酷刑，但总以为那是妄言，是割胶工在夸大其词。这刑罚是把人脸朝下地平放在一块板上，

通过一个小孔拉出他的生殖器，再在生殖器上轻轻地开一刀，让血流出来。然后把木板扔进河中，飘浮在水面上。锯鱼闻到血腥味纷纷赶来，几秒钟之内即把垂入水中的东西吞噬一尽。这是阉割一个人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凶残狠毒的办法。有时候，如果受刑者停在水中的时间过长，在锯鱼的猛攻之下，甚至连内脏都被吃得一干二净。

阿尔基梅德斯悄悄地一步步往后移动，不让站在门口的岗哨发现。他离开大草棚，隐入茅草丛中。尔后，又远远地兜了个大圈，回到自己的工棚里。

他轻手轻脚地摸进去，结果发觉是多此一举，割胶工们还一个都没回来，只有美国人大睁着眼躺在自己的吊床里。阿尔基梅德斯一踏进工棚，就被他看到了，于是他就直接朝霍华德走去：

“美国佬，你得马上走。明天谢拉要把你喂锯鱼啦。”

霍华德连动都没动一下，他抽了口烟，平静地答道：

“我不是对你说过，人总有一死，说不定我的命还大着呢。”

“别做梦了，你那把刀不管用。我知道你怎么使唤刀来着，在林子里我看见你用过，但你是刺不着谢拉的。此外，他可不是把你整个儿扔给锯鱼……你知道板刑那回事吗？”

这一下美国佬蹦了起来，他站在吊床前，把香烟往地上一摔，又一脚将它踩灭。

“他想阉了我？”

“我刚刚听到这个消息。卷起你的吊床，快逃吧。这可是个忠告。”

“他们会放出狗追我的，我跑不远。”

“跳进河里去，顺着水往下飘，等到了一条小河汊时，你就往上拐。那条河汊通到我那个胶区。千万别上岸，也别去碰树杈。沿着河道走到我的胶区后，就在那棵大木棉树附近等我，我给你带吃的去。”

“你干吗要这样做？”美国人问。“万一他们知道了，你就没命啦。”

“你没听谢拉讲，我休想离开这地方啦。我想过，咱俩合伙逃吧。”

“还没有人能从橡胶林里逃出去过呢，”霍华德说。“我不相信咱们会成为第一个。”

“怎么成不了，只有这条路可走！”东北人斩钉截铁地说。“现在你快跑。”

美国佬二话没说，解下吊床，把他那点微乎其微的私物塞进去，搭在肩头。同时，又把割胶用的长砍刀往腰带上一插，上路了。

“谢谢。”他钻进夜幕说。“回头见。”

“回头见。”东北人两眼盯着沉沉的黑夜，朝霍华德消失的方向低声回答。

随后，他倒在自己的吊床上，枕着双手，听着仍从女房那边传来的克劳迪亚的呻吟声，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谢拉发现霍华德逃跑了，便大发雷霆。他没想到这是由于走漏了消息，还以为是因为美国佬受不了克劳迪亚的喊声才跑的呢。但他深信，手下人能把霍华德找回来，他还能从那酷刑中享受到乐趣。可是，尽管霍奥放出了他的狗——这些狗只有工头才管得住，并驱使它们四处搜寻，却毫无结果，线索到河边便断了。虽则在上下游两岸进行

了普遍的搜索，也没能查出美国佬的踪迹。

由于守卫在险滩的岗哨指天誓日地说，美国佬肯定没有从那边逃出去，谢拉他们终于相信，霍华德已成为锯鱼的美餐了。

在盘问阿尔基梅德斯时，他说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没看见，所以谁也没怀疑他。

不过，当阿尔基梅德斯出去干活的时候，为了得到一份额外的份饭，他可费尽了心计。他的一份连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又怎么能解决霍华德的吃饭问题呢？一路上他不停地苦思冥想。

想叫霍华德自己弄到什么吃的东西，那完全是非分之念。

如果既无取猎的火器，又不会象印第安人那样在溪流中抓鱼，那么能从原始森林中得到的东西就微不足道了，因为能供人吃的东西本来就不多。偶尔，有人在密林里迷了路，便靠吃树根和无名果来维持生命。但是，这很可能中毒或得一种急性痢疾，并因此而丧生。一定不能去吃树根。在逃亡时，保持良好的体质，这是阿尔基梅德斯最为关切的事。不然的话，霍华德不但成不了帮手，反而会成为包袱。

一路上他走走停停，以便观察一下是否有人跟踪。当他确信平安无事之后，才向木棉树下走去。霍华德正静静地坐在树根上等着他。

美国佬已为阿尔基梅德斯收集好当天该交的部分橡胶汁，他饿坏了，说：

“从现在起，不管是干活还是吃东西，咱们都患难与共了。我这条命是你给的，我忘不了。”

阿尔基梅德斯开门见山地谈起他感兴趣的话题：逃亡。

计划讲起来很简单，但实施起来并不简单：先等几天，等事情平息下来，谢拉返回马瑞斯以后，再收罗尽可能多的粮食，在林莽中开出一条直达河岸的路来，然后，从背后向岗哨们猛扑过去，把他们干掉，夺取他们的武器和船只，见机行事地往下游冲。

“我看咱们跑不了多远，”美国人提醒阿尔基梅德斯，“从这里往下游，有一个哨所，再往下便是一个接一个的哨所，大多数哨所咱们摸不清它们的位置。站岗的会象打野兔似地把咱们干掉。”

“那也得让他们费点劲。我死也要带走他一两个。”

“你杀过人吗？”美国人问。

“从来没有，连想都不曾想过，”阿尔基梅德斯摇摇头说。“但这些人不配活在世上。”

“我也想过，应该动手，”霍华德劝慰道。“但是很快我就感到力量不足。就这样，等一个人下次再想行动时，他早已病入膏肓，除死之外别无他求了。不过，对什么都会渐渐习惯的，都会感到不在乎，好死不如赖活嘛。你看，就此罢手吧！”

“不，我决心已定。”东北人坚持说，“不光是为了逃离这个地方，为了活命，而且我要叫他们替我这些年所受的苦，替类似昨夜那样的事付出代价。”

“她与你何干？你并不认识她，以前也从未见过她。”

“但我想，即使我活上一千年，也忘不了那凄惨的叫声。”

“你又看见她啦？”霍华德问。

“没有。直到凌晨，那帮子人还在那草棚里。当我出工的时候，已听不到哼哼声了。”

“她还活得了吗？”

“天知道……你爱不爱她？”

美国人摇摇头。他一会儿用砍刀尖在地上描画着，一会儿把落在地上的树叶捣碎，他没有立即回答，最后才缓缓地开口道：

“不，我不爱她，也从来没爱过她。她是老板的情妇，一个漂亮的女人。我因为喜欢，同她睡了一觉，而没有考虑到那些后果。她同样也不爱我。她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报复，为了表示她对谢拉的蔑视。或许，只有我才敢开这种玩笑。”

“你们付的代价可太大啦。”

“是的，确实太大啦。但我向你发誓，总有一天这头阿根廷猪会有报应的。我会要他的命，而且他将死得非常慢，非常可怕，现在我不知道怎样给你说好，我还没想出个办法来。”

“只要咱们能跑出去，这一天会到来的。行啦，我得收集橡胶了，不然明天的口粮就没啦。”

他俩站起身，踏上胶林中的小道。在第一棵橡胶树跟前，阿尔基梅德斯套上鞋刺，用粗粗的龙舌兰绳在树上打好结，爬上去用砍刀在树的高处开了个口子，胶汁很快就流出来了。在另一棵树上，美国佬也爬在高处猛干。不一会，他们就采足了东北人该上交的胶汁了。

尔后，他们又坐下来休息，重新商讨逃亡的细节来。黄昏降临，阿尔基梅德斯起身回营了。他内心充满了信心，因为在木棉树下，他有了一位足以信赖的同伴，他们将共同投身到逃离这个人间地狱的冒险中去。

第四章

第二天早晨，正当阿尔基梅德斯准备出门上工的当儿，霍奥把他叫到了大草棚。

“美国佬失踪了，他那些树归你管。从明天起，你得给我带回四十公升橡胶来。”

“一天采四十公升胶，这谁也办不到。”东北人断然拒绝。

“你从新来的印第安人中领一个人去。”工头吩咐道，“随便你挑。教会他干活，让他帮你忙，但是没有四十公升橡胶你就别回来见我。”

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阿尔基梅德斯只得向关着印第安人的栅栏走去。在眼下这个时刻，再没有比带个伴到森林里去更使他不快了。但是他清楚得很，不服从命令会招致什么后果。

看管新来奴隶的那个守卫问也没问一声，就放阿尔基梅德斯进去了。阿尔基梅德斯缓缓地审视着这群精疲力竭、垂头丧气的土著人，粗看起来他们好象很壮实，其实却很虚弱，哪能指望他们采胶。

阿尔基梅德斯的目光落到了一个人身上，比起他的同伙来，他可精神多了。他蹲在地上，稍稍与别人离开一点，面对面地盯着阿尔基梅德斯，这在亚马孙印第安人中是不多见的。

阿尔基梅德斯以同样的方式蹲在他面前，两个人静静地、

长时间地相互瞧了一阵后，阿尔基梅德斯问：

“你会讲西班牙语吗？”

“拉米罗只要愿意，他就会讲西班牙语。”印第安人答道，“至于听，全懂。”

“你叫拉米罗？全名呢？”阿尔基梅德斯问。

“我是库拉赖河奥卡人的头领大蒂普阿尼的兄弟。蒂普阿尼死在押运的路上了。奥卡人现在已经失去了头领，失去了在库拉赖河的家。我的全名叫拉米罗·波科波科^①。”

“一个这样高大、这样强壮的印第安人，一个蒂普阿尼头领的兄弟，叫波科波科可太奇怪了。”

“从前我叫帕亚尔米诺，”印第安人解释，“因为我做事老是磨磨蹭蹭、笨手笨脚的，便被叫成波科波科。”

阿尔基梅德斯思索了一阵，权衡着选择这个印第安人的利弊。最后，毅然决然地说道：

“好吧，波科波科，我就看中你的磨蹭劲儿，你喜欢跟我干活吗？我会象其他人一样很好地，甚至会更好地对待你。”

“拉米罗心里明白你比别人好。拉米罗看到，那天晚上只有你和那个红头发的人，没跟别的割胶工一起钻到女工棚里去。拉米罗愿意跟你干活。”

阿尔基梅德斯吃惊地望着印第安人。在漆黑一团中，他竟能发现自己没去克劳迪亚的草棚，这简直叫人难以置信。也许正如白人所说，他们蛮人能象猫一样在夜里看清东西。阿尔基梅德斯想说点什么，但最终只是耸了耸肩，站起身，叫过守卫，给印第安人打开镣铐。

^① 波科波科在西班牙语中意即小量、少许。

十分钟之后，他俩便钻进密林，割胶去了。

当他们来到第一棵橡胶树跟前时，东北人向拉米罗讲解割胶的方法，讲怎样套上鞋刺，又怎样在树干上用粗绳索绕上结，然后踩着绳结爬上去，把出胶口开得一次更比一次高。

拉米罗专心地听着，重复着阿尔基梅德斯的指示。最后，他套上鞋刺，敏捷地爬上树去，象东北人那样，满有把握地挥动着砍刀，以后又顺顺当当地滑下树来。阿尔基梅德斯不由得暗暗庆幸，自己总算没选错人。

阿尔基梅德斯把印第安人带到另一棵树那儿，叮嘱他凡是这一路上的橡胶树都用同样的方式处理，并且好言劝他说，不要跑掉，这儿既非逃跑的地方，也不是逃跑的时候。待一会儿自己再来找他。当阿尔基梅德斯把这情况告诉霍华德以后，美国人忧心忡忡地说：

“他会怀疑我在这儿的。如果杀了他吧，又叫人居心不忍。”

阿尔基梅德斯竭力让霍华德放心，他放下带来的食物，收起美国人采集来的橡胶，便赶回到拉米罗身边去了。他发现这个印第安人的手脚确实迟钝，但做事倒还牢靠。两个人在这一天剩余的时间里奋力工作，到回营地时，好不容易凑齐了近四十公升的橡胶。阿尔基梅德斯暗自思忖：得抓紧逃，不然，这样的劳动节奏非把自己拖垮不可。

但是，这种日子还是不得不挨了两个星期。谢拉没有走，只要他还在营地，想逃跑简直就是发疯。在老板的威逼下，哪怕你躲进地狱，霍奥及他的部属也会搜寻不止。假如主子在马瑞斯，事情就好办了，那些帮凶们就不会如此劲头十足了。

过了一星期，阿尔基梅德斯第一次看到了克劳迪亚。她

在两个女人的搀扶下，艰难地在河边散步。她脸色惨白，虚弱不堪，几乎无法迈步，人瘦得令人难以置信。如果割胶工们继续排着队从她身上挨过去的话，她必然活不到两个月。

阿尔基梅德斯把这件事也讲给霍华德听，后者仿佛受到了震动。

“真的，我倒愿意把她带上，让她跟咱们一起走。不惜一切代价，把她从这里救出去。”

“她会死在路上的。”阿尔基梅德斯说，“她身体垮了，即使不垮的话，这种逃亡对一个女人来说也是受不了的。”

“我相信，她宁可痛痛快快地死，也不愿在这帮野蛮的家伙手中送命。你去问问，怎么样？”

东北人吃惊地瞅了霍华德一眼。

“去问克劳迪亚？”

“是的，她不会把咱们告发的。”霍华德说，“你装作想同她睡觉的样子去看她。一旦剩下你一个人时，就对她说是我叫你去的，告诉她咱们准备逃跑，想把她也带上。不过也得对她说清楚，假如成了咱们的包袱，咱们就把她扔了。当然，她能坚持的话，就可以一直跟咱们走到最后。”

阿尔基梅德斯对这一建议并不感到高兴。他预感到要坏事，要出问题。但是想到那姑娘，想到她正在遭受的痛苦，终于意识到一点，那就是即便她死在森林里，也比死在那肮脏的草棚里强。

当天晚上，阿尔基梅德斯要求把他也排上。他不得不强忍住割胶工们的种种嘲弄，这些人看到最后一个同伙也屈服了，加入到这项集体犯罪中来，都感到心满意足。

阿尔基梅德斯走进那间草棚，里面恶臭难闻，一支蜡烛

闪动着惨淡的光亮。克劳迪亚紧闭双眼，一动不动。她躺在脏得不堪入目的草垫上，保持着刚刚出去的那个割胶工把她拨定的姿势，等着下一个，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

阿尔基梅德斯坐到她身边，摇摇她的手臂，想让她睁开眼睛来。克劳迪亚全身赤裸，看上去很漂亮，但是东北人没有丝毫欲念。

“克劳迪亚！”他低声喊道，“克劳迪亚，听我说，我是霍华德派来的，那个美国人。”

“霍华德死了。”克劳迪亚喃喃道。

“不，这不是真的。我向你发誓，这不是真的。”阿尔基梅德斯肯定地说，“他活着，躲在森林里，还活着。今天下午我见过他。他让我来问问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逃走？”

慢慢地，这些话的含意渗入了姑娘迟钝的脑海。她并未立即回答，而是合上眼，宽慰地吸了一口气，仿佛早就在焦虑地等待着这样的问话了。

“带我走，无论如何带我走。”她恳求道。

“但逃不出去也会把命丢了。”阿尔基梅德斯说。

“现在的日子比死还难受。”克劳迪亚说，“我每天晚上都想投河自尽，让锯鱼吃掉我。让我跟你们走吧！”

“行，我们带你走，但还要等几天。你得努力恢复体力，要尽可能地吃，使身体适应环境。这次逃亡将是十分艰难的。”

“我会这样做的。”克劳迪亚坚定地答道，“一个星期之内，我就能恢复过来。”

他们很想继续谈下去，对克劳迪亚来说阿尔基梅德斯是她唯一的希望，而阿尔基梅德斯也乐意成为对方的慰藉。但

是门外的割胶工们急不可耐了，他们高声大喊，说东北人早已超过了规定的时间。

第二天，阿尔基梅德斯发现印第安人带着异样的神情瞧着他，比平时显得更为阴沉和沉默。

他两次问印第安人，发生什么事啦，但都没有得到回答。最后，他终于醒悟到了：

“噢，我明白了。你那睡眠时永不闭上的猫眼看到我去克劳迪亚的草棚了。”

虽则没有任何必要进行辩解，但他还是做了一番解释。

“我倒很愿意给你解释我干什么去了，为什么要这样做。”阿尔基梅德斯说，“但是我相信你不会懂这类事。”

印第安人在小道上停住步，目光炯炯地盯住阿尔基梅德斯，说：

“拉米罗·波科波科什么事都懂，包括懂得你藏起了红头发的人，给他带去吃的东西。但是不懂为什么你也和其他人一样排着队，去同一个迫不得已的女人睡觉。”

阿尔基梅德斯一下子惊呆了，他绝没有想到印第安人会知道美国佬这件事，也无法想象是怎么知道的。每次他都把印第安人留在远处，而且每次都看到他在干活。

“你什么时候发现美国人的？”他问。

“拉米罗第二天就发现了。”印第安人回答，“拉米罗虽然是波科波科，但是他愿意的话，却能在丛林里飞一般地行走，而且不发出声响。”

“你怎么不告发我们？你可以拿到一大笔赏钱呢。”阿尔基梅德斯说。

“拉米罗只想返回自己的故乡，不再当奴隶，不想任何赏

钱。拉米罗希望和你一起逃走。”

阿尔基梅德斯靠在近旁的一棵树上，不知所措地搔着头：

“咳！看起来象个傻瓜，其实什么事都盘算好了。”

“在逃跑时拉米罗是派得上用场的。”印第安人继续说，“他熟知森林，行动隐蔽，是个好向导。他有能力到达他的故乡，靠近纳波河^①的库拉赖河岸。”

“纳波河！”阿尔基梅德斯惊叫起来，“你疯了？你知道纳波河在哪里？在亚马孙的另一头呢。我们得沿着内格罗河往下走，到亚马孙河后再往上折……嘿！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拉米罗知道。”印第安人固执地说，“拉米罗仔细地琢磨过把他带进来的那条路。我们先是顺着纳波河下行，再经过亚马孙河，然后又沿内格罗河上来，直达库里库里阿利河。这样走法是绕了一个大圈子。假如从上游直穿过去，一百天工夫拉米罗就可以回到纳波河了。”

他一面讲一面蹲下身子，在路面上用奇怪的线条画出这几条河流来。阿尔基梅德斯仔细地研究了这张粗劣的地图，发现事实上这个印第安人讲得有道理。

阿尔基梅德斯盯着印第安人问：

“纳波河在厄瓜多尔？”

“在厄瓜多尔。”

“在厄瓜多尔橡胶主们可没力量了。阿拉那家族的辖区虽然延伸到那里，但那里并不属于他们真正的领地。”阿尔基梅德斯自言自语地说，然后，他又回转身问印第安人：“从纳波河

① 纳波河为亚马孙河的支流，流经厄瓜多尔和秘鲁。

能走到白人的区域吗？”

“三天之内拉米罗就可以把你从库拉赖河岸带到特纳^①城，厄瓜多尔士兵守卫在那儿不让橡胶主们侵犯。据说再走四天路就可以到另一个大城市，那是国家的首都，有成千上万的白人，谁也不提什么橡胶。”

“那是基多^②！”

“基多？”霍华德难以置信地叫道，“你疯了还是怎么的？你怎么能相信他呢？他懂得什么叫地理？他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也不知道什么是地图……真是荒唐至极！”

“但是他讲得有理，”阿尔基梅德斯坚持他的看法，“他的计划比咱们的好。一旦咱们逃出去，守卫们一定会以为咱们是往下游去了，往马瑙斯去了。他们会在河流的每一个拐角上候着咱们，迟早会把咱们抓住。然而，如果咱们按拉米罗所说的去做，如果咱们穿过哥伦比亚的土地，避开埃切巴里亚的人，在一百天之内就能抵达普图马约河^③，以后再赶到纳波河。”

“没有谁能在原始森林里过上一百天。咱们将会上千次地迷失方向，最终变成疯子。没有粮食，没有武器，什么也没有。再说你了解这个印第安人吗？谁能保证他不会在第二天跑得无影无踪，或者一遇到困难便把咱们抛弃了呢？”

“拉米罗能在一百天内到达纳波河。”印第安人插进来说，

① 厄瓜多尔地名。

② 厄瓜多尔首都。

③ 亚马孙河支流，流经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秘鲁、巴西等国。

“拉米罗从不说谎，拉米罗可以一个人走。”

霍华德没吭声。他认真地审视着印第安人，好一阵子以后，做了个认可的表情，喊道：

“真是活见鬼！事情变化多端。去通知克劳迪亚吧，谢拉明天真走的话，咱们下星期就出发。我可不想再在这鬼地方提心吊胆地待下去啦！”

“下星期出发。”阿尔基梅德斯跟着说，“不过咱们得先把霍奥的狗杀死，不然它们会很快找到咱们的踪迹的。”

“不用杀狗，杀霍奥，那些狗只听他一个人的。他死了，其他的守卫劲头也就不那么足了。”霍华德说。

“杀霍奥可没那么便当。”阿尔基梅德斯不赞成，“许多人都想过要干掉他，但谁也没成功。”

美国人没有回答，他沉思着望着前方，最后说：

“把这事告诉克劳迪亚。”

第五章

他们选定的时间是谢拉走了以后的第一个星期六的夜晚，因为每个星期六，霍奥都把克劳迪亚叫进他的房子，一直待到天亮。

天刚落黑，阿尔基梅德斯便乘霍奥外出之机，溜到大草棚底下。他拨开铺地的竹片，塞进去一把锋利的钢刀，刀柄向上，正好置于行军床的床下。

如同营地上所有其他的草棚一样，霍奥的房子建造在四根一人高的柱子之上。这样，就可以防范突然猛涨的河水和各种禽兽或蛇类的侵扰了。

干完这件事，吃过一顿简单的晚餐，东北人便和印第安人拉米罗凑在一起，抓紧完成最后的准备工作。然后，在离看管独木船的哨兵不远的地方，坐下来静等。

天黑透了，霍奥下令叫来克劳迪亚。克劳迪亚刚一进门，工头就强迫她脱光衣服，让她赤条条地为自己斟酒。

“过来喝一口，”霍奥说，“看看能不能让你打起精神来，让咱们好好儿玩一阵子。”

克劳迪亚默默地喝了口酒。工头坐在她正对面，欣赏着她一丝不挂的身子。后来，黑人也脱掉衣服，露出他粗大的身躯和那畸形的玩艺儿，想以此来激起克劳迪亚的赞许。

“别象个死人似的，假如每个星期六晚上你让我过得痛痛快快，那么我就能叫你一切都称心如意。”他说。“这里是我

说了算，我一个命令，哪个割胶工也不敢再碰你一碰。你只要伺候伺候守卫们就够了，象你这样一个女人，这点儿人可算不了什么。”

克劳迪亚仍然一声不吭。她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必须行动起来，而且要快。她向行军床走过去，躺在上面。黑人被克劳迪亚的沉默搞得茫然不解，心烦意乱，他还想说点什么，但又改变了主意。他一口气喝完了剩下的白酒，跟着克劳迪亚走来。

克劳迪亚耐心地忍受着，直到她明确无误地知道，黑人已到了最无防卫能力的那一刻时，她垂下手，在地上摸索着刀把，接着，以沉着、准确而有力的一刀，把黑人宰了。

霍奥那张脸还没来得及变换那销魂的神情，便滚落到黑影里去了。一腔鲜血从刀口喷涌而出，溅在克劳迪亚的手臂上和胸口上。随着最后一阵抽搐，黑人象泄了气的皮球似地软了下来，死了。

克劳迪亚把死尸推到一边，站起身来。她走到水盆边洗净污血，又在草垫上擦干钢刀，然后穿好衣服，把刀子藏在衣服底下，看也不看一眼死者，便走出门去。

她很平静，丝毫没有异样的感觉，仿佛刚刚完成的事是完全正常的，是司空见惯的，至少比每夜忍受肮脏的割胶工们的蹂躏要正常得多。

她来到河岸边，走到看管独木船的岗哨跟前。那岗哨一手拿枪，背靠着大树在抽烟。当他看到有人时，吃了一惊，他立即举枪瞄准。后来，他认清了是克劳迪亚，就放下枪来。

“你怎么在这儿？今晚不是轮到你陪工头睡觉吗？”他问。

克劳迪亚没有回答，她坐在沙地上，一动不动地望着黑

暗中的河流。坐下去时，她把裙子撩起来一角，露出了她洁白的大腿。岗哨紧紧地盯着她看，他来回往四周扫了一眼，发现周围寂静无声，就把步枪往树上一靠，坐到克劳迪亚的身边来了。他把姑娘按倒在地上，说：

“来吧，咱们可别放过这个机会。”

克劳迪亚没有反抗。然后，也是在这个人最不介意的一刻，从衣服里抽出刀子，同对付黑人一样，只一刀，就结果了他的性命。

不管是霍奥还是这个岗哨，除了一阵最后的抽搐之外，他们都没来得及发出有力的喊声，生命便完结了。

阿尔基梅德斯和印第安人埋伏在树丛中，把事情的经过看得一清二楚。东北人发现，克劳迪亚在推开尸体，到河中去擦洗血迹之前，始终显得镇定自若，不由得感到毛骨悚然。

印第安人背起他们所带的东西，站立起来，悄悄地向独木船走去。阿尔基梅德斯这才反应过来，迷迷糊糊地跟了上去。他拣起岗哨的步枪，把它扔进拉米罗已经爬上去的那条最大的船里，再砍断其他船的缆绳，任船顺流飘走。接着又压低声音催促还在擦身的克劳迪亚，帮她爬上独木船，悄不出声地开始划船了。几分钟以后，他们便消失在下游的一片黑暗之中了。

在那条小河汉口他们把霍华德接上船，他在那里已等了好几个钟头了。天渐渐放亮，河水变得湍急起来，这表明他们已经接近险滩。在进入第一个水流湍急的弯角之前，他们先把船拖上河滩，藏匿在树丛之中，把熟睡的克劳迪亚也留在那里。

印第安人领头，三个男人一起钻进了密林里，寻找一条通往设在险滩上的哨卡之路。拉米罗迅速而有把握地把他们领到哨卡前面的本事，使两位白人大为惊奇。

他们轻手轻脚地向前接近，阿尔基梅德斯握着枪，美国人以他的飞刀为武器，三个人还各自带着割胶工永不分离的伴侣，在原始森林里赖以生存的长砍刀。

他们一直摸到离哨卡不到十五米的地方，那里面一丝声音也没有。他们没敢离开树丛的保护，继续观察着。印第安人指了指河上的一堆石头，有一个岗哨手握枪支在那里监视着河面，他伏在石头上，露出一半身子，乍一看还以为他睡着了呢。但仔细察看之下，便发现并非如此，他在执行自己的使命，不允许一草一木通过那段河道。其实，夜间是用不着岗哨的，因为激流中的卧石早就把企图穿越关卡的船只撞翻了。

霍华德低声说，这家伙由他包了。说完，他就向河边滑去。阿尔基梅德斯也举起武器，因为不管美国佬怎么隐蔽，还是有一段空地必须穿过去。

印第安人和东北人一动不动地看着霍华德向前行进。当霍华德到达树林边缘的时候，他回头朝两个同伴做了个鬼脸，然后一阵疾奔，向岗哨扑去。那家伙大约听到了什么，回过身来。他脸上没有丝毫惊恐的神色，很可能没想到背后会出现什么危险。当他醒悟过来企图反抗时，已经晚了：只见美国佬猛地收步，手臂急速地一挥，投出了他的短刀。岗哨甚至还没能握紧他的武器，就仰天跌进河去。他的喊声，假如有的话，也被那咆哮的河水给吞没了。

美国佬从原路退回来，三个人一起冲进草棚。里面有两个人睡在吊床上，他们用砍刀把那两个人劈死，血从竹板缝

中滴滴答答往地下溅落。

东北人、霍华德和印第安人把武器、衣服以及搜罗到的全部粮食都背上肩，回到了小船旁。克劳迪亚还在沉睡，象是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般。独木船在波涛中剧烈地起伏，把克劳迪亚惊醒了，她紧紧地抓住船舷，以免翻身落水。

拉米罗掌舵，霍华德和阿尔基梅德斯划桨，小船敏捷地避开大小岩石和处处浅滩。后来，河水逐渐平稳下来，他们不分昼夜，一刻不停地向前航行。

天亮时，拉米罗·波科波科指着右手边一条从西南方向奔来的支流说：

“拉米罗认为这是一条通向纳波河的便道。拉米罗确信谁也不会想到咱们从这里折上去了。”

这条河水流发黑，水量也不大，但流速却很快。美国佬和阿尔基梅德斯相互瞧了一眼，克劳迪亚仍然一声不吭。自从逃离营地以来，她还没说过一个字呢。

霍华德耸耸肩，说：

“你不是要带我们到基多去吗？印第安人，你知道该走哪条路，你指挥就是了。你说是这条河，那么就走这条河。”

阿尔基梅德斯也没反对，于是他们又一起使劲地划起桨来，以战胜水流在进入库里库里阿利河时所形成的激浪。

沿着这条不知名的支流，他们片刻不停地向上划了整整三天三夜。除了猿猴、帕乌希鸟和喧闹地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的鸚鵡之外，不见一丝人烟。

他们不敢停留。每当有人躺到船底睡觉时，别人就接上去继续划桨。在一团漆黑的夜晚，既不见月亮也没有星光，印第安人的双眼却能把石块、浅滩或者截在河心中的原木辨认

得清清楚楚。

河道越来越浅，最后推船的时间要比划船的时间长得多。一天晚上，河床终于浅得无法航行了，他们这才第一次停下来休息。

在一个小沙滩上，他们扎营露宿，把最后一点食物生吞下去。然后，也不设哨，便倒在沙地上，仰着脸，呼呼大睡。

天刚破晓，阿尔基梅德斯就醒了。他平躺在地上，凝视着霞光万道的天空、朵朵飘浮的白云和高入云端的树木，倾听着河水潺潺的细语以及鸚鵡叽里呱啦的对话。他感到既轻松又幸福，仿佛第一次发现这大森林的美妙。在这之前，他一直把无边无际的绿地看成是一个巨大的监狱，一道使他疲于奔命的无尽的围栏。现在一切都变了样：天空的色彩不同了，树木的绿色更深沉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也显得越发清晰了。

阿尔基梅德斯撑起胳膊肘，看看边上的霍华德，他也醒了，或许也在想着同样的事情吧。克劳迪亚还在熟睡，可是却找不到拉米罗，过了好一阵，才看到他在一条小溪边，双手没在水里，一动也不动，象是石头堆中的一块石头。

阿尔基梅德斯不敢动一动，也不敢叫唤他。印第安人的耐力着实让人赞叹不已，这个拉米罗没有任何表情，就这样一直到出人意料地猛然举起双手，把一条肥鱼扔上河岸为止。他跑上岸来拣起鱼，把它的背脊折断，与沙地上已堆成一堆的鱼儿放在一起。阿尔基梅德斯走上前去，对在河中洗澡的拉米罗说：

“我真弄不懂，你怎么能象座塑像似的那么长时间一动也不动。”

“拉米罗可懂，他从小就学会了这样捕鱼。你也该学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填饱肚皮。”

当美国佬和克劳迪亚起身时，印第安人已在寻找干柴烤鱼了。霍华德担心炊烟会泄露他们的行踪，但是印第安人安慰道：

“拉米罗生的火看不到烟。谁也不能通过烟火找到拉米罗。”

他开始烤鱼了，烤的时候，用树枝扇着风，把烟驱散。烟雾消散开来，还没有升到树梢就无影无踪了。然后，他又很快把火熄灭，用火炭把鱼烤熟。

早餐时，霍华德赞叹道：

“有一点盐的话，那就美味可口啦。”

拉米罗站起身，向外走去。他采回来一些干草，再用两块石头把草搓碎，撒在美国佬的食物上。霍华德惊奇地尝了一口，发现虽则不是盐，但这代用品的味道还真不错呢。

“拉米罗认为咱们必须找到真正的盐。”印第安人说，“在这原始森林里，不吃盐，白人受不了，他会越来越虚弱，还会生病。”

吃完中饭，他们推着独木船继续往上游走，河流最终变成了一条小溪，森林完全封闭了前进的通道。

于是，他们把这条曾经是那么有用的小船藏了起来，不让任何人发现他们到过这里，再把仅剩的一点物品扛上肩，根据拉米罗指出的方向，开路向前，去寻觅一条能把他们带到马里埃河的新水道。

开头八天，路程不算太艰难，他们不时地能遇上一条通往土著人村落的小径或便道，以及小量因采胶而伤痕累累的

橡胶树。慢慢地，森林茂密起来，一切人迹全消失了，路越往南越难行。

地面泥泞不堪，树木高得出奇。接连五天，他们没有看到过一块天空，完全淹没在一片昏暗的乳白色的雾气之中。四周的东西全显得模模糊糊的。大家不由得沮丧起来，包括印第安人在内，都开始害怕了，因为每个人都担心已经迷了路。

一天早晨，拉米罗比往日起得早，周围漆黑一团，他便开始用割胶工的鞋刺——在逃亡中他一直没舍得扔掉——和一根粗粗的龙舌兰绳，攀上附近的一棵大树，这棵树高耸入云，巍然挺立，高过了四周的树木。

他爬呀，爬呀，一直爬到离地四十米的高处，消失在繁茂的枝叶之间。在吼猴的陪伴下，拉米罗高悬在半空中，等待着太阳露面。极目四顾，只见一片漫无边际的绿色海洋，碧浪此起彼伏，千百万棵大小相似的树木紧紧相连，绵延不断，形成了一片浩瀚的绿洲。

太阳出来了，拉米罗高兴地发现他所估计的地方离这里并不太远，这意味着他们虽然向西南方偏离了一点，路还是走对了。

树下，伙伴们焦急地等待着。只有克劳迪亚如同往常一样，那么沉默，那么冷淡，对男人们的行动和可能选择的道路丝毫不关心。印第安人落地以后，在树上刻了一个记号，然后把砍刀一挥，说：“朝那儿走。”

他们拖着疲惫、饥饿的身子又上路了。途中遇上了一个大湖，水虽不深，但他们仍得绕着湖岸走，这样又度过了漫长的一天。在这个肮脏而无鱼的大湖背后，森林呈现出一种变幻莫测的气氛，沿途可以不断地看到一些高大而完好的橡

胶树，这表明橡胶主们虽然野心勃勃，利欲熏心，却还没能到达这个地方。阿尔基梅德斯估计，在这湖的四周，足有使一打的人发财的橡胶树。

正当他们相互发问，为什么没有人到这里来采胶的时候，路上开始出现了蛇，而且越来越多，数也数不清，简直可以说整个亚马孙的蛇类都集中到这里来了，这是蛇类的一次大聚会哪！

蛇的品种齐全，有哈卡兰达蛇、加勒比蛇、夸马坎德拉蛇、小眼镜蛇和赤练蛇，有的以前见过，有的却叫不出名字。在高高的树杈上蛛猴在哀嚎，仿佛所有带毒的动物都把这地方当作它们的巢穴了。

甚至连拉米罗也感到大为惊骇，他的步子越来越谨慎。他拿起一根长棍，探一步走一步。

在拉米罗棍子的敲击下，那些蛇呼啸着游动着，向他的脚边扑来的何止一条蛇，只是靠着敏锐的目光和灵巧的身手，他才免于被蛇咬上。

幸运的是，在天黑之前，他们走出了这一林区。当他们见到森林的面貌改观了，碰到的蛇也远远地少了时，不禁感到浑身轻松，同时也隐约地感到，在自己与追踪者之间，已经架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些橡胶树能安然无事。”东北人叹道，“因为没有哪一个割胶工敢上这里来取胶呀！”

他向姑娘转过身去：

“这些蛇把你吓着了没有？”

克劳迪亚呆呆地望着他，好象没有听懂他的问话。

“蛇？”她重复地说。

阿尔基梅德斯和美国佬交换了一下眼色，这是这么多天以来，他们听到的第一句话。假如不是因为他们说什么，克劳迪亚就做什么的话，他们真以为这姑娘精神失常了。该走的时候她就走，该吃的时候她就吃，该休息的时候她也就休息，但是她是以一种机械的方式行事的，好象无论是吃、走还是休息，对她来说都无关紧要。

第二天，他们遇上了一条向南奔走的小溪，溪水刚及小腿肚。于是，他们便沿着溪流走，一直走到可供航行的地段为止。依仗着砍刀，他们用藤条和芒草把原木捆扎在一起，造了一只木筏。这木筏看起来并不怎么结实，然而，倒承受住了四个人的分量。

木筏随着溪流漂行。河里有鱼，树上有猴子，这些东西为他们提供了充饥之食。拉米罗做了几张弓，说起来不可思议，霍华德和东北人居然也能用弓射中运动中的动物了，这全靠了能干的印第安人哪！到这时，他们，尤其是美国人，才深信，没有波科波科的帮助，他们早就在原始森林里饿死或者迷失方向了。

溪水汇入一条东流的宽阔、汹涌的大河。到河口时，他们的体力已渐渐恢复了。他们先靠上岸，推想着这是不是马里埃河。假如是这条河的话，他们就得躲进森林里去，因为马里埃河仍是谢拉的控制区，在河岸的什么地方，说不定会碰上他的一个据点。

拉米罗去探路，一个钟头后他转回来了，说：附近的橡胶树都有刀痕，刚被采过胶，看样子最多不会超过三天。

重新落入橡胶主手里的可能性使克劳迪亚慌张起来。她刚刚开始显露出一点生机，或者说刚刚开始对身边的事情关

心起来。虽则她没说一句话，但是，只要看看她紧张的神态和不断搔着手背的模样，就能知道她是多么不安了。阿尔基梅德斯见了非常难过，他想：如果不能从这里逃出去的话，克劳迪亚就会发疯而死。

他们在原地休息了两天，不知道往哪儿走好，也说不清会在什么地方遇上谢拉手下人驻扎的营地。

到了第二天下午，监视着下游的霍华德急急匆匆地跑回来，说有一只独木船，上面坐着两个带武器的人，正往上游划来。

这不可能是一般的割胶工，一定是守卫者或者是来搜寻他们的人，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这地方还没有得到关于他们逃跑的消息。

三个男人正商量着如何袭击来人的办法，这时，克劳迪亚插进来说：

“我把他们引到河边来。”

男人们看了看她，知道她决心已定，便迅速清理掉留在沙滩上的一切痕迹，躲了起来。

克劳迪亚孤身一人，仰着脸躺在河岸上，紧握匕首的手埋在沙子里，掩盖得严严实实。

不一会，小船在拐角处出现了。船上的人按节拍划动着宽叶桨，他们没有立即发现克劳迪亚，眼看就要从她身边划过去的时候，其中一个叫了起来：

“唉，西里阿科，看哪！好象是个女人。”

他们马上朝克劳迪亚划来，把船停在沙滩上，手中握着枪，一只眼停留在一动不动的女人身上，另一只眼瞧着绿树丛，注视着任何足以引起怀疑的动静。

他们小心翼翼，疑惑不定。树丛里，阿尔基梅德斯、美国佬和印第安人连大气也不敢喘，把枪口紧对着那两个人。因为怕枪声打破原始森林的寂静，所以没敢开枪。根据经验，他们知道枪声在森林上空可以传得很远很远，很快便会引起密林中居民的警觉。

最后，那两个人放心了，一个提着枪，朝树丛走来，另一个则扑在克劳迪亚的身上。

所有的一切都以疾如雷电的速度发生了，连密切注意着现场的阿尔基梅德斯也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克劳迪亚隐藏着的手动了一下，匕首发出一道白光，扑在她身上的那个人便猝然而死，喉咙口留下了一道吓人的口子。克劳迪亚又从背后揪住站着的那一位，把匕首搁在他的脖子上。霍华德忙喊：

“别杀他！求求你，别杀他。”

他跳起来护住那个陌生人，那家伙感到危在旦夕，便扔下武器，举起了双手。一会儿后，陌生人就被他自己的皮带紧紧缚住，坐在沙地上。霍华德和阿尔基梅德斯蹲在他的面前。

“你是谁？”美国佬盘问。

那人望着他朋友的尸体，脸吓得刷白，哆哆嗦嗦地回答道：

“我叫西里阿科，在马里埃河卡梅洛·谢拉的橡胶营地混事，就是那个阿根廷人。”

“营地在什么地方？”阿尔基梅德斯问。

“在下游，走两天水路就到。”

“你到哪儿去？”

“我到上游的河谷去换岗，还差一天水路。”

“河谷上面呢，还有什么？”

“那上面是密不透风的原始森林，有许多凶猛的印第安人，许多蛇，但橡胶树却很少，是个无人过问的地方。”

“从那里走到雅普腊河^①要多少天？”

“到雅普腊河？”那个人显然大吃一惊，或者说吓得呆住了。“我说不上来。谁也没敢这样想过。也许要走一个月，也许还要更长一点。能不能走到那儿，我实在不知道。”

“河谷上有多少看守？”

“只有两个。”

“叫什么名字？”

那人犹豫了一下，他害怕了，也可能产生了怀疑。美国人抽出他的大砍刀，在那个人眼前晃了晃，又问：

“他们叫什么名字？”

“叫迪奥尼西奥和巴雷托。迪奥尼西奥瘦瘦的，秃顶，巴雷托是个瘸子。”

霍华德站起身，做了个手势，表示问完了，该知道的都知道了。他和印第安人一人一边抓住那人的手脚，不管他怎样嗥叫和抗议，把他荡起来，扔进了河里。

那家伙尽管双手反缚，还是从水中冒出来几次，高喊救命，但是水流把他冲了下去，在到达河道的拐角之前，终于沉没了。印第安人把那死人身上的衣服全剥下来，拖住他双脚，把他也扔进了水中。由于死者的喉咙口还流着血，所以锯鱼很快就聚拢过来。尸体在河里急剧地跳动，好象因为一

^① 亚马孙河支流，流经哥伦比亚、巴西。

阵狂笑引起了浑身颤抖一样。然后在一片殷红的水面中，突然消失了。

他们把凡能带走的东西都装上船，然后沿着死者生前指出的方向，缓缓地逆流而上。

第二天，果然象那个人所说的那样，出现了峡谷。克劳迪亚和印第安人先躲进河中的一个岛上，然后，霍华德和阿尔基梅德斯继续驾船上行。从哨位上看守肯定能把他俩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划到一座茅棚下的船埠里，靠好船，高喊道：

“迪奥尼西奥！巴雷托……！”

在岩石中间出现了一支枪的枪口，一个威严的声音喝道：

“把武器扔掉！你们是谁？”

“我们是来换岗的。”阿尔基梅德斯顺从地放下武器答道，“我俩新到，是最近一次跟谢拉一起来的。”

“西里阿科和那桑博^①到哪儿去啦？”那个声音追问。

“到锯鱼的肚皮里去了。一星期前他们翻了船，现在已没有人再提起他们啦。”

一个人从石头背后露出脸来，看来已经放心多了，他放下枪，关上保险。

“真是连猪狗都不如！”他抱怨道，“在根本料想不到的时候，便哗地一下落水了，结果连尸骨都捞不到。”

他的目光再次落到小船上，顿时他警觉起来。

“这是西里阿科的船，”他说，“不是说沉没了吗？”

^① 即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

“锯鱼可不吃船哪。”阿尔基梅德斯回答。

那人不由得笑了，他请霍华德和阿尔基梅德斯跟他一起到草棚里去。为了避免生疑，两人把武器留在原地，随着那人往上走。

草棚里，另一个守卫，原先在窗口举枪对他们瞄准的巴雷托，现在也放下武器，过来打招呼。

“你们带烧酒来了吗？”他问的第一件事便是有没有酒。

“下面有一桶上好的白烧。”阿尔基梅德斯说，“是从马瑞斯直接运来的。不是那种印第安人的土烧。”

巴雷托把枪挂在一根钉子上，一瘸一拐地向独木船急急跑去。

迪奥尼西奥一边准备酒杯，一边说：

“已经十天没沾一口酒啦。这个巴雷托，该死的瘸子，是个大酒鬼，第一个星期就把带来的酒全喝光了。”

他转过身去，就在这一瞬间，美国佬扑过去，一手捂住他的嘴，另一手把砍刀插进他的肋间。那倒霉鬼想喊，但是只发出一种嘶哑的闷声，就瘫倒下去。假如不是美国佬把他支撑住，或许会把台子、酒杯都打翻了。霍华德把他轻轻地放倒在地，擦了擦刀，埋伏在门边。

巴雷托高高兴兴地一拐一拐地走进来，嘴巴紧贴在一只长颈酒壶上，但他还没弄懂是怎么回事，甚至也没来得及放下酒壶，就送掉了小命。

霍华德和东北人面对面地坐下来，喝了一杯酒。

“我对流那么多的血开始厌恶了，”阿尔基梅德斯说。“咱们已经干掉几个啦！”

“这还只是个开头呢，”美国人说。“当初我不是提醒过你，

想从这地方出去，就得从尸体堆上爬过去。这是你死我活的事。”

“这样做值不值得？”

美国佬一口干完杯里的酒：

“多可笑的问题！当然值得罗！”

阿尔基梅德斯也喝掉自己的那份酒，然后向门口走去。

“我去找印第安人和那姑娘。”他说。

霍华德一个人留在草棚里，拖着两具尸体，从悬崖上把它们向河中投去。一具落入水里，另一具挂在悬崖半空的一根树杈上。

这一天他们就决定留在那里。虽然克劳迪亚没有说出口，但看得出她已经累坏了。而且，实际上休息一下对每个人来说都需要。他们大胆地点燃了火，出逃以来，第一次可以烧点热东西吃了。

第二天一大早，印第安人就出去探路，寻找一条通往遥远的雅普腊河的捷径。

阿尔基梅德斯愿意陪印第安人一起去，天没亮他们就出发了，那时霍华德和克劳迪亚还在继续睡觉。

当美国佬醒来时，克劳迪亚已在做早餐了。他向姑娘问好，克劳迪亚只是略微点了点头表示回答。吃过早饭，美国佬倒在吊床上，抽着在草棚里找到的烟丝发黑的烈性雪茄，来消磨早上剩余的时间。他感到心满意足。他们已经有了给养和武器，他从一个死人身上拿过来一支白色的漂亮的长柄左轮枪，佩在腰上，俨然成了个自由人。他明白，前面的道路还很长，非常之长，还要经过无数的艰难险阻，方能重新到达文明的土地，但是他感到自己有力量克服一切险阻，也许

有一天，还能回到马瑞斯去跟谢拉算帐。他想好了，虽然现在不得不逃离这座该死的城市，但是他一定要回来的。在他身上似乎有什么东西不允许他永远离开这座城市。可能他必须在整个大陆上兜个圈子，也可能他得先回到自己的国家，那里早已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将重新踏上通向马瑞斯的道路。他，霍华德，红发鬼，可不是一个可以随便被人遗忘的人，到目前为止，他的仇敌还没有一个能太平平地活在世上。让谢拉活着，便意味着他懦弱，意味着他无能，他才不愿意这样呢！

他抽着烟，陷入沉思。恍惚的目光，随着来来去去的克劳迪亚在转悠。那姑娘正在草棚里搬这搬那，一边准备午餐，一边往行军袋里安放第二天必须带走的食粮。后来霍华德看到克劳迪亚收起脏衣服，到河边去了。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这时，霍华德才下决心从吊床上爬起来。外面很热，静静的河流，一平如镜，在阳光下熠熠闪烁。在河岸边，他发现了克劳迪亚的衣服和一件晾着的衬衫。

他沿河边走去，用目光寻觅着姑娘。最后，终于在一处十分隐蔽的河湾里见到她在洗澡。克劳迪亚并未察觉霍华德来了，在齐腰深的水中，她用肥皂擦洗着胸部和背部。那洁白美丽的身子，那两只丰满迷人的乳房和举起来的两条圆滚滚的手臂，勾起了霍华德种种忘却已久的回忆。

他突然想到这姑娘长得多么好看，他已经很久没有碰过一个女人了。

等克劳迪亚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站在水边了，就在那堆衣服旁，离姑娘很近。克劳迪亚好象并不惊慌，也不想掩

饰一下自己赤裸的身躯。她洗完澡，把湿淋淋的头发甩向脑后，便从水里走了出来。

她身上滴着水，走过霍华德的身边。美国佬顺手拉住她的手臂，让她停下来。

“克劳迪亚！”

克劳迪亚看着霍华德，一言不发，脸上毫无表情。自从谢拉把她交给割胶工们以后，唯一能反映出她情感的，只有那道失魂落魄、冷淡漠然的眼神了。霍华德感到不知所措，似乎意识到自己正在犯一个严重的过失。

“克劳迪亚，”他重新开口道，“克劳迪亚，我……”

终于，他下了个狠心说：

“一年多了，我没碰过一个女人。自从离开马瑙斯后，我一直想着你，想着你……”

他不知道如何说下去才好。姑娘无动于衷的模样使他慌了神，他烦恼地挑选着字眼：

“咱们曾经很幸福，是吗？咱们还能够变得很幸福的。”

他轻轻地把克劳迪亚拉过来，把她按倒在靠近衣服的沙地上，然后在她身边坐下。

“来吧，求你啦。让咱们想象什么也没发生过，一切都象那时一样……”

他伸出手去，抚摸着克劳迪亚的脸和头颈，接着，又滑向胸部。克劳迪亚一感到被人触摸，猛地跳起来，在衣服堆里一阵摸索，抽出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霍华德急忙后退，克劳迪亚向他逼近，把匕首直举到他的眼前。此刻，克劳迪亚的目光可不是那么迟钝了，在她的眼里闪出一种奇异的光芒，仿佛燃烧着一团火，那么灼热，那么咄咄逼人。霍华德再

次往后倒退，他感到自己两只脚湿了，他已经退到了河里。最后水漫到了小腿肚，他满脸羞愧地止住脚步。他明白自己所处的狼狈境地，决定不管结果怎样，再也不后退了。

克劳迪亚也停了下来。在一瞬间，她象是要把握刀的手伸过去刺美国佬，但是她却转了个身，拣起衣服，回草棚去了。

水已没过了霍华德的大腿，他看到克劳迪亚离去，不禁松了口气。他让自己整个儿地潜入水中，好象这样就能消除浑身的紧张似的。

阿尔基梅德斯和拉米罗回来后，美国佬向他们讲述了发生的事。

“咱们最好还是让她安静点，”末了他说，“我相信她会把咱们宰了的，这姑娘疯啦。”

“过上一阵，她会好的。”东北人说。

霍华德露出难以相信的神色瞧了他一眼。

“就我来说，”美国佬答道，“可再也不敢去试一试了。我希望再别看见她赤身裸体的模样。”

第 六 章

他们又踏上了寻找雅普腊河的道路，每个人都清楚，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怎样漫长而艰难的旅途。

在这马里埃河流域，没有任何便道或小径，也没有文明人或野蛮人的丝毫踪迹。偶尔遇上一条似路非路的走道，那是驼鹿为逃避美洲虎的袭击，在不断的游荡中所留下的印记。

自然，印第安人拉米罗总是走在最前面，他用他的砍刀开路。一旦他开始浑身出汗时，便表明他已经累了，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他是不流汗的，于是，霍华德或东北人就出来顶替他。

每天凌晨六点钟，东方刚刚露白，他们就起身了。克劳迪亚预备早餐，半个小时后便动身出发。除了碰到一棵栖满猴子或鹦鹉的树木，停下来猎取一些天赋之物，或者因小憩而作短暂停顿外，他们往往要连续走五个小时。中午，停下来拿猎物做顿美餐，尽量不去动用为数不多的给养：那些从谢拉的守卫们手中夺来的面粉、蜜饼和腌肉。唯一允许消耗的是盐、糖和咖啡，因为在森林里无法找到它们的代用品。

他们吃饭从不超过半个小时，尔后又接着上路直至日落，大约六点光景，这时天色突然间暗了下来，于是他们便在一块空地上，挂起吊床，生一堆篝火做晚饭。

有时，路上窜过一只驼鹿或水豚，拉米罗急忙赶上去把它打倒，这下晚餐便象过节一样的丰盛了。大家可以把肉吃

个够，而且第二天也不必为中饭发愁。

每当食物匮乏，每个人都分不足时，克劳迪亚不允许男人们对她给予特殊的照顾。她担负分配食物工作，而分给自己的一份往往是最少的。结果别人不吃，把仅有的食物留给她一人，那么她连那食物碰也不碰一下。

她一天比一天瘦下去，但显然也一天比一天顽强。她穿着一条旧裤子、一件男衬衣和一双割胶工的靴子，头发乱蓬蓬的，头上戴着一顶窄檐帽，身上背着行军包和吊床，随身带着匕首和一把锋利的砍刀。不管是蜘蛛还是毒蛇，也不管是密林中美洲虎的吼声，她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蚊子也好象特别对她大施淫威，可她赶也不赶一下。有几天，由于蚊子过多的叮咬，到晚上她的脸就变得又大又肿。尽管如此，她却从不埋怨，也不哀叹。只有阿尔基梅德斯和美国佬对那该死的蚊子诅咒不已。渐渐地，这两个人只习惯于在他们之间进行交谈了，象是仅有他俩在作伴行走似的。拉米罗本来话就不多，至于克劳迪亚，他们早就打消了使她开口的念头。

事实上，他俩讲的话也不算多，所谈的只是一天里发生的鸡毛蒜皮的事，以及到什么地方啦，还有多久才能抵达雅普腊河啦等等。

路上的生活每天是那么相似和单调，以至他们自己也弄不清到底走了多少天了。到后来走路成了一种机械行动，仿佛生活中已经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仿佛他们生来就是为了在那绿色的森林里永无休止地行走。

一天夜里，阿尔基梅德斯听到克劳迪亚在吊床上翻滚呻吟。第二天一早，他见到姑娘脸色灰白大为吃惊。他问克劳迪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回答他的仍同往常一样是沉默。

他们又上路了，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姑娘扑面倒下了，寸步难移了。几个男人迅速在两棵树之间拉起吊床，把克劳迪亚抱起来放在上面，但是不管他们怎样问她，她仍然缄口不言。印第安人把另外两位拉到几米远的地方，解释说：

“拉米罗知道是怎么回事。拉米罗相信，到昨天晚上为止，咱们不是四个人在行走，而是五个人，但现在又是四个人了。”

阿尔基梅德斯不懂印第安人在说什么。他联想起昨夜的悲泣声，这才恍然大悟，一阵寒颤不由得袭遍了全身。

“真是摧残自己，”他叫道，“她怀着身孕，怎么能瞒那么长时间呢？”

“也许她感到害臊，因为还不知道这是谁的孩子。”霍华德推测道。

“但是她并没有过错呀……”

“女人都是很怪的。有时候她们把不是自己的过失硬往身上拉。”

“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呢？”阿尔基梅德斯问，“如果继续赶路，她会丢命的。”

印第安人插进来说：

“拉米罗去找一个扎营的地方。拉米罗认为只要咱们打得到猎物，就不必急于往前赶。”

“好吧，印第安人。”霍华德说，“你去找个地方，我们来照顾她。”

印第安人很快在树丛中消失了，阿尔基梅德斯和霍华德回到病人的身旁。一看到他俩，克劳迪亚竭力想支起身子，他们忙把她按在床上，在她身边坐下来。

“现在你感觉怎样？”阿尔基梅德斯问。

克劳迪亚仍没回答，但是他们看到，她默不作声地哭了。哭也许是女人的秉性吧，阿尔基梅德斯还是第一次看见克劳迪亚哭，或许也将是最后一次。

拉米罗回来了，告诉大家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于是他们砍下一根粗树杈，抬着克劳迪亚的吊床，走到印第安人选定的那个地点。

据拉米罗说，那是附近能找到的最好的一块空地了，其实也并不理想。它位于一个小湖边，说得确切点，是在一个肮脏的、浅浅的大水潭旁，他们不得不用砍刀将空地拓宽。在周围的一些树上，卷尾猴在尖声怪叫，这意味着，如果运气好的话，吃的东西也许就不成问题了。

拉米罗又离开了一会，他采来一些野草，熬成药汁给克劳迪亚喝。从克劳迪亚的脸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她痛苦的神色，她二话没说就把药喝了下去。过了一会儿，便睡着了。

晚饭后，他们都准备躺下睡觉，这时印第安人说：

“拉米罗认为今天晚上咱们最好设个哨，并且不要让火熄灭。拉米罗为这女人担忧，同时也对这水池感到不放心，他不喜欢这个水池。”

东北人和霍华德相互瞧瞧。他们不是不知道，每天夜里，这印第安人看起来似乎睡得很死，其实一直半醒着，森林中任何一种轻微的声响，哪怕是野兽悄悄走近的脚步声，都能使他一下子站起身来，迅速进入防卫状态。

“这池子里会有什么东西吗？”阿尔基梅德斯问。

“拉米罗也说不上来，但是他很怀疑。拉米罗宁愿醒着不睡。”

“为什么？”霍华德追问。

“拉米罗猜想，可能有水蟒在水池底下睡觉。”

东北人顿时感到毛骨悚然。当地的水蟒是亚马孙地区最可怕的一种大蟒，一种令人魂飞魄散的动物，不仅他怕，原始森林中绝大多数的居民也怕。它比美洲虎和毒蛇还厉害，美洲虎还得伺机出击，毒蛇还得吐出毒汁，才能致人死地，而饥饿的水蟒一旦从昏睡中醒来，浮上水面，只要看人一眼，便足以把人吓死。

霍华德霍地一下站起身，神色紧张地来回走动：

“你干吗把我们领到这里来？”他恼怒地问，“在这种邻居身边难道我们睡得安稳吗？”

“拉米罗不敢肯定水蟒是否在这里的水底下。”印第安人辩驳道，“不过还是小心为妙。假如拉米罗拿得准，今天晚上它会出现的。”

阿尔基梅德斯真的感到不安了。据说最大的水蟒正是在哥伦比亚的亚马孙地区捕到的，它有十五米长。割胶工们声扬，在密林深处，在白人从未到过的区域，还有能吞噬两个人的大水蟒。他们现在待的地方不正是白人从未涉足过的地方吗？一条十五米长的水蟒也可能藏在这个水塘里哪！万一它蹿了出来，他们用砍刀和步枪怎么对付得了它呢？这个庞然大物是根本不把砍刀和子弹放在眼里的，它会把他们连人带枪全吞下去。

他的一个老朋友费德里科·孔蒂马诺曾赌咒说，有一次在马代腊河上游，他亲眼看见过一条大水蟒，把两个在河中游泳的割胶工生吞下去。老朋友绘声绘色地说：“猛然间，这个妖魔出现在他俩身边，瞪着一对铜铃般的眼睛。正如传说

中说的那样，水蟒能使它的牺牲者入眠。尽管那两位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但那会儿可真的麻木了，哪一个也不敢动一动。岸上的人冲着他俩大喊大叫，他俩却呆如木鸡，听任水蟒向他们接近。水蟒的眼睛始终盯在两人身上，直到把他俩拖进水底为止。不一会，水面上漂起了一片巨大的血迹。我向你发誓，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在河里洗过澡。”

想到这儿，阿尔基梅德斯才意识到，孔蒂马诺是讲的真话，在密林深处，确实有巨大的水蟒。

他们用抽签的办法决定站岗的先后顺序，结果霍华德站第一岗，阿尔基梅德斯站第二岗，拉米罗站最后一岗，站到天亮为止。在这小小的营地的周围，他们点起堆堆篝火，篝火的烟雾能驱散麋集的蚊子，火光可以吓退各种野兽。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尽管阿尔基梅德斯对霍华德十分信任，但他仍不能安然入睡，池塘里发出的最轻微的声响都使他心惊肉跳，鱼的拍水声也会叫他从吊床上一跃而起，好象水蟒真的出现了似的。霍华德坐在一根树干上，两腿夹着步枪，瞅他一眼，嘲弄地笑笑说：

“睡吧，东北人。睡吧，我不会让水蟒把你吞掉的。”

阿尔基梅德斯躺下去又睡了，但恶梦还是不断地侵扰他：一条条带着鳞皮的水蟒吐着黏糊糊的唾液，盘绕在他的脖子上，把他整个身子裹挟得动弹不得。当美国佬来推他换岗时，阿尔基梅德斯差点大声叫喊起来。

霍华德把步枪往他怀里一塞，就到自己的吊床那边去了。

“现在可别睡着啦，不然咱们会完蛋的。”

“你看到什么没有？”东北人问。

“如果看到什么的话，那么我发出的喊声在马瑞斯也许能

听到啦。”

他躺到床上，一会儿就鼾声如雷。阿尔基梅德斯顿时感到孤独无援，在他的记忆里，那永远是他一生中最难忘却的一夜。他力图宽慰自己说，即使有一条水蟒的话，也是条小水蟒，不过五六米长而已，而且很容易把它结果掉。尽管如此，他脑海里仍不时地浮现出那个庞然大物，他觉得它不是十五米，而是三十米长，它在那四十米高的大树上向他的头顶接近，随时会缠到他的身上。

不久天下起雨来，雨落在枝叶上、落在地上所发出的响声淹没了丛林中其他的一切声音，这些声音再也无法一一辨别了。

他把他们唯一的一件雨衣找出来，盖在克劳迪亚身上。虽然他们早已习惯在雨中睡觉挨淋，但是，他想，克劳迪亚现在正发着高烧，雨水会把她毁掉的。阿尔基梅德斯仔细地审视了一会这可怜的姑娘，她睡着了，但睡得并不踏实，时而发出呻吟声。

阿尔基梅德斯感到难受。虽然他们竭力表示他们是她的朋友，她无需怕他们，但是，由于克劳迪亚受尽了蹂躏，要取得她的信任是十分困难的。

如能侥幸地走出森林，那她也许会走上一条比较顺利的生活道路。

从基多到加拉加斯并不困难。几年以后，这一切苦难，包括他们本身，对克劳迪亚来说，说不定会成为痛苦的回忆，或者一个可怕的恶梦。

在阿尔基梅德斯这一岗，水蟒也没有出现。他摇醒了印第安人，嘟囔着抱怨道：

“你这个傻蛋，把我们吓得好苦，哪来什么水蟒！”

“天亮蟒蛇来。”印第安人念了一句森林里的谚语，“拉米罗等着它。”

听了这话，已经安定下来的阿尔基梅德斯又惴惴不安起来。他钻进吊床之后，同样的恶梦又连连出现。等他醒来时，天已大亮，因一夜没睡好，他不禁连声咒骂印第安人。

这下可把拉米罗惹恼了，刚吃完早餐，他就钻入密林中不见了。

正当霍华德和阿尔基梅德斯在猜测他往哪里去了时，拉米罗冒了出来，他把两人带到池塘的另一头。在一角浅水处，果然盘着一条印第安人预感到的水蟒。

这水蟒大约有七八米长，因为它盘成一团，长度很难估计准确。它吃得很饱，正处于昏睡之中，它身子的中段显得特别粗，表明它还在消化刚吃的猎物呢。

他们三个盯着这条大蟒瞧了好一阵，暗暗庆幸它此刻不会发动进攻。不过他们也清楚，在这块林地上，他们说不定还得待上几个星期，在这期间，难保水蟒不会因饥饿而醒来。他们可不愿有一位如此危险的邻居蛰伏在营地附近。于是，他们手执砍刀，跳入水中，一阵乱砍，水蟒还来不及动弹反抗，便碎尸数段，尾巴甩动了三下，鲜血注满了水池，死了。

现在他们不必再担心水蟒了，在那地方又继续待了五天，直到克劳迪亚身体好转。

起初，克劳迪亚发着高烧，渐渐地高烧退了，到第六天，她就能够重新上路，走得比以往可慢多了，而且还得经常停下来休息。

大家对过去的事只字不提，克劳迪亚也依然缄默如故，

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唯一使克劳迪亚不安的是自己拖了同伴们的后腿，她想尽一切办法不使大家停顿，竭力显示出她并不虚弱乏力，但她的脸色却掩饰不住。

走到第四天，密林中出现了一条人工开辟的便道，拉米罗带着谨慎的目光，前前后后审视了好一会儿，最后说：

“拉米罗认为这条道通本地人的村庄，道上没有鞋子的印子。”

“是什么样的印第安人？”霍华德问。

“拉米罗说不准。”

他们决定不留痕迹地穿过小道，再次钻进密不透风的林子。然而，在这一天里，他们不断发现有人生活在这一带的新迹象，拉米罗甚至象猎犬似地嗅着空气，说：

“我闻到了烟味。”

但是，阿尔基梅德斯和霍华德却感觉不到，他们自知，白人已不幸地失掉了土族人所保留的官能。

拉米罗套上鞋刺，用粗绳在树上打好结，敏捷地爬上树冠。

他在树尖停留了一会儿，当他滑下来时，显得十分不安。

“拉米罗瞧见了一个冒着炊烟的村庄，离这里大约有两小时路程，也可能是三小时。”

“是个大村子吗？”

“有许多许多炊烟，拉米罗数不出来。”

拉米罗并没把事情说清楚。对于亚马孙地区大多数的印第安人来说，数字只有一、二、三，三之后，便是许多了。让他们习惯数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阿尔基梅德斯知道这情况，要拉米罗成为一个特例那就太苛求了，所以他决定自己爬上去看看。确实，有许多火堆，可能是十五堆，也可能还

要多些。如果说那是割胶工的一个营地，此刻正在凝胶吧，那为什么他们一路上碰到的橡胶树都完好无损呢，这么说来，那就是土著人的村落了，到村边去了解他们是否友善那可太冒险啦。

阿尔基梅德斯滑下树，大家一致决定离开这里，别让人发现他们的到来。他们小心翼翼地进入更为茂密的林区，拉米罗一边开路，一边不时地驻足谛听。有一次，他好象听到了一点声音，但又不能确定到底是人的声音呢，还是树梢上鹦鹉的喧闹声。

到天黑时，他们已经远离了那个假设的村庄，放下心来，但还是不敢生火做饭，就这样空着肚子过夜了。

不料，醒来时等待着他们的却是不幸。阿尔基梅德斯感到有人在摇晃他的吊床，睁开眼来，见到的不是拉米罗亲切的脸容，而是一张胡子拉碴、阴沉可怕的陌生人的脸。他正拿着枪对准自己呢。阿尔基梅德斯一下子蹦起来，发现有八至十个带枪的人已占领了宿营地。

“好哟！”一个人说，“我们来找印第安人，想不到却抓住了几个白家伙。尤苏法基该会多高兴呀。喂，你们是些什么人？”

霍华德的脑子在迅速地动着。

“我们是阿根廷人谢拉的下属，为开辟一个新基地，来寻找土地的。”他答道。

“谢拉的下属？”刚才发话的那一位看来是个头，他说，“不，你们不象来找橡胶的人，倒象是逃工……”

猛然间他醒悟过来，转身对同伙说：

“瞧！会不会是那几个在库里库里阿利河犯下暴行的混蛋！”

这些人兴趣十足，疑疑惑惑地仔细察看起来。

“同通缉布告到合得上。”有人说，“一个巴西人，一个女人，还有个印第安人。”

“那这个红头发呢？”

“大概是那个误以为他已经死了的人吧，他逃得早。”

“活见鬼，这些鸟儿们总算落网了！”那个头儿又叫起来，“半个世界全行动起来了，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搜索他们，可谁知他们却在这里，在雅普腊河畔。”

他用枪口威逼阿尔基梅德斯及其同伙站好，然后命令说：

“走吧，走吧！土耳其人看到你们会有多开心呀。”

第七章

在马瑙斯时，霍华德认识这个土耳其人尤苏法基。确切地说，他不是个橡胶商，而是个人贩子。他那一伙的骨干，是亚马孙河上一小撮最凶残的盗贼，他们横行在这一地区，袭击印第安人的村庄，掳掠劳动力，然后把他们卖给橡胶主们。据说，在征战中，他们也袭击那些孤零零的割胶工营地，杀死里面的人，夺取储存的橡胶，然后再设法把现场伪装成土著人袭击的样子，而他们却无耻地把自己打扮成该地区的和平卫士。

这些勾当最终还是暴露无遗，但尤苏法基不用费心去掩饰自己的罪行，因为他深信他在公众中的威慑力量，他知道出于害怕谁也不敢与他过不去。

在马瑙斯，不少人记得，当年他只是个转悠在码头和水上城出售廉价物品的穷小贩子，他说话的声调很可笑，仿佛把词都念成以“B”打头了。他老实巴交的模样，使谁也不会怀疑到他内心竟存有最恶毒的邪念。

据说有一天晚上，在一条阴暗的小巷子里，也遇到一个前来出售橡胶的橡胶主。这人口袋里装满了金币，喝得烂醉如泥。尤苏法基用一把货架上的折刀把他杀了。几天后，他就用这笔钱同聚集在码头下等酒馆里的无所事事的无赖恶棍们签下了合约。

尤苏法基把这些人武装起来，出师远征。先在马代腊河

上，后到马尔梅洛斯河流域，他从那里带回来上百个结实强壮的印第安人，把他们卖给了萨尔达尼亚。

从那时起，他的贸易一帆风顺。现在，他虽不能同那些大橡胶主们相匹敌，但也拥有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了。

他在一座鸟瞰马瑙斯的山丘上建造了一幢阿拉伯式的宫殿，用直接从伊斯坦布尔运来的瓷砖装饰起来。里面住着从土耳其来的四个女人和一个少年，组成了他的后宫。

此刻他躺在帆布帐篷里的吊床上，兴高采烈地欣赏着刚刚捕获到的四只“鸟儿”。

“见鬼！霍华德，”他叫道，“我可没想到还能见到你这满脑袋的红头发。你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的？”

霍华德没吭声，只是轻蔑地看着他。尤苏法基看来并不气恼，他转身对克劳迪亚说：

“这么说你就是谢拉醋劲十足地看管着的小鸽子罗？并不见得怎么样哪，我的随便哪一个姑娘都超过你。是不是呀，小伙子们？”

“小伙子们”全哄笑起来。其实，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土耳其人从不允许他们看看他的姑娘，他们仅见到过一位，那就是黑女人玛利亚，她从前是水上城最糟糕的船只上的妓女，腰大膀粗，实在不是一个尤物。假如其他那几位也如同她那样，那么尤苏法基的后宫生活大概不会有多少乐趣。

尤苏法基看到克劳迪亚无意回答，便耸耸肩说：

“好吧，你和我会有时间来交谈的。现在你们得陪我走罗，我希望谢拉能出价合理，因为我知道，在库里库里阿利河，你们可把他的人打惨啦。”

霍华德开口了：

“你干吗要介入这件事？这是谢拉同我们之间的事。”

“我既不站在这一边，也不站在那一边，我持中立态度。可你们落到了我的手中，而谢拉那里有的是钱哪。假如谢拉没钱的话，我可以保证，不把你们卖给谢拉。现在不讲个人间的私事，只讲买卖罗。”

说完他转向他的伙计们：

“干得好，小伙子们！管住他们，押着上路。”

无需更多的吩咐，阿尔基梅德斯、霍华德和拉米罗立即被紧紧地捆绑起来，夹在队伍的中间跟着赶路了。土耳其人走在最前面，在他的身边，是克劳迪亚。

队伍在一个阿特罗迪族印第安人的指引下，踏上阿尔基梅德斯他们走过的那条道路，向土著人的村庄前进。那个印第安人叛徒对丛林中的小道十分熟悉，他不时地让队伍停住，赶上前去探路，然后再指出正确的方向。

队伍走得很快，临近傍晚，拉米罗又嗅到烟火味了。天渐渐地黑下来，那个阿特罗迪人打着手势让大家停止前进。

村子一定很近了。尤苏法基下令不许出声，也不准生火做饭，只吃带来的干粮。

俘虏们被随随便便地扔在地上，甚至连绑也没给松一下，更谈不上给什么吃的东西了。

很快，天就黑透了。阿尔基梅德斯躺在地上，连自己的手都看不到。他不由得诅咒起自己的命运来。

自从尤苏法基的伙计把他们逮住以来，他第一次可以思索一下他们的处境和随之而来的后果了。他并不存任何幻想，土耳其人一定会把他们出卖给谢拉。最好还是别去想谢拉将怎样对付他们吧。假如没记错的话，他们已经干掉谢

拉手下的九个人了，其中包括工头霍奥。在亚马孙，谁都知道一个忠实的走狗是多么值钱。死是可期待的最欢快的事了，但这死绝不会象东北人所向往的那样快，那样平静。

“这下完啦，美国佬。”他喃喃道。

美国人也同他一样被绑着扔在地上，感到极不舒服，他转动着身子，竭力向他靠拢。

“等他们把咱们押上船，瞅准哪怕是最小的机会，赶紧跳水，让锯鱼把你吃掉，这也比落到谢拉的手里要好。”

“我可不喜欢锯鱼。”阿尔基梅德斯说。

“老伙计，我也不喜欢。但我准备这样做，我绝不让那个阿根廷猪猡把他的手放到我身上。”

“拉米罗想，到马瑙斯的路还远着呢，拉米罗认为天无绝人之路，希望还是有的。”印第安人插进来说。

“拉米罗，有时候你是个胆小鬼。”美国佬不耐烦地说，“你不象我那样了解那伙人。”

一个岗哨走过来，用脚踢他们，喝令他们闭嘴。

“再叽叽喳喳，我把你们一个个宰了。周围的野人都要被你们惊醒了。”

他们不再出声了。不久，人们进入了梦乡。每当有人打鼾时，哨兵们就拳打脚踢地让他静下来。黑暗中，阿尔基梅德斯无法确定克劳迪亚在哪里，但是他知道土耳其人的吊床就在附近，天一黑就睡了，这使他多少放心了一些。

队伍起床时，天还没亮。那个阿特罗迪人当向导，带领这伙人摸黑向村庄前进。

阿尔基梅德斯心想：这该是多好的逃跑机会哪！但是无论是他还是霍华德或拉米罗全被绑得结结实实的，由一个哨

兵看押着，任何逃跑的企图，都会招致被乱刀砍死的后果。

东方开始露出了鱼肚色，这时队伍已抵达村子口。听不到一点儿动静，毫无准备的土著人对正在降临的厄运完全没有察觉。

土耳其人低声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匪徒们迅速在草棚周围的树丛中散开来。接着，他们点燃火炬，在尤苏法基的指挥下，冲上去，纷纷把火炬向茅草屋顶投扔，草棚立即火光四起。这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好象在做某件经过深入研究，因而运用自如的事情似的。现在，他们重新后退，手握步枪，围成一个圈子。

很快，赤身裸体的印第安人从草棚里逃出来了，他们连声咳嗽，大呼小喊，其中有男人、妇女和小孩，但大部分是孩子们。尤苏法基朝天放了一枪，其余的人也跟着这样做。于是印第安人明白过来，是白人来了，他们赶紧拔腿奔逃。

匪徒们用枪托连推带打地把印第安人挡住，对那些漏出去的，则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射杀。几分钟之内，村子变成了一个地狱，草棚在燃烧，人群在四处乱奔，伤者在揪心地哭叫，奴隶贩子们咆哮着，不断地开枪杀人。

在森林里，阿尔基梅德斯、霍华德和拉米罗，留在尤苏法基及克劳迪亚的身边，目睹了这个场面。

仅仅半个小时，村子便化为一片废墟了，居民们——除去已死或垂死的之外，全被绳子捆了起来，趴在地上。匪徒们用脚踢他们，强迫他们站起来。

尤苏法基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审视着被俘的印第安人。

“怎么回事？”最后他暴跳起来，“这里只有老人、妇女和孩子，我要这群废物有什么用？男人到哪儿去了？武士到哪

儿去了？”

阿特罗迪人赶紧上前几步，蹲在一个老人身边，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盘问。但是老人拒绝回答。阿特罗迪人举起砍刀，残酷地一下子劈开了老人的脑袋。然后他又跪在另一个老人面前，再次发问。这个老人看了看他身边的尸体，急速地说了起来。阿特罗迪人站起身，回到尤苏法基跟前：

“武士们四天前就出去围猎了。北边的湖泊边有一大群驼鹿，他们去打鹿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尤苏法基马上嚷叫起来，他一脚把阿特罗迪人踢开，命令他赶快撵奴隶们上路。

“蠢货！”他狂喊，“难道你还不懂，现在该干什么？这里的人都是废物，武士们全在外边，假如他们回来了，有咱们好看的。快！到河边去，越快越好！”

袭击者们用枪杆把印第安人赶起来，让他们排成一行，沿着现成的小道急急往回赶路。

阿尔基梅德斯、霍华德和拉米罗也被推进这支队伍。印第安人发现他们也是俘虏时，都用惊奇的目光瞧着他们。

阿特罗迪人在前面开路，跟在他后面的是尤苏法基，尤苏法基身边走着克劳迪亚。奴隶们的队伍被六名武装人员看押着。土耳其人的其他部属走在队伍的最后面，他们不断回头张望，其中有一个紧张地说：

“草棚的烟火和枪声也许早已惊动周围的印第安人了。”

仿佛应验了他的预言，一阵木鼓声随即响起来了，这鼓声刺耳而捣人心扉，拉米罗仔细地侧耳倾听，然后回过头来对走在后面的阿尔基梅德斯说：

“拉米罗想，很快就会有人来和咱们作伴了。”

土耳其人也听到鼓声了，他在队伍前头歇斯底里地高喊：

“快走！快走！赶这群人，用鞭子抽！”

不需要更多的解释，匪徒们抽出发亮的鞭子，劈劈啪啪地往印第安人的背脊上乱抽。印第安人跌跌撞撞地拼命往前赶，不断有人跌倒在地。

一个不满三岁的孩子绊了一下，摔倒了。一定是摔伤了，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他母亲见到后，想转过身来救他，但这样一来，那些与她牵连在一起的人都被拖住了。一个跟在边上的匪徒就用鞭子抽她，逼她走路。但是这个印第安妇女毫不理会疼痛，还是竭力想回到孩子身边去。匪徒见拉不住她，就举起枪，向小孩开了一枪，只见那孩子往上一蹦，死了。然后匪徒又用枪托来揍那印第安女人，女人一次又一次地回过脸来看她死去的儿子。

看到这场面，其他印第安女人赶紧背起各自的孩子，克劳迪亚也走回来抱起一个小鬼。印第安人对她的援助无不露出惊愕的神色。

阿尔基梅德斯对边上的一个印第安女人比划，让她把她的一個儿子放在自己背上。霍华德和拉米罗也都跟着这样做了。

大约跑了一半路的光景，土耳其人打了个手势，叫队伍停下来，别出声。阿特罗迪人注意地听着森林里的声音，那些印第安人和拉米罗也在专注地静听，仿佛在捕捉白人所未可感知的东西。一只鸟在远远地啼鸣，那些黝黑的脸庞开始变了样。

“拉米罗肯定咱们的伙伴来了，部落的武士们已经把咱们围住啦。”

“他们会发起进攻吗？”阿尔基梅德斯急切地问。

“拉米罗想不会。他们是些温和的人，再说武器也与草棚一起烧毁了。狩猎时他们只带狩猎武器，那是些杀不死人的小毒箭。”

“那他们要干什么？”美国佬问。

“拉米罗不知道。他们人很少，不会比这些拿火器的白人多，也许土耳其人不会有什么麻烦。”

然而，尤苏法基心里可没这个数。他重新下令，队伍全速前进。他要求天黑前赶到河边，他们的独木船全留在那儿。

这次行军真叫人疲惫不堪，叫苦连天。那些印第安人——不管是男人、妇女还是老人，凡是累倒在地上的，就被土耳其人手下的匪徒们踢开，用砍刀砍死。他们就以这种方式来催逼其余的人不顾一切地往前赶，霍华德和阿尔基梅德斯完全相信，如果他们想停一停步的话，受到的待遇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当雅普腊河展现在他们眼前时，离天黑大约还差一小时。河水落得很低，露出了两岸宽阔而寂静的河滩。许多人跑到河边，贪婪地喝着水，喘上一口气。

尤苏法基向空中连放三枪，朝对岸喊道：

“克洛多阿尔多！阿尔梅达！我们到啦，把船开过来！”

过了一阵，一条独木船出现了。它从上游的树丛中冒出来，顺流在人群前缓缓地飘过。船上有两个无头的人。

看到这情形，尤苏法基的脸刷地变白了。在黑色的小胡子和浓密的眉毛衬托下，他的脸苍白得如同白纸一样。他咕哝道：

“这些狗娘养的把咱们的船全夺走了……阿尔梅达和克洛多阿尔多这两个傻瓜被他们抓住了。”

一听说对岸的同伙被抓之后，一股恐惧的浪潮袭遍了尤苏法基的每一个下属。他们胆战心惊地瞧着俘虏们，好象他们不再是奴隶，而是蕴藏着可怕的力量敌人。

霍华德转过身问拉米罗：

“现在会怎么样？”

“拉米罗认为迟早会达成协议。用女人、孩子和老人交换船只。站出来的时刻到了，拉米罗宁可与土人为伍，也不愿留在尤苏法基的手中。”

霍华德沉思片刻，用目光征询了一下阿尔基梅德斯的意见，后者赞同地点点头。于是，美国人上前几步，喊道：

“喂，土耳其人！想活命的话，你最好过来一下。”

尤苏法基恶狠狠地瞥了他一眼，朝他走来。

“你想干什么？红发鬼。我的事还不够多吗？”

“这是我的朋友拉米罗，他也是对面武士们的至交，他说能让他们把船还给你。你将能平安地回到马瑙斯，跟你的娘儿们寻欢作乐，条件是给这些人自由。”

“哼，你以为这堆废物对我有什么用处吗？”土耳其人暴跳如雷地说，“在马瑙斯，这些老头老太、婆娘娃儿连一英镑都卖不到。可以留下他们，但得把船还我。”

“你还得给我们自由。”霍华德指出。

“这可不行！”尤苏法基一口回绝，“阿根廷人会为你们付给我一大笔钱。你们不行。”

“别傻了，土耳其人！现在不是你讲条件的时候。你的生命，你伙计们的生命可比谢拉付给你的要值钱得多了！”

“我说了，不行！”土耳其人坚决地重复道。说完便向河岸走去。

霍华德对着他高喊：

“你再想一想。一小时后天就黑了，你无法想象将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相信你的人会为了一小笔钱而愿意丢命。”

土耳其人象被蛇咬了一口似地猛然掉过身来，喊道：

“别把我的人牵在里面。我怎么说，他们就得怎么做。”

“我知道他们会按你说的去做。”美国人继续说，“但是你看看他们，他们可不喜欢有这样的结果。他们不喜欢看见天黑，因为黑暗中说不定会从背后伸过一把刀子来。你拿我们能赚多少钱？几个铜板而已，一夜工夫你就花光了。你想想值得冒这个险吗？”

尤苏法基从枪套中拔出左轮枪，对准霍华德：

“闭上你的臭嘴，不然我就让你永远张不了口。”

“他讲得有道理，”一个声音说，“我们不愿为几个小钱丢命。”

“还给我们船，让他们进地狱去吧！”另一个声音也嚷道。

土耳其人激怒了。

“我不需要这种交换。我可以命令他去，这个人同对岸的印第安人也说得通。”他指着阿特罗迪人说。

“他是个叛徒，他们不会同他对话的。”霍华德肯定地说，“他过河去的话，没等开口就被杀啦。至于我们，他们看得出，我们手被捆绑着。拉米罗能说服他们，我们是他们那边的人。”

“我说过，不行！”土耳其人顽固不化。

这时，在他的伙计中响起了一片不满的嗡嗡声。尤苏法

基下令道：

“你们，给我闭嘴！这里是我说了算。”

“好哇，看来我们倒要叫你闭嘴了！”队伍中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个嘶哑的声音。

土耳其人愣住了。他的目光一个挨着一个地从同伙们身上掠过，想发现是谁在讲话，但是他终于意识到，无论哪一个都可能是这讲话的人。人们的脸色表明，只要能摆脱困境，他们随时都可以从他的身边走开。他懂了，他的处境很不妙。于是，他转过身来对阿特罗迪人说：

“想办法到对岸去谈谈，别让他们杀了你。”

阿特罗迪人慌忙后退了一步，连连摇头。

这终于使尤苏法基下决心了，他说：

“好吧，美国佬，照你说的去做吧。但是半个钟头后，我要看到你把船带来。”

一个人为他们三个解开绳子。霍华德和拉米罗跳进水里，向对岸游去。

第八章

在树丛中探头探脑的土著人在对岸等待着他俩，这是群衣衫褴褛的人，看起来比尤苏法基的人还要惊慌不安。

他们甚至没来得及画上战争脸谱，这使他们失去了凶猛的气概，恢复了真实的面貌：一群饥饿、可怜、正在为家庭和被白人毁坏的财物忧心忡忡的印第安人。

只有作为战利品挂在长矛尖上的阿尔梅达和克洛多阿尔多的脑袋，才使人想到目前正处于战争状态之中，这使执行调停的使命在一定程度上显得危险起来。

走出水面之前，拉米罗用一种奇怪的语言急速地朝岸上高喊。起初，对方好象没有听懂，后来，拉米罗的话慢慢使他们开窍了。于是，响起了一片叽里呱啦的喧嚷声。

在寂静的沙滩上，在对岸人们的目光注视下，一场激烈的讨论开始了。在讨论时，手势和怪相要比语言多得多。最后，拉米罗对霍华德说：

“他们准备还一只大船给土耳其人，一只小的给咱们。只有一个条件：留下那个阿特罗迪人叛徒。他们不愿他再带一伙人来袭击没有防卫的村子了。”

霍华德点点头表示同意：

“我把这话告诉土耳其人。”

说完他又投入水中，游了回来。

“现在怎么样？”尤苏法基焦躁地问，“他们是把船还过来

呢，还是想打下去？”

“假如能把你的向导交给他们，就可达成协议。”霍华德答道，“他们要他承担一切后果。”

土耳其人转过脸去看那个阿特罗迪人，其他人也跟着这样做。阿特罗迪人明白了，白人们为了自己活命要把他给牺牲了。他吓得浑身发抖，还没等白人们思索过来，一个转身，撒腿就向森林里跑去。

“别逃！”土耳其人喝道，“抓住他，这个该死的家伙！”

人们跟在他后面扑上去。他看到通往森林的道路已被截断，就折向河岸，朝上游跑去。十个人象群猎狗似地跟在后面猛追，但是阿特罗迪人很机灵，他把追击者一一抛开，眼看就要逃脱了。两岸的土著人，不论是武士们还是被俘的人，高喊着为追捕者助威。

当跑在最前面的一位追捕者离阿特罗迪人只有二十米时，拔出手枪，连放了三枪。阿特罗迪人腿部中弹，滚倒在地。但是他又蹦跳起来，继续跑到河边，投入水中。

白人们又向他射击，可他躲在水底下，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钻了出来，竭力想游到对岸。眼看他要靠拢岸边了，印第安武士们开始向他奔去。在两边夹攻下，他不知道往哪儿逃才好，只得顺水漂去，全然不顾从一边射来的子弹和从另一边投来的长矛。突然，河中翻起层层浪花，无数泛着银光的小鱼飞快地穿越激流，向阿特罗迪人扑来。阿特罗迪人看到这些蜂拥而至的小动物，刚张开嘴喊了一声，便在锯鱼群的推搡下，沉浸在一片血水之中了。

两岸的人都沉静下来。两分钟后一个武士走到水边，用他的长矛，把一具皮肉被吃得一丝不剩的尸骨拖上岸来。被

俘者和武士们发出一阵异口同声的欢呼：仇终于报了。

这一次，霍华德再不敢跳进水里，游过河去了。只要不出血，一般锯鱼是不袭击人的，虽然他没有流血，但他清楚：此刻锯鱼成群结队，十分活跃，他才不愿象那个阿特罗迪人一样去冒丧生的风险呢。

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没过多久，河面上出现了两只船：一只由拉米罗划着，另一只大的由两名武士撑着，缓缓地向岸边靠拢。霍华德走到土耳其人面前说：

“把武器和剩余的粮食还给我们。你不还，船就不靠岸，那你就没出路了。别磨蹭啦。”

尤苏法基很不情愿地向他手下人打了个手势，这些人赶紧把东西如数交还给霍华德、阿尔基梅德斯和克劳迪亚。

“起码你得把这个姑娘给我留下。”尤苏法基央求道，“我会给你们一个月的给养，这样你们想到哪儿就能到哪儿了。你们往什么方向去哪？”

“别傻了，土耳其人，”霍华德说。“我们不会告诉你的，免得你去通报谢拉……至于这位姑娘，我们走到哪儿，她也走到哪儿。”

拉米罗慢慢地把船靠上岸，阿尔基梅德斯扶克劳迪亚上了船，然后自己也跳了上去。霍华德把小船推到深水处，再爬进船里。他们一面向撑着大船的武士们做了个手势，一面向下游划去。印第安武士顺从地把船交到尤苏法基的人手中。船上勉强装得下那支掠奴队，在他们全部登船后，船上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了。船舷露出水面只有两指宽，根本无法再带俘虏。印第安武士们急急向自己的亲人跑去，给他们松绑。看来他们仍然害怕这些白人，男女老幼一下子都跑进树丛中躲

藏起来。

夜幕降临，四周很快就变得漆黑一团。小船上的人这才定下心来，他们知道拉米罗能在沉沉夜色中毫不费力地辨认出各种障碍，尤苏法基的人就没这种本事了，他们一心只想远离那些印第安武士，而对那些人的力量、数量和战斗力，仍然一无所知。

大船紧随着小船向下游驶去，相距不过二百米左右。此时，霍华德和阿尔基梅德斯已不再相信，土耳其人还能把他们抓住了。不久夜幕黑透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只听见大船上的那伙人的咒骂声和吵闹声。由于船上人多，拥挤不堪，这伙人担惊受怕，吃尽辛苦。慢慢地，大船就落到后面去了。

船行了几小时以后，拉米罗灵敏的耳朵听到了前面险滩处的哗哗的激流声。他们迅速地把船划向右岸，登上陆地。四个人一齐用力把船拉上岸，隐蔽好，然后在远离河流、无人发现的树丛中挂起吊床。不到几分钟，除了警觉的拉米罗外，其余的人都呼呼大睡了。

第二天，他们继续沿雅普腊河往下游航行。右岸出现了一条西南走向、水量不大的支流，他们往里拐了进去，不停地轮番划着船，到太阳下山时，已精疲力竭了，这才歇下手找地方过夜。

沿着这条支流又走了两天，最后实在无法再继续前进了，这才放弃小船，在森林中觅路，奔向这漫长征途中的下一个目标：普图马约河。

他们完全摸不准，究竟是在巴西的土地上呢，还是已经进入哥伦比亚了，因为这两国的边境线只是一条通过原始森

林的想象出来的界线。但是，土耳其人绝不会在哥伦比亚的亚马孙地区冒险，因为那是橡胶主埃切巴利亚的地盘。这么一想，他们仍然在巴西，虽然离国界大概不会太远了。很可能他们是在亚马孙河、雅普腊河和普鲁斯河形成的大三角中的某一点，所以，他们必须向南，稍稍偏向西北行走，始终如一地寻求那条划分两个国家的界线上的最近点，橡胶主们为了避免与当局发生麻烦，一般都不涉足这一区域。

他们走了两天，没碰到什么困难。几乎见不到橡胶树，见不到印第安人，也见不到任何道路。这里的树林高耸入云，阴森可怕，树根下杂草丛生，土地泥泞，几百年来，树叶从高高的树冠上落到不见天日的地面上，不断腐烂变质，散发着难闻的恶臭味。只有当天空万里无云时，正午的阳光才能穿透枝叶，微弱地投照下来。这时森林呈现出一幅奇异的景象，人仿佛是行走在一个由硕大的木柱建成的教堂里，永远也走不到头。

当一种称作“马塔帕洛”^①的粗壮蔓藤盘绕着爬上树冠，把整棵树活活缠死时，这些“木柱”便变幻出种种怪异荒诞的模样，好似一根根直插云天的螺旋体和弹簧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树腐烂了，蛀空了，只剩下一具躯壳和紧缠着的“马塔帕洛”。

可供捕猎的动物十分稀少，他们开始挨饿了。拉米罗能吃各种浆果和草根，但他的同伴们却消化不了这些东西，有几次他们也想学拉米罗的样，但结果都难受得病倒了。印第安人的肠胃从小就习惯了一种白人的肠胃无法接受的食物，

^①MATAPALO，意即缠死树。

这使拉米罗仍然具备足够的体力，能持续地往前探险，寻觅最佳的路线。可是在这广袤无垠、插满了高大“柱子”的绿色荒漠里，所谓最佳与不佳实在没有什么两样。

在感到最饥饿也最虚弱的一天，拉米罗正巧外出，一只食蚁兽从其他三人眼前窜过，阿尔基梅德斯和美国佬一看到它，就扑上去，用砍刀将它斫死。不一会，肉就烧熟了，那黏糊糊的兽肉蒸腾出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虽然此刻饥肠辘辘，他们还是不敢把它塞进牙缝。

他们把肉分成几份，给印第安人也留下一份。当拉米罗回来时，他们仍在犹豫着，吃还是不吃。拉米罗一看到食蚁兽的皮，赶紧从三个人手中夺下盘子，把里面的东西扔得老远。

“拉米罗认为你们疯了，”他喊道。“食蚁兽是有毒的，是森林里最毒的动物。”

时间又过去了两天，还是没有一点吃的。印第安人开始担忧起来。第三天早上，阿尔基梅德斯醒来时看到，拉米罗坐在一根横在地面的树干上，低垂着脑袋。阿尔基梅德斯走上前去，问他怎么啦，拉米罗过了好一阵才回答：

“拉米罗很惭愧，我答应过，一百天之内到达库拉赖河，但我没有做到。”

“还没到时间呢，”阿尔基梅德斯说，“我不理解你为什么定要这个数，事实上你只知道数到三。”

“拉米罗是不知道什么叫一百，但他知道那是很多的意思。”他问：“什么是一百？”

阿尔基梅德斯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他们已经走了大约两个月，在那最困难的时刻，在最饿最累最失望的时候，一个

想法始终在宽慰着他们，那就是根据拉米罗的估计，他们已经走过一半路了。现在看来，那个估计并不准，也毫无意义。

“一百是多少？”印第安人又问。

“是咱们走过天数的一倍，”阿尔基梅德斯简单地说，“再走这么多路能到你的家乡库拉赖河吗？”

印第安人没吱声。他的脑子在剧烈地运转。竭力计算着途中所需的日子。对他来说，走多少天并不能说明什么，如果能到达目的地，到达厄瓜多尔，那么时间长点是无关紧要的。相反，假如所做的事注定要失败，那么，时间再短，哪怕是一天，也叫人觉得太长了。正因为如此，数字在他的头脑中才显得那么混乱不堪。他耸耸肩，直率地承认：

“拉米罗说不上来。拉米罗只知道一定能回到库拉赖河边，回到他自己的村庄。”

“那么我们呢？”阿尔基梅德斯问，“你答应把我们领出去的。然而，假如我们不能很快打到猎物，我们就会饿死。你能靠随便什么东西活下去，简直能靠吃空气过日子，我们可不行，现在只剩下几口气了。”

“拉米罗不是没想到，白人不象奥卡人，”印第安人点着头说。“拉米罗犯了一个大错误，他感到很难受。只要能走出这座什么吃食都没有的可恶的森林，拉米罗愿献出生命。”

“如果只是你一个人的话，你将怎么办？”

“拉米罗将继续前进，一刻也不停止。”

“这样赶路我们受不了，这你知道。”

印第安人缄默了，他沉思着，最后说：

“拉米罗可以跑着去找食物。”

“我们会完蛋的，”东北人说。“没有你，所有的树在我们眼里都是一个模样，我们根本辨不清东南西北，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拉米罗在树上刻出标记，指明道路。”

阿尔基梅德斯觉得也只能这么办了，便去同霍华德商议，霍华德耸耸肩，露出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

“你看着办吧。我已经失去再见到蓝天的希望了。这忍饥挨饿的日子，令人作呕的臭水塘，以及不见天日的树林，我都受够了。他要到前面去，就让他去。很可能不会回来了，但也可能把咱们救出去，咱们何必阻止他。他是个好伙伴，咱们能活到现在，多亏了他。”

这天早上，拉米罗就走了。他连头也不回一次，看那样子，好象再也不会回来了。他只是用砍刀在树皮上刻下一个符号，指明朝南的方向，沿着这个方向，他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了。

过了一阵，留下的三个人才起身缓缓地跟上去。每隔几步，就能遇到表明印第安人足迹的符号。但是，他们始终会冒出这样一种预感，即每一棵刻着标记的树都可能会是最后一个指路的路标。

无依无靠，孤独寂寞和由此产生的痛苦使他们疲惫不堪。他们仿佛感到一次又一次地在原地盘旋，刻着记号的树只是几小时前见到过的同一些树，他们不过是在兜着走不完的圈子。霍华德固执地用砍刀在树干上做自己的标记，看一看是否真的在走原路。他们完全机械地迈着重腿，除了眼前的符号，什么也看不见。有时候，遇到两米来粗的树木，一下子找不到符号，他们便会毫无理由地瘫倒在地，仿佛上了隐身

精灵的大当。

有一次阿尔基梅德斯惊恐地发现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看见克劳迪亚和霍华德两人就象着了魔似地各向一个方向荡去。如果迟几分钟发现的话，他们也许已被树木遮住，彻底地消失在大森林之中。阿尔基梅德斯高声地喊着他们的名字，他们一点也没听见。于是他向空中放了几枪，这才使他们回过头来，仿佛大梦初醒一般。

他俩走回来，对自己的走失感到吃惊。

“这是怎么回事，”美国人说，“我一直以为跟在你后面。我好象在想着什么事，现在全记不起来了……”

“还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咱们会真的失散的。如今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绳子把我们连起来。”阿尔基梅德斯说。

他们拿爬树用的粗缆绳把自己拴在一起，阿尔基梅德斯最清醒，走在前头，后面是克劳迪亚，最后是霍华德。他们依照拉米罗留下的记号，又上路了。那天晚上，他们就这样系着绳子睡觉。第二天，好不容易才挣扎着站起身，阿尔基梅德斯确信，他们再也坚持不过半天时间了。侥幸的是树上的符号还在继续出现，没有发现霍华德刻上去的不同标记，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在兜圈子。

就在他们即将瘫倒的时刻，从森林深处，传来了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枪，然后是一梭子，仿佛是一个在远处呼唤的喊声。

“拉米罗！”

他们发疯似地向发出枪声的地方奔去，同时也开着枪。回答他们的枪声越来越近了，最后，在高高的树木中间，出现了拉米罗亲切的侧影。跟在他后面的是一群印第安武士，他

们背着装满食物的篮子，有木薯、玉米、香蕉、龟肉和石鸡……

只有到他们填饱了肚皮之后，才感到有精力去倾听拉米罗的讲述和注意那些陪同他一起来的人的模样。那是些笑容可掬、傻里傻气的印第安人，其中有几个人的血管里，明显地带有白人的血液。

“拉米罗在一个小湖边找到了一座大村庄，里面的人都很友好。其中还有一位白人老人，眼睛差不多全瞎了，恐怕也活不了多久，但全村人都尊重他。他是部落里不少人的父亲和祖父。”

情况确实象拉米罗所说的那样。老人自称奥拉夫·比宾，是瑞典人。五十年前，他作为自然科学家小组的一员来到亚马孙，此后就决定永远留下来了。然而，实情却是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他并非是什么自然科学家，而是个传教士，因印第安女人比宗教信仰更具有诱惑力，所以当他明白自己无法实践信条，作出表率时，便不再继续传教了。

他留在部落里，有八个老婆，二十个孩子和大约五十个左右的孙子孙女。虽则没有正式确认过，但是人们还是把他当作部落的带头人和酋长。

他以村里最热情的方式款待客人们，请他们住下来，好好恢复体力，并答应一旦他们决定上路，便为他们提供给养和向导，领他们直达哥伦比亚的国土。

村子的四周伸展着一片由妇女精细耕耘的田野，小湖中，生长着大量的鱼类，生活虽极端简朴，但可以说还是愉快的。

奥拉夫教会了村里人在密林中文明地生活。他并没有向村民们灌输基督教的教义，只叫他们接受了一个思想：上帝

是至高无上、慈悲而公正的，总有一天，他们所有的人都要向上帝作出自己的回答。

奥拉夫也注意到了克劳迪亚那异常的缄默。当他单独同阿尔基梅德斯在一起时，问起这姑娘究竟是怎么回事。

阿尔基梅德斯把发生的事全告诉了奥拉夫，说她两个月来没有开过口。

这天傍晚，当太阳躲进小湖背后的森林中去的时候，克劳迪亚在她那草棚的门廊里凝视着落日。奥拉夫由于视力微弱，同往常一样，缓步走进来，坐在克劳迪亚的身边。

“景色很美，是吗？”奥拉夫问。“这景色我不知观赏过多少次了。虽然现在我双眼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但还是能一丝不差地把它描绘出来，甚至说得什么时候鸭子将贴着水面飞过湖泊，在落日的映照下，显出它们美丽的剪影。”

克劳迪亚瞅了他一眼，虽然没有回答，但在她的目光里，却含着一种好感和友情。看来老人没有因此而不快，他继续说下去：

“这是个好地方。对那些懂得欣赏落日、珍惜宁静生活和喜爱无忧无虑地过日子的人来说，这是个美丽的地方。要习惯它，开始并不容易，可是，渐渐地他会懂得，人适应生活的能力是很强的，这样对衰老与死亡也就无所畏惧了。我离死已经不远了，孩子们和村民们将把我放入河流，让锯鱼来吞噬我。然后再把我的骨骼放在一个蚂蚁穴上，那些红蚂蚁会把我的尸骨清理得干干净净。这以后他们就把我放在我大儿子家最神圣的地方，象我生前一样地敬重我。我的骨头会保存很久很久才变为尘埃，我的形象会久久地铭刻在他们的脑海中。这些年来我一直幸福的，我还能再企望什么呢？”

克劳迪亚长时间地凝望着他，犹豫不定，仿佛在跟自己搏斗。终于，她下定决心开口了：

“那么，您年轻时的梦想哪里去了呢？您到这儿来是为了开化这些人，给他们带来基督的信念和福音。如今，当初的誓言和许诺又到哪里去了呢？”

“这些东西全烟消云散了，因为我发现，我没有权利这样做。”奥拉夫说，“虽然此地不是伊甸园，这些人落后，忍受着疾病、穷困甚至是饥饿的折磨，但是咱们的世界并不能为他们提供更好的东西，同样我的教育也是如此。也许今后应该告诉这些不幸的人怎样去文明地生活，教会他们不懂的东西，让他们去习惯一个新的世界。”

“妇女影响到您的思想了吗？”克劳迪亚隐晦地问。

“我不否认这一点，她们影响了我。当肉身向我恳求另一样东西时，我不能保持贞操。姑娘们每天晚上来到我的草棚，纯真地向她们的白人朋友奉献她们唯一最宝贵的东西。如果上帝没有给我足够的力量来抗拒它的诱惑，又怎么能期待我去教会别人抵制诱惑呢！”

“假如您真心爱上一个女人的话，也许您就会懂了。”克劳迪亚反对道，“但象动物一样，一个接着一个……”

“这是部落的风俗。男人们在战争和打猎中死去，女人就多得多了。他们的道德观要求一个男人必须毫无例外地照管好几个女人，而这些女人就为他生下武士和猎人来。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繁衍后代，而不是着眼于行为的本身。如果我的部落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那么几年之前它就不存在了。”

“于是您就利用了这一点？”

“我没有利用这一点，只不过是适应罢了。不管人们如何

评说，要我与此抗争那是过分为难我了。如今我死期将近，反躬自问：上帝也许会因我的行为而对我作出审判吧？但我想到了那些幸福的岁月，想到我献给部落的武士们，以及他们生育的子女，我感到有儿有女要比无儿无女更令人欣慰。不然的话，这里的人只能从我身上得到些漂亮的言词罢了。”

“我不信，当人们把您当作一名传教士派来的时候，您也有这样的想法。”

“派我来的人在白雪皑皑的瑞典，无法想象我会在此碰到怎样的情况。我以为我所走的道路，与其说是他们给我制定的，还不如说是我自己开辟的。”

克劳迪亚没有回答，她只是久久地望着奥拉夫，最后问道：

“为什么您要给我讲这些事呢？”

老人微笑了，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道：

“因为我想让你看到，我来这里时，生活的道路已经明摆在面前，年纪也比你大，但是要寻找一条新的道路，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道路，从来也不能说为时过晚。最大的过错莫过于认为什么都完了，不管在什么时候，这样想都不对。生活在继续，咱们得跟着它走，去寻找新的目的地。”

“我何尝不希望这样想。”克劳迪亚承认道，“但我相信，我的生活再也改变不了啦。我受尽了蹂躏，好象我不是人，而是一件玩物。您想想我当了那么多年的玩物，那是怎样的一种滋味？他们无视我的意志，买我，卖我，把我送来送去，把我看管收藏，使用我……我从未摆脱过玩物的地位。”

“你反抗哪！”

“我反抗了，谁想碰我，我就杀谁；谁想买我，我就杀谁；

谁想抓住我，我就杀谁。好象突然找到了一个解救的办法似的，那么方便……一把简单的小刀，就能很容易地摧毁从来不敢摧毁的东西。”

“可是咱们不能这样对待别人的生命哪。”

“谁说的？多少年来他们不是这样对待我的吗？我自卫，仅仅是自卫，神父。不管其后果将会怎么样，我还会继续做下去。”

奥拉夫呆住了。

“别叫我神父。”他请求道，“我已经很久没听到你现在使用的这个词了，我早就无权做神父了。”

“但同您讲话，就象同加拉加斯的那个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忏悔神父讲话一样。没有这种感觉，我也不会跟您说那么多了。”

“为什么不与你的伙伴们也同样地谈谈呢？他们尊重你，关心你。你能经常给他们讲点什么的话，他们会很高兴的。”

“我没什么好给他们说的。他们知道我曾是个玩物，现在仍把我看作一个玩物。那天夜晚他们听到过我的喊声，我对自己曾经喊过一直感到羞耻，在听到过我喊声的人面前，我将永远感到羞耻。那时我应该忍住，不让谢拉听了开心。应该让他相信，这对我没啥了不起。在忍受了他两年暴行之后，我应经得起三十个割胶工的凌辱。”

“你必须把这一切都忘掉。”

克劳迪亚眺望着湖泊，湖泊已沉浸在一片雾气之中。她思索着老人的话，最后，转过身来：

“说一声忘掉很容易，对自己说‘我要忘了它’也很容易，但是真正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特别是内心并不这样想。

的时候。至今，有五十多个男人占有过我，除去两个，其他那些人都是违背我的意愿的。等到我向他们报仇了的那一天，我才能开始走新的道路。”

“复仇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出路，尤其是如此荒谬的复仇。”

“谁说过我想有什么出路？”克劳迪亚轻声地反驳。

说完，她掉转身，走进草棚里去了。

奥拉夫忧伤地留在原地，直到浓雾笼罩了一切。他的一位女儿来找他，把他带到客人们住的大草棚里，他们正等着他来吃晚饭呢。

进门后，阿尔基梅德斯和霍华德迎上前来。

“您同她谈话了？”东北人问。

老人点点头。

“她说些什么？”

“说了许多东西。但我弄明白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她想毁掉自己。她在拼命地寻求毁灭，如果不赶快找到一个能阻止她这样做的人，她真的会死的。”

“这个人能不能就是您呢？”霍华德试探地问。

“不，我太老了。不论是你们还是在我认识的人中，都没有这样的人。但愿上帝让你们早日走出这茫茫林海，把她送回加拉加斯，或许那儿是她能平静下来的唯一地方。在熟悉的环境中，重温幸福的童年时代，这也许能让她忘却过去的₅₉不幸。”

“我也是这样想的。”阿尔基梅德斯说，“但是加拉加斯还十分遥远呀……”

第九章

奥拉夫为自己的部落起名为“避难所”，它由四十座用茅草和砖头筑成的大草棚及半打左右的小窝棚组成。在那些小窝棚里，住着老人和未婚的人，事实上这类人是很少的。

每一位武士都同七八个女人及他们的孩子住在一个大草棚里。有一个草棚可以认为是所学校。还有一个造在相当远的地方，每个月，在那不具备生育条件的几天里，妇女们就集中在那里，或者在即将临盆之际，也搬到那里去住。

总的说来，在部落里，除去住房和妻子之外，就没有更多的私有财产了。就是当妻子的，也不恪守妇人之道。在后来的一些夜晚，有一些妇女就来拜访霍华德、阿尔基梅德斯乃至拉米罗了。她们的丈夫并不感到耻辱，反而感到光彩，因为这样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有一位女人对霍华德的红头发、大胡子和其他一些气质特别喜爱，她恳求奥拉夫老人说服美国佬，离村的时候，把她也带上。

奥拉夫转达了这个请求，而霍华德连谈也不想谈。他们的问题已经够多了，再带一个女人那简直是发疯了。

在这个“避难所”，他们一行待了大约二十天时间。无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将是最值得他们回味的幸福日子。最后，他们意识到该拿主意了：走还是留。拉米罗是最渴望早日动身的一个。一天，他忍不住提出了这个难题：要么跟他走，

要么就此分手。他感到离他的家乡已经不远了，他再也不愿耽擱更多的时间啦。

那天下午，阿尔基梅德斯和霍华德在湖边一边钓鱼，一边商量印第安人提出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有理的。”美国人赞同地说，“咱们这样待着，生活很方便，什么事也不用干，也吃得好，还有女人陪着，然而这样会越来越松劲的，总有一天，即使赶咱们走，咱们也不想走罗。流落于原始森林并不是我的愿望，那样不过多了一个不会唤醒这块沉睡土地的人，就象奥拉夫一样。”

“事实上这儿的生活真不算坏。”阿尔基梅德斯说，“所谓文明又能给咱们什么呢？一大堆问题，不过是一堆问题而已。”

“是的。但是我生来就是为了对付问题的。你想想，我的问题还少吗？有两次我差一点被绞死，另外两次我却当了百万富翁。我曾蹲过四年大牢，又当过一年半的割胶奴隶。我同许多女人睡过觉，大多数都是结了婚的。从旧金山到新奥尔良，全美国都通缉追捕过我。现在又是半个南美在通缉追捕我。不，我不相信我命里注定该平平静静地待在湖水边，与一群我并不理解的土著人为伍。我跟拉米罗走，听天由命吧。我想还是能干一阵的，怎么样，你来不来？”

“让咱们一起走到底！”阿尔基梅德斯下定决心说，“我从来只是个倒霉的半文盲，走出森林后，也没有可以投奔的地方，对我来说留下来可能更好些，但是这样，会使我如同往常一样，有了一点东西就满足了。我不想这样，我同你一起走！”

“走到哪儿为止？”美国佬问。

“走到咱们两人中有一个希望独自走为止。对我，你大可不必担心。”

“那么，明天走？”

“行，明天。”

“克劳迪亚呢？”霍华德问，“也许她还是留在这里好。”

“让她自己决定吧。咱们答应过带她走，我不想食言，虽然没有她咱们轻松多了。”

“你有没有对她厌烦呢？”

“没有。只要可能，我就希望更好地理解她，帮助她。有时候我想，带着她，咱们的逃亡就有了双重意义，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活命。”

“我有点怕。”美国人坦白地说，“她身上有种什么东西，好象要爆炸开来，要把咱们撕碎。我第一次碰到一个嗜杀的女人，这使我不知如何是好。”

“你以为她真喜欢这样做吗？”

霍华德十分自信地肯定：

“是的。当一个人以杀人取乐时，他在做的时候便毫不紧张，无动于衷，仿佛在干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一样，这时，这个人就是个真正的凶手。”

“那只是野蛮行径。”阿尔基梅德斯反驳。

“我并不怎么理解女人。”霍华德承认道，“除了在床上之外，我从来不关心她们是怎么想的和怎么感受的。可是我向你担保，如果我是克劳迪亚的话，也会为了寻求复仇的快乐而到处杀人的。咱们唯一必须注意的是可别把咱们中的哪一个选成目标了。”

当晚，奥拉夫向克劳迪亚提议留在“避难所”，虽然他明知克劳迪亚是不会接受的。

果然，姑娘拒绝了。

“我要回到加拉加斯去，回到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去。”她说，“我要沿着瓜雷河的河岸往下走，观看咖啡园怎样一望无际地伸向远方，或者去攀登阿维拉山^①，就象孩提时代跟随父亲往上爬一样。我要到遥远的隐匿于山谷深处的城市里去。您到过加拉加斯吗？”

奥拉夫摇了摇头。

“那是个小城市。”克劳迪亚继续往下说，“是个带有省城气质的首都。在这座城市里，所有的人都互相认识。傍晚，少女们在黑人女仆的陪伴下，出门散步，寻找情人。要不远远地认识一下新近到来的外地人。对一个姑娘来说，除掉每天早晨去望弥撒和绣绣花之外，就没有更大的事儿了。那里到处是和平和宁静的景象，气候温和宜人……城市的下面，在海岸边，在拉瓜伊拉^②，天气热得难以忍受，但是上面，在加拉加斯，午后却是那么凉爽，太阳落山时又是那么美丽，我从未见过那么美的落日。我要回去。”

第二天，在“避难所”三个土著人的陪伴下，他们带上充足的食物，重新踏上旅途。向导们领着他们在隐蔽的小道上接连走了五天，抵达了宽阔的普图马约河。那里正是哥伦比亚和巴西边境的交界处，哥伦比亚的领土收缩成一个瓶颈状，很狭窄，沿普图马约河往上游去，只需四天，就能穿过这一

① 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北面。

② 加拉加斯的外港，距加拉加斯十一公里。

地区了。但他们首先得有一条船，奥拉夫的人同意留下来帮助造船。他们找到一棵大树，那几个印第安人认为很合适，于是就把树砍倒，然后，不分早晚地干了三天，用火把树干烧空，造好了一条虽则笨重，但很宽敞、坚固和漂亮的独木船。

那天夜里，土著人回他们的“避难所”去了，阿尔基梅德斯一行则把船推下了水。他们一致决定夜间航行，白天潜伏，因为他们无法猜度在哥伦比亚会遇到什么情况，说不定埃切巴里亚的人会在某个偏僻角落坐等着他们落网呢！要知道，埃切巴里亚同谢拉和阿拉那家族是一丘之貉，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他们不时地越过一些村落和类似居民点的地方，从那里传过来阵阵谈笑之声。每当这时，拉米罗就把船划到河的另一边躲起来，这使阿尔基梅德斯不由得想起很久之前的那个夜晚，他乘船经过马瑙斯时，远远地望见一片灿烂的灯光的情景。天亮前，他们把船靠在树木葱郁的地方，把它拉上岸，用树枝遮盖好，然后再到森林深处支起帐篷休息。幸运的是他们的食物很充裕，不必为获取猎物而烦心，奥拉夫向他们提供的玉米、木薯和水果已经足够吃的了。

就这样一连航行了十天，他们意识到，已经穿过了那块瓶颈状的地区，如今河流成为哥伦比亚和另一个国家的边境线了，不清楚的是这另一个国家是秘鲁呢还是厄瓜多尔。有消息说这里曾因领土问题发生过争执，有过一场战争。在一个不平静的地区，还是不被人发现为妙，因为不经过冗长的解释，就证明不了自己的身分。霍华德还怀疑谢拉可能把他们当杀人犯给告了，这将把他们置于不堪设想的境地。有可能在厄瓜多尔也知道了这件事，所以最稳妥的办法还是继续

隐蔽起来。

另一方面，夜间赶路，可以凉快些，不必经受亚马孙地区那烈日暴晒之苦了，把白天最炎热的几个小时放到树荫下去度过岂不更好？

普图马约河的水流迟缓而宁静，除掉没完没了的弯道之外。航行倒没有更多的困难。弯道多，旅程就拉得长，这地方一马平川，没有一点儿起伏，河水就象伸懒腰似地缓缓流着，有时候，简直可以说完全停滞不动了。

一天下午，拉米罗停住手注视着远处的一个地方，他的眼睛里闪烁出一道奇异而强烈的光彩来。他叫唤同伴们的时候，连声音都变了。他指着北方，喊道：

“山！”

同伴们睁大了眼睛，但在那无边的绿色地平线上，他们什么也没见到。

“我没看见山。”阿尔基梅德斯老实地说。

“拉米罗看到了。”印第安人坚持道，“是安第斯山。山！……咱们终于走到啦！”

“咱们终于走到啦！”这几个字深深地震动了其他三个人，使他们仿佛也获得了某种神奇的东西。他们的双眼也同印第安人一样，辨认出那遥远的群山了。

“拉米罗想，咱们该离开普图马约河了。这里离纳波河已经很近，纳波河是拉米罗熟知的河，是他的人民掌管的河。用不了多久，咱们就可抵达库拉赖河啦。”

不论是阿尔基梅德斯还是霍华德都没有回答，他们默默地点了点头，虽然，他们更愿意大喊一声，互相拥抱，也拥抱印第安人。他们确信，苦难终于到头了，自由已经临近，已

经唾手可得。

在普图马约河上他们又继续航行了一夜。天一亮，便放弃了独木船，钻进原始森林，往西，去寻找纳波河。

他们走了六天，一路上平安无事，拉米罗毫不犹豫地抄捷径而行。

他肯定地说：这是科凡、阿拉马和荣博部落的地段，他们都是些平和的人，秘鲁橡胶主阿拉那家族连续不断地劫掠使他们吓破了胆。在这里橡胶主们就象在奥卡的土地上一样捕捉奴隶。不用担心这些印第安人会来进攻或进行伏击，但同样也不能指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因为一发现生人以后，他们就躲进密林深处去了。

远处山脉的线条一天比一天清晰可辨了。拉米罗指指点点地述说，这座山在什么地方，那条河又从哪里起源。远处的上卡耶贝河浇灌着这一带大片土地；雷本塔多尔山经常喷射岩浆，惊吓印第安人，在它的山脚下，奔流着那条该死的科卡河，那是吸血蝙蝠和蛇的巢穴，谁也不敢靠近；巴耶尔米诺河古时候则叫波科波科河，它从科卡河的近旁流下来，然而它却平静多了；至于左边的安蒂萨纳山，那是一座高耸的火山，森林里的印第安人没有哪一个到过那里。最后是桑盖峰，它那永恒的烟柱和终年不化的积雪仿佛在俯瞰着整个厄瓜多尔的东部。奥卡人的许多神明都睡在那里，它的烟柱，就是神明存在的一种持久的明证，他们在那里守卫着自己的子民们呢。最后，拉米罗指出库拉赖河奔流的方向，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一条河，拉米罗出生在它的怀抱里，沿着这条河可以直达特纳。

“一点儿不错，就在那些山峰的背后，有着一座从不提及橡胶的城市。”

“基多！”

纳波河出现了。它平静、宽阔而壮丽，从高高的山峰上带来了大量的雪水，缓缓地流入亚马孙河，使那条世界上最伟大的河流又增加了一份水量。

河水是混浊的，虽然经常有许多清水进入主流，但清水很快与黄水混合，消失于一片混沌之中。现在正值纳波河的枯水期，几乎可泅水而过。但是拉米罗还是做了一只粗糙的木筏，他们站在木筏上，听凭缓流把他们冲下去，直到在对岸的一个沙滩上搁浅为止。

拉米罗跳上岸，弯下腰，抓起一把湿润的沙子，擦着双臂和胸部。

“这是奥卡的地方呀！”他喃喃地说，“奥卡的泥土，奥卡的沙，奥卡的水……”

后来，他们找到一条小道，从那里进入了密林。在那条道上他们走了很长时间，最后来到一块宽阔的空地上，那是个村庄的废墟，除了一些烧焦的房架外，什么东西也没有。

“橡胶主们干的好事……”拉米罗咬着牙说。

沿着另一条路，他们继续往里走。两小时以后，同样的景象又出现了。就这样，他们从一个村庄转到另一个村庄，走遍了整个地区，到处是一片疮痍。最后，在森林最茂密的一个地方，突然间，一队武士象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向他们猛扑过来。

拉米罗急急地喊着，张开双手，站立在他的同族人的面前。这些脸上画满彩谱的土著人开始犹豫起来。拉米罗怪模怪样地不停地讲着，最后，总算使土著人对他的解释感起兴趣来，暂时放下了武器。

霍华德和阿尔基梅德斯从一开始就打开了步枪的保险，这时才不由得松了口气。在丛林里，面对人数众多的敌人，步枪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看来拉米罗说服了他的同胞，他转回身来说：

“拉米罗以他民族的名义请你们谅解。他们不断受到阿拉那的人的袭击，被抓起来送进橡胶林去。大奥卡国危在旦夕！”

那些土著人带着他们在迷宫般的小道上走了六个小时，走进了森林最隐蔽的地方。这地方对不熟悉道路的人来说，确实难以发现。在一条既象古老的峡谷又象干枯的河床的窄小的空地上，有一个临时性的营地。男人、女人以及脸带惧色的孩子们在那里挤作一团，这些流离失所的人，惊恐地望着新来的几个白人，仿佛他们会带来新的迫害和暴行。

奥卡人原先是那么兴旺，他们待人友善，对来到他们家乡的外地人向来都以微笑相迎。如今，由于橡胶的罪过，却走上了一条贫困而绝望的生活之路。他们不得不抛弃纳波河和库拉赖河两岸肥沃的田野，抛弃世代代开发出来的田地，不得不到这峡谷中来避难，靠从奴隶贩子的劫掠下逃生出来的少数武士打来的一点猎物，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

拉米罗的归来使奥卡人感到欢欣鼓舞，他们纷纷热烈地拥抱他。然而，蒂普阿尼酋长和其他许多人的死讯，却使他们悲愤万分。别的幸存者都流落在遥远的库里库里阿利河边了，那条河他们可从来没听说过，看来要从那里回来也是不可能的事了。

拉米罗象个英雄似的受到了欢迎，他的伙伴们也被当作奥卡人民的朋友和同盟者得到款待。尽管如此，还是不能消除人们对这些新来的白人的恐惧，特别是妇女和孩子们。

老人们都急切地向拉米罗询问拯救的办法。他跑过了那么多地方，应该知道怎么办。因为，不管他们躲藏得多隐蔽，还是害怕被阿拉那的人再度抓获。整个峡谷里布满了类似的营地，奥卡族的残部全躲到这里来了，他们怕奴隶贩子们会慢慢地找到他们。

阿尔基梅德斯问奥卡人，厄瓜多尔当局是否帮助过他们，采取过一些反对阿拉那家族的措施。印第安人的回答是杂乱无章的，但最终还是弄清楚了。原来这里刚打过仗，厄瓜多尔在战争中丢失了大片土地，奥卡地区如今被一割为二，所以厄瓜多尔人很难保护他们，因为谁也弄不清这个国家的边境从哪里开始，那个国家的疆域又在何处结束。许多人把战争归罪于阿拉那家族，这个家族的私人部队在秘鲁境内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并意欲霸占厄瓜多尔的橡胶林，致使厄瓜多尔边民不得不远远地逃离新的边境。

全部讲述混乱不堪，单纯的奥卡人解释不清发生了的事情。他们光知道哪儿也没有和平和安定，没有可投奔的地方。背信弃义的侵略和战争的失利使他们变得一蹶不振，使厄瓜多尔人也同样不知道该下什么决心为好。当土著人前去向他们诉苦时，他们不敢采取任何严厉的措施，害怕因此重新挑起战争冲突。因为他们清楚得很，比起敌人来，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他们都处于劣势。

大酋长蒂普阿尼的兄弟——拉米罗回来了，陪同他一起来的还有看来象是朋友的三个白人，这个消息马上传遍了整个峡谷，藏身于杳杳晃晃的一批批武士大都跑来看望他了，同他探讨摆脱不幸局面的办法。很快，十二个还在世的奥卡人的主要领袖聚集起来了。霍华德和阿尔基梅德斯注意到，由

于拉米罗的功绩，他赢得了大家的钦佩，特别是那些情绪最激烈的武士们的钦佩。而拉米罗呢，也不想失去这个机会，以便扮演比作为蒂普阿尼的兄弟更为重要的角色。

领袖们的讨论进行了整整三天三夜。克劳迪亚、霍华德和阿尔基梅德斯因急着赶路，不由得焦急起来。但他们知道虽则拉米罗曾答应带他们到特纳城，但现在叫他这样做，可不是个时候。于是他们决定留下来，借以恢复体力，同时，也想看看最后结果究竟如何。他们预感到奥卡人正处于抉择的紧要关头，他们愿意做个见证人。

这当儿，拉米罗来了，他说：

“拉米罗想跟你们谈一谈，现在拉米罗十分焦虑。今天晚上，头领们将决定奥卡人的行动方针。他们要求拉米罗拿出办法来，因为他了解橡胶贸易的详情，熟知白人们的一套伎俩。拉米罗能说的只有一条：同白人血战到底，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但是，在他的意见取胜之前，拉米罗想问问，他的朋友们怎么看。”

霍华德和阿尔基梅德斯沉默了。他们早就商讨过整个局势，也产生过一个想法，然而他们同样明白，他们要说的这一点还要取决于印第安人自身的状况。不论是这些印第安人还是他们自己，都亲自领略过橡胶主的种种手腕，经验告知，凡落到橡胶主之手的土著人，没有谁能逃得掉悲惨的下场。

“战争！”霍华德说。

“战争！”阿尔基梅德斯也接着说，“全面开战：封闭领土，设置陷阱，不管是谁，不让一个白人涉足本地。无论从何而来的人，都不会带来什么好事。”

“老人们说有些厄瓜多尔人对我们不算坏，他们治愈病

人，在灾年送给我们食物，还教会我们许多不懂的事。难道我们也必须同他们断绝往来吗？”

“假如你们想脚踩两只船，就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形势还会是这样，一点变化都不会有。你们得叫白人知道——不管他是朋友还是敌人，这里没人喜欢他。在白人学会尊重和害怕人之前，你们仍可能是他们牺牲的对象。”阿尔基梅德斯指出。

拉米罗做了个坚定不移的手势说：

“拉米罗很高兴你们和他想的完全一样。现在他可以放心地到头领们跟前去了，他要一遍遍地高呼：战争！”

他站起身，走出草棚。霍华德和阿尔基梅德斯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身影，并未意识到就在这一刻，他们已把奥卡民族推进了一场永无完结的战争。这场战争使奥卡人彻底地禁锢在纳波河右岸五百公里的范围内，失去了同外部世界的一切接触，倒退到许多世纪之前的石器时代去了。从此，奥卡人过起了比第一批西班牙人到来时还要落后的生活。

一百年后，奥卡人还在战斗，还在这场由于秘鲁橡胶主的倒行逆施而引发的战争中战斗。

第二天凌晨，拉米罗跑来把头领们的决定告诉他们。奥卡人宣布向一切外来人开战，不管他是白人还是其他印第安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国家和部落，也不管他的宗教信仰如何。奥卡人只尊重奥卡人的生活。出于对拉米罗的尊敬，头领们允许他的朋友们在三天之内撤离领土，渡过纳波河。拉米罗已被任命为武士们的统领，这个身分要求他担当起指挥战斗的责任，从这一刻起，他必须放弃对白人朋友的友谊。

“拉米罗很难过，但如今他只能听从头领们说的话，只能

想到他自己的人民。你们会有一只小船和一些食物的。沿库拉赖河往上走，两天后就可到达一个村子的废墟，那里有一条小路直通纳波河，然后再顺着纳波河抵达特纳城。到了那里你们就有救了。乡亲们说到处有阿拉那的人，三天后我们就要杀死他们了。一旦这道命令下达，你们可不要再踏进奥卡的土地，因为到那时，我就无能为力了。”

说完，他转了个身，急急地跑了出去，好象为了避免相互的告别。霍华德和阿尔基梅德斯面面相觑，耸耸肩，便急速地准备起行装来。阿尔基梅德斯去找克劳迪亚，请她立即准备上路，姑娘做了个表示早就收拾停当的表情。几分钟后，他们就再次出发了。草棚外，等着三个印第安人，他们一言不发，默默地把阿尔基梅德斯一行引上一条隐蔽的小道，来到库拉赖河边。印第安人从灌木丛中拖出一条独木船，把它投入水中，然后又把随身所带的所有的东西放入船内，转回身消失在森林里了。

克劳迪亚、霍华德和阿尔基梅德斯孤单地站立在河岸上。虽然他们有食物，也知道目的地不远了，但内心却产生了一种无依无靠的感觉，如今拉米罗静悄悄的身影为他们提供的安全感没有了。他们失去了一个旅伴，一个朋友，直至此刻，他们才明白，拉米罗对他们来说已经到了不可缺少的地步了。

第二天傍晚，他们顺利地到达了那个夷为平地的村庄。在一座草棚的废墟里，他们过了一夜，次日凌晨，便踏上了村舍背后那唯一的一条小道。

六小时后，听得见哗哗的流水声了。转一个弯，纳波河就突然重现在眼前。现在，他们是在上游，离第一次渡过这条河的地方相距甚远。小路在坡地上沿着河岸弯弯曲曲地延

伸，缓缓地到达河边的沙滩上。对岸的树木清晰可辨，那是厄瓜多尔的亚马孙地区，已在奥卡人的领土之外了，也可能远离了橡胶主阿拉那匪帮的势力范围，到那儿就安全了。

然而，当他们走完最后一个弯道时，却突然发现了一顶简易帐篷，它搭在林中的一块空地上，一个胖乎乎的人好象在吊床上熟睡，另一个人则弯着身子，伏在一堆石头上生火。

就在同时，双方相互瞧见了。生火的那个人用西班牙语高喊了一声，扑向靠在树根上的枪支。那个胖汉，以与他体重不相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敏捷，从吊床上翻身下地，迅速地拔出手枪。但霍华德出手比他们还要快，他连开两枪，那个拿手枪的当场被击毙，另一个也手捂肚子，缩成一团，哼了一声倒在地上。

阿尔基梅德斯和克劳迪亚还没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赶到伤者身边去，但是正当他们要穿越空地时，霍华德把他们喊住了。突然，“啪，啪”两声枪响，阿尔基梅德斯抬头一望，看到一个人扔掉手中拎着的水桶，把背在肩上的步枪握在手中，急急地射击。

霍华德又一次开火，但对手以树木为掩护，躲了起来。现在轮到他射击了，这边的三个人急忙从空地上往后撤，以便得到森林的庇护。

美国佬对此类事件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主动担起重任。他先命令克劳迪亚伏在原地别动，然后向阿尔基梅德斯打手势，让后者从左侧向对手接近，自己则从右侧包抄过去。

这是一段紧张而漫长的时间。除了森林中那种固有的声响，以及身后传来的伤者的呻吟声外，什么杂音也听不见。

阿尔基梅德斯和霍华德一米一米地向前推进，几乎同时

到达了那棵大树，对手就藏在那棵茂密的木棉树背后。霍华德一挥手，两个人同时跳起，从树后开枪射击。但是他们的子弹在空中划过，落进了草丛里。木棉树后面没有人。他们惊愕地互相瞧了一眼，急忙向一条小路跑去。这条路通到河边，长不过二十米。他们望见，一只独木船已驶远了，船划得飞快，在水流的冲击下，船偏向下游，离对岸很近了。

霍华德大声咒骂着，把枪举到脸部，仔细地瞄准、射击。子弹大约从逃跑者的身边擦过去了，他扑倒在船中，露出一只手臂和双眼，继续划船。美国佬一次又一次地试着运气，但枪打在船上，却没打着人。船一靠岸，只见那人起身一跃，放弃船只，钻进密林，跑得无影无踪了。

他们打原路回来找克劳迪亚。因为放跑了阿拉那的人，美国佬一路上骂个不停。在空地上，受伤的那一个还在哼哼，声音越来越微弱。克劳迪亚就在那人近旁，她脸色刷白，模样儿都变了。这样一个见过那么多死人的女人，很难想象怎么会对事态如此激动。

原来，她并不是因为害怕死者而变得脸色苍白的。当阿尔基梅德斯和霍华德来到她身边时，她拿起挂在树杈上的衣服给他们看。那是军服的上装，其中有一件镶着中尉的标志。

在衣服袖管的一个彩色国徽上，写着：厄瓜多尔。

霍华德和阿尔基梅德斯不由得怔住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赶紧跑到伤者身边。他靠在一棵树上，脸色灰白，坐在血泊里。由于疼痛，脸部的肌肉在不停地抽搐，很明显，他活不长了。阿尔基梅德斯跪在他旁边，抬起他的头，让他看着自己，紧张地问道：

“你是谁？”

那个人，差不多还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呢，他用迷茫失神的眼睛看着阿尔基梅德斯，一张口，一股鲜血就从嘴角流出来了。

“该死的橡胶主！”他咬着牙说，“该死的橡胶主！你们要为自己的罪行上绞刑架。”

“可你是谁？”阿尔基梅德斯又问，“是厄瓜多尔人吗？”

伤者用头指指他同伴的尸体，喃喃地说：

“那是布伊特龙中尉，我是安德拉代班长。要把你们送上绞刑架！我发誓，秘鲁人。要绞死你们，橡胶主们……”

后来，他说累了，不再做声。一阵剧痛袭来，他紧抓住创口，好象要把那难以忍受的痛苦从那里挖出来似的。

“我们能为他做点什么呢？”自从离开奥拉夫的村庄以来，克劳迪亚第一次开口道。

霍华德摇了摇头。开枪时，他知道该往哪儿打。谁被一颗口径0.38英寸的子弹击中腹部，谁就不会有存活希望，尤其是在这原始森林中，没有一个医生。

他自顾自地在军服口袋里仔细搜寻起证件来。那受伤的人说得一点不错：布伊特龙中尉，安德拉代班长和士兵卡拉斯科，上纳波河巡逻队，受命保护印第安人免遭秘鲁橡胶主的抢掠。

事情已无法挽回，他们只得坐下来，点燃准备就绪的火堆，开始煮只差放上水即可饮用的咖啡……

克劳迪亚把咖啡煮好的时候，那个备下咖啡的人刚刚断气。他们默默地看着死者，对所犯的愚蠢过失悔恨不已。如今，只好尽力把它忘掉，把精力集中到迫在眉睫的事情上来。

霍华德耸耸肩，带着一种听天由命的表情说：

“你不是听到这人讲了：要绞死你们。那个逃走的家伙早跑远了，马上会向厄瓜多尔的军队报警。他把咱们看得清清楚楚：两个男人，一个女人，杀害了一名中尉和一个班长。哪怕咱们躲进地狱，恐怕也会被他们揪出来。”

“或许咱们能比他早赶到特纳，然后，再立即转向基多，当他们想搜查咱们时，咱们早已远走高飞了。”阿尔基梅德斯带着侥幸的心理说。

“别胡说八道！那个人熟知去特纳的道路，而咱们却不清楚。不等咱们到达那里，整个厄瓜多尔东部早就轰动了，并且早就有人在搜寻我们了。”

“如果向他们解释清楚呢？”克劳迪亚问。

霍华德和阿尔基梅德斯一言不发地瞧了瞧她，出于礼貌，他们不想说这是傻话。谁会相信他们的解释呢？退一步说，即便信了，不是死就是长期蹲大牢。几个没有任何证件的外国人，在一个人们仍在为一场失利的战争动感情的国家里，杀害了两名军人，还能指望得到什么好结果！

“咱们得快逃。想活命，就得快逃。”霍华德说。

“但往哪儿逃呢？”阿尔基梅德斯问，“厄瓜多尔是咱们最后的希望。咱们背后是奥卡人，他们不会再理睬咱们了，倒回去的话，迎接咱们的只会是长矛。往纳波河下游去吧，又要碰上阿拉那的人。”

“说不定这倒是唯一的出路：用血与火杀开一条通道，到亚马孙河，再到马瑙斯。阿拉那匪徒们防范的只是往上游逃跑的人，想逃离他们地盘的人，但料不到会有人从相反方向冲来。强渡纳波河，这是我的意见。”

“那将流很多血。”

“重要的是不要流咱们的血。”

阿尔基梅德斯转过身对克劳迪亚说：

“你可以留下来。就说是我们把你抢来的，你逃了出来。人们也许会相信你的话，把你送到基多，这样你就能回加拉加斯去了。”

克劳迪亚没吱声。她沉思着，回过头征求霍华德的意见。霍华德耸了一下肩，不知说什么好。最后，不那么有把握地说：

“如果他们对你一无所知，到还有可能安全脱身。然而，如果象我所想的，谢拉告我们是杀人犯的话，那就复杂了，他们不会轻信你编的那一套，甚至还会叫你一个人来承担我们的全部过错。总之，我不好出主意，这关系到你的生命和前途，必须由你自己作出决定。你权衡一下吧，我们也想想逃出去的办法。”

阿尔基梅德斯明白，美国佬说得有理。于是就与他一起走向河边，去物色便于砍伐并能制作简易木排的树木。正当他俩在奋力干活时，克劳迪亚来了，她身上背着他们留在空地上的所有的东西，以及厄瓜多尔人的粮食、武器、地图和衣服。她把死人的靴子也带来了，以便阿尔基梅德斯和美国佬更换他们破烂不堪的鞋子。只有军装她没有要。

阿尔基梅德斯赶上去帮她一把，把那一堆东西放在河岸边，同时问道：

“你是跟我们走呢，还是留下来？”

“我跟你们走。”

无需再说更多的话了，也没有时间讨论。在这几个月里，他们已经习惯于简单地说话，习惯于把克劳迪亚当作一个男

人看待。

两个小时后，他们做成了木排，把所带的东西全部搁在上面。虽然天色已暗，航行不了多久，但他们还是让木排顺流而下。不久天全黑了，没有拉米罗那双猫眼的有效帮助，他们不敢夜航，唯恐遇上浅滩、旋涡或插在河心的树干。阿尔基梅德斯记得，有一次，一个割胶工黑夜在库里库里阿利河上行船，没留神河中的树木，结果被一棵露出水面米把长的树杈刺穿了胸部。水流的力量竟是如此惊人，那割胶工就象被一支长矛刺中了似地钉在那里。小船冲走了，割胶工的尸体挂在树上。在以后的几天里，出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先是锯鱼吞掉了他的两条腿，然后是鳄鱼吃掉了他的一部分躯体，最后是兀鹫把残剩的一点点全消灭完，余下的骨架则落进了水中。

这天晚上，他们睡得很少也很坏。差不多刚能辨得清河面，他们就起航了。大约九十点钟左右，在河流的弯道口出现了一条独木船，船上有两个模样温顺的印第安人，他们沿着左岸向上游划来。在枪口的威逼下，霍华德命令他们靠拢来。通过手势，他使两个印第安人懂得，他要留下他们的独木船，作为交换，也给他们一支枪，一小把子弹，几件衣服和两双旧靴。印第安人对靴子不屑一顾，但对其他东西倒还满意。事实上，他们也没办法，看来白人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霸占他们的船只。

做好交易，把随身所带的东西全挪到独木船上后，三个人又开始赶路了。很快印第安人就被抛到后面去了，现在他们正撑着那只简易木排与急流进行着搏斗。

第 十 章

第二天，河上开始出现尸体了。沿着整个右岸，在奥卡人占领的那一边，树杈上挂满了死人，里面有白人也有印第安人。尸体上露出一个个长矛扎过的孔。空中的兀鹫围成一圈盘旋着，有不少已经落下来饱食这顿美餐了。绵延数公里的整条河流上，象是在举办这种黑色恶鸟的巨大舞会。

“拉米罗干开了。”霍华德说，“让咱们靠左行驶，我想他们总不会冲出他们的领地来吧！”

船继续往下游行驶，一路上除掉尸体，没有一个活人，仿佛猛然间，森林变成了一个无边的坟场。四周静得出奇，静得令人害怕，连叽喳不停的鹦鹉和闹哄哄的猴子都不见了，就象被眼前的事情吓坏了似的，它们情愿逃跑，或者躲进丛林闭上嘴巴。

阿尔基梅德斯不由得在心底默念，这场屠杀对他们是多么有利哪。整个地区都震撼了，无论是阿拉那匪帮们，还是厄瓜多尔的士兵们，对行动起来的奥卡人比对三个寻找活路的白人逃亡者更加提防。

这天下午，左岸出现了一条宽阔的支流，波涛滚滚地进入纳波河。河口，一个岛屿把激流一切为二。他们打开克劳迪娅从厄瓜多尔军官身上搜来的地图，知道这条是科卡河，它从遥远的安第斯山急速地汹涌而下。可以清晰地辨认出群山在北面地平线上的剪影。

“假如咱们能从这条河逆流而上，到达它的源头的话，就可以翻越安第斯山，一直到达基多了。从地图上看，科卡河头离基多不会超过一百公里。”阿尔基梅德斯说。

“除了发现亚马孙河的西班牙人，谁也没有沿科卡河走过。”霍华德反驳说，“有一次，我在书上读到，在那次远征中，五千名西班牙人死了四千，只有五十个人活着到了这里。虽然此刻咱们离基多不过三百公里路，但要走完它大约要两年时间，而且百分之九十可能会死在途中。”

“可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至少死得痛快些还是可以的。我宁可落入阿拉那，甚至谢拉之手，也不愿在那上游的原始森林里瞎闯了。”

他们继续往前漂行，慢慢地，那长期来寄托着他们希望的安第斯山的影子越来越远地落到后面去了。河岸上，尸体触目可见。有一回，他们好象发现在对岸奥卡人的丛林里，有一队画着脸谱的武士，但是，突然间又消失了。最后，他们才醒悟到，原来那是幻觉。

“只要这张地图没错的话，咱们就快到边境线了。左边会出现阿瓜里科河。”阿尔基梅德斯说，“或许咱们可以从那条河重新到达普图马约河，再在哥伦比亚找到一条出路。”

“说不定厄瓜多尔人正是这样想的呢，他们就在那里等着咱们。你啊，别想入非非了，除掉这条河，没有别路可走。重要的倒是越过边界时别被人看见。大概咱们不得不冒一冒险了，夜里穿过去。这条河看来很宽也很深。”

这样，他们整整航行了一夜。天快放亮时，在右岸的一个高地上，也就是在壁垒森严的奥卡人的土地上，一群草棚子隐隐约约地在黑暗中显出它们的轮廓来，其中有几幢还亮着

灯。上弦月挂在空中，力图以它微弱的光芒冲淡黑暗的夜色。他们悄悄地从边上擦过去。十分钟之后，在一条与纳波河相交的小溪口，可以看到一座孤零零的岗楼耸立着，那就是厄瓜多尔与秘鲁交界处的标志。纳波河仍然是那么宽阔，平静，水量充足，在这种河道上航行没有任何困难。等天边射出第一缕霞光时，汹涌湍急的阿瓜里科河水夹着无数原木和树杈从左岸湍进来了，差一点把独木船逼入绝境。

然而，在最初的危险过去以后，新涌入的急流却对他们变得有利起来，它使河水的流速大大加快，急速地把他们冲离了边境。

现在，他们已摆脱了厄瓜多尔军队的威胁，又回到了亚马孙地区最大的监狱里，向着它的核心——马瑙斯挺进，而本来，他们差一点就可以从这监狱里逃脱了。

在经过一个险滩时，有人从一块岩石背后向他们开了两枪，这使他们确信，他们已在这绿色监狱之中了。然而，由于船速太快，射击者在惊魂未定之际，无法瞄准。他们回头一望，看清了一座草棚和门边的三个人。从草棚的位置和那几个人的慌张的模样可以看出，那是橡胶林里的一个哨所。正如霍华德所料想的那样，岗哨只警惕从下游逆水而上的人逃走，而没留心从上游顺流而下的人冲进来。监狱一向是用来防范里面的人往外逃，而绝不阻拦外面的人自动进来的。

三天后，当 they 从睡梦中醒来时，看到面前有一个肮脏的老头坐在一棵树段上，一边静静地观看他们，一边用一只黑不溜秋的烟斗悠闲地抽着烟。

霍华德立即跳起来，他抽出手枪，对准了老头。那老头面不改色，毫不紧张。

“你是谁？”霍华德问。

“塞瓦斯蒂安。你呢？”

“塞瓦斯蒂安，还有呢？”

那个被问的人显得很吃惊，他用烟斗嘴搔搔脑袋，竭力思索着。

“我就叫塞瓦斯蒂安呀，没别的叫法。”他重复道，“要不就叫我抽烟斗的塞瓦斯蒂安。”

霍华德不耐烦了，见对方对他们不会有什么危险，便收起了武器。

“那好吧，你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要窥探我们？”

“我没窥探你们。同往常一样，早晨我在清理自己的树，到这里碰见了你们。你们应该放个哨。换了别人，早用砍刀把你们砍翻了。”

他说着用手指了指放在身边的割胶工的长砍刀。

“你在替谁干活？”

“这算什么话！当然给阿拉那家族干活罗。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为阿拉那家族干活的。他们是这地方一切东西的主人：橡胶、黄金、巴西核桃、印第安人、白人、船只和炼胶工场……”

“你是奴隶吗？”

“当然了，我是个奴隶。”老人回答，这个问题好象使他感到荒唐透顶，“除了割胶还是割胶，一直到老死为止。”

阿尔基梅德斯开始准备生火做饭了，点火前，他问那个“抽烟斗的”。

“生火会引人注意吗？”

“没问题，他们以为是我在凝胶呢。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你是个巴西人，但这一位是外国人……这里可不是闹着玩儿

的地方，一旦被阿拉那的人碰到，你们就会被抓去割胶，而这姑娘则会被送进伊基托斯的妓院里去。”

于是，他们便把面临的困境向老人直说了，塞瓦斯蒂安沉思片刻，接过克劳迪亚递过来的一杯咖啡，心情沉重地摇着头说：

“唉，我为你们感到遗憾。你们惹出麻烦来了。象我这种老朽，死在原始森林中也就罢了，但你们的日子还长着呢，白白地为阿拉那家族割一辈子胶可太不上算了。”

“我们可不想认命，老爷子。”阿尔基梅德斯说，“我们完全清楚割胶是怎么一回事。”

“从这里到巴西边境，阿拉那家族拥有一千来人，谁也无法闯出去。想强行冲出河去，抵达马瑙斯，起码得有一百个人才行。”

“在你的营地上有多少工人？”阿尔基梅德斯探问。

“三十个左右。”

“看守呢？”

“六个，全都是武装到牙齿的家伙，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下游最近的一个营地里有多少工人？”

“那个营地就大多了，大约有五十个，也许还要多一些。”

“看守呢？”

“至少有十二个，说不定是十五个。”

“假如我们向工人们提供武器，给他们自由，会有多少人跟我们走？”

老人的回答很干脆，仿佛他早已估算过了一样：

“大约会有一半人。如果把看守们杀了，就会有更多的人

壮起胆来。只要离开这鬼地方，这批人也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阿尔基梅德斯向霍华德转过脸去：

“就这办法。到目前为止咱们想到的只是自个儿逃跑，但真正的出路说不定是寻找伙伴一起逃跑呢。这样的话，咱们就不再是弱者了，不再是逃亡者了，相反，咱们会成为强者，可以跟他们对阵。”

“你想搞暴动？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吗？”霍华德问。

“不管怎么说，它绝不会比咱们已经做过的事情更难。”

说完，阿尔基梅德斯又转向老头问：

“你能带我们到营地去吗？”

“这还用说。”塞瓦斯蒂安回答，“可以从一条秘密小道上摸过去。中午后，有两个看守总要到下游的水潭里去钓鲑鱼。这是发动袭击的好机会。”

“怎么样，你肯帮我们忙吗？”

老头坚定地点点头。阿尔基梅德斯再征求美国佬的意见，这一位同样肯定地点了一下头。最后，这无言的问话转向了克劳迪亚，她只是以耸耸肩作为回答。

炼胶工场上暮色苍茫，工头同往常一样观赏着远处河流上的落日。这是个混血儿，肤色白不白，黑不黑，说不准是什么颜色，所以人们称他为“白黑人”。他正在等候割胶工们带着橡胶收工回来，这些橡胶将在这里凝炼，做成一个个橡胶球，放进仓库里，等运输船一到，就把球状的橡胶运往伊基托斯。

这时，匆匆从森林里奔来的老塞瓦斯蒂安把他从沉思中

惊醒了。

“快来哪，白黑人。我在林子里发现了一个女人，半死不活的，还是个白人呢！”

工头傻乎乎地瞧了他一阵：

“一个……白人……”他疑惑地重复道。

“是白人，又年轻又漂亮。”老头毫不含糊地说。

这下“白黑人”跳起来了，朝着草棚喊道：

“莱安德罗！把我的手枪拿来，跟我走。”

莱安德罗走出来，这是个粗野的丑八怪。他俩跟在塞瓦斯蒂安身后朝森林里急行而去。由于走得太快，不到十分钟，便开始出汗了。正当他们张口大骂的时候，塞瓦斯蒂安收住步，往边上一让，指指躺在路中心的一个身体。

克劳迪亚极好地扮演了她的角色，一个在丛林中迷了路的饥饿不堪、筋疲力尽的女人。她被三个男人悬空抬着向营地“白黑人”的草棚走去。后者由于捞到外快而显得异常兴奋。

可是他的欢乐却十分短暂，他刚步入草棚，两支枪口就横在他眼前了。

他一下子没明白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敢喊出声来，因为他感到从背后伸过来一件锋利异常的东西搁到了他的喉咙口。原来，霍华德和阿尔基梅德斯躲在森林边上，看着工头和莱安德罗跟在塞瓦斯蒂安身后走过。有两个守卫果真钓鱼去了，还有两个则在另一间棚屋里忙着准备凝胶用的柴火和容器。因此，他们轻而易举地溜进了“白黑人”的草棚。

他们强迫两个俘虏坐下来。阿尔基梅德斯走到那个混血儿身边，命令道：

“把棚屋里的两个家伙叫过来。”

“白黑人”刚露出拒绝的表情，立即感到搁在喉咙口的砍刀压紧了，一股血沿着胸口流下来。

“快叫！”阿尔基梅德斯又喝道。

“白黑人”拿眼睛往下一瞅，看到鲜血在光溜溜的胸脯上往下流，那鲜红的颜色与自己的皮肤形成了奇异的对比。当血流到隆起的腹部时，被挡住了，不知道往哪儿流好。喉咙口的刀口更宽了，工头不再犹豫了。

“桑乔，独眼龙！”他喊道，“你们过来一下。”

“干什么？”一个声音在远处回答，“我们正忙着呢……”

“我说了，你们过来一下！”混血儿催促道。

于是，传过来一阵咒骂声和渐渐靠近的脚步声。莱安德罗做了个向前探身的动作，张开嘴想喊“当心”，但站在一旁的克劳迪亚手脚更快，一刀就割断了莱安德罗的喉咙。看到这情景，“白黑人”的脸真的变白了，汗也从身上冒了出来。克劳迪亚拼命撑住莱安德罗的身体，以免它倒下来发出声响。阿尔基梅德斯慌忙赶上前去帮助她，他俩扶住尸体，把它平放在地上。然后又转身去对付即将进门的独眼龙和桑乔。

那两位一边走，一边还在议论着备下的干柴够不够一天用的呢。所以，当他们踏进草棚，看到一个同伴倒地身亡，另一个脸色白得如同死人一般时，都怔住了。没等他们反应过来，两支步枪已经顶上了腰眼。这两个人乖乖地被塞住嘴巴，绑了起来。不一会，就同工头一起，躺在莱安德罗的血泊里，成了三个动弹不得的废物。

两个钓鱼的看守回来了，他们连营地都没跨进便一命呜呼了。当时，他们发现哪儿都没有自己伙伴的影子，可能怀

疑到了什么。但还没等他们伸手去摸枪，两颗出其不意的子弹，就从码头的树丛中，向他们的背后飞来。

当工人们开始背着橡胶陆陆续续地回来时，营地已经完全落入外来人的手中。阿尔基梅德斯、霍华德和老塞瓦斯蒂安把全体工人召集到一块空地上，在那里工人们叽叽咕咕地议论着，等待着，想看一看，新局势将给他们带来的到底是好事呢还是坏事。

老塞瓦斯蒂安报告过人都到齐了以后，阿尔基梅德斯站在大草棚的门廊里，开始向大家讲话。虽然，在谢拉的橡胶林里，他向工友们学来的西班牙语不算正确，但让人听懂已经足够了。他那样子就象一位首领在向他的部下发号施令似的。

阿尔基梅德斯先介绍了自己和两个同伴，接着概括地讲到最近一段时间的经历，然后提出了他的计划：举行武装暴动，逐渐汇集大河上下的志愿者，建立起一支队伍，一支足以与阿拉那家族和巴西的老板们相抗衡的队伍。待队伍打到马瑙斯或贝伦城之后，便可以各走各的路了。在战斗中，许多人会死去，这一点在举事前就得想到，但是那些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宁愿冒险而死，也不愿在工头的鞭子下或脚气病的折磨中苟延残喘。

演讲结束时，他指出：

“愿意跟我们走的人，请上前。其余的人留在原地。”

话音刚落，一个人举起手来发问：

“你们拿白黑人、桑乔和独眼龙怎么办？”

“这得由你们自个儿来决定。”

“他们打过我两百多鞭，”那个人说。“我都记着呢，盼望着

有朝一日能清算他们。我可不可以还给他们这么多鞭子？可以的话，我将参加你们的队伍，跟你们一直走到天涯海角。”

“当然可以。”阿尔基梅德斯赞同说。

那个人往前走了几步，站在一旁。另一个立在人群后面的黑人问道：

“我也能用鞭子回击他们吗？”

“毫无疑问，”阿尔基梅德斯回答。“只要他们还受得了……”

黑人也站出来了，跟着他的还有九个人。余下的还在犹豫，要不就是因为吓破了胆。

阿尔基梅德斯想，也许，让他们看到怎样鞭打那些曾长期使他们惧怕的家伙，会更有说服力。于是，他转过头去请霍华德把俘虏带上来。

这几个俘虏走出草棚时，几乎连站都站不住了。他们已经听到外面说的话了，清楚地知道等着他们的是什麼。工头企图乞求阿尔基梅德斯宽恕，他啜泣着说：

“你别这样做，他们会把我们打死的。”

阿尔基梅德斯问塞瓦斯蒂安：

“你在这个营地待了多少年啦？”

“八年。”

“八年间你见过多少人死于鞭笞之下？”

“多得我都记不清了。”老头回答。

阿尔基梅德斯对“白黑人”做了一个命该如此的表情，说：

“世道总有一天是要变的呀。”

然后，又对站在下面的人说：

“把他们交给你们了。”

俘虏们在人群的推搡和拳击下来到受刑柱下。就象在库里库里阿利河和所有其他的营地一样，在中心广场的正中，总是竖着一根这样的柱子。

人们把三个俘虏一个挨着一个，面朝柱子、手搭肩膀地缚在上面，看上去好象他们在谈悄悄话似的。黑人已经找来了那条无数次落在他背上的鞭子，十分庄重地递给他的伙伴：

“你第一个站出来，蛮牛，这荣誉归你。”

那一个，倒真有点象从哥伦比亚草原上来的蛮牛。他往双手吐了一口唾沫，拿起鞭子，发狠地抽在工头的背上。这鞭子很长，落下去，绕着柱子转上一圈，能同时抽到三个人。因此，哭喊声也就此起彼伏。蛮牛一下又一下地抽打着，直到累得浑身汗水淋漓，手臂再也提不起来为止。这时他才把鞭子交给等得不耐烦了的黑人，站在边上，象其他人一样欣赏这场表演。

黑人比哥伦比亚人要强壮有力得多。当他歇下手来时，三个受刑人的背部和臀部几乎没有一块好肉了。他们的衣服早撕成了碎布条，他们的哭喊声也变成了有气无力的哼哼声，其中独眼龙晕死过去了，瘫下来悬在另两个人身上。又上来一个工人接替黑人，就这样一个挨着一个地轮下去，到后来，鞭子抽的已经是尸体了。

这时，阿尔基梅德斯才走过来对那些主意未定的人说：

“你们看清楚了，柱子上绑着的是曾经叫你们胆战心惊的人。假如你们仍留在这里，有一天下场也会跟他们一样。因为只要你割不到胶，就会被打死。但反过来跟我们走呢，起码有一点是可以做到的：死得痛快，一枪便完了。如果运气

好的话，还能得到自由。”

又有五个人看来拿定了主意，走到已站出来的一组人一边。其余的人，还是怯懦地待在原地。于是，阿尔基梅德斯下令，集中营地上所有的粮食和武器，放火烧毁橡胶仓库，并宣布了第二天一早出发的时间，然后让人们回到各自的草棚里去了。这天晚上，霍华德和他一起布上岗哨，以免发生意外。

一夜平安无事，天亮后出发的准备工作就绪了。

在这最后一刻，又有几个人决定加入队伍。阿尔基梅德斯命令两个划手到克劳迪亚、霍华德和他自己乘坐的小船上，其余的人分坐三条船，分别由老塞瓦斯蒂安、莱昂（即那个哥伦比亚蛮牛）和黑人（大伙儿都叫他马提尼克人）指挥。

船下水后，组成了一支小小的船队。阿尔基梅德斯谨慎地让自己的船留在最后，在航行的过程中，始终保持这一队列。这样可以预防任何变节行为，因为说到底，他对这些人还信不过。然而，人们却把他看作头领。在这方面，霍华德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个事实。他对自己同伴的决断感到吃惊，可以说，这个巴西人完全变了个模样，或者说他真正的个性显露出来了。阿尔基梅德斯行动自如，好象他生来就是为了指挥人。他发布命令时，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好象他能洞察别人的内心世界似的。一夜之间，他成了个头头。虽说要不是为了活命，他，阿尔基梅德斯·德·科斯塔，东北人，或许永远只是亚马孙平原老家的一个半文盲和穷小工。但是，在这里，在纳波河，在秘鲁亚马孙地区，他觉醒了，知道除了斗争没有别的出路。尽管美国佬霍华德可能更善于领导这场斗争，但是作为外来人，他滑稽的声调，高大而臃肿的身体，

以及那头红发，都使他无法行使领导权。因为在这块土地上，人们首先需要的是对头儿的惧怕和尊敬。

队伍继续向前挺进，人们的情绪与其说是欢快而乐观，倒不如说是悲壮而忧虑。塞瓦斯蒂安报告，船队已进入另一个橡胶营地的领域之内了。阿尔基梅德斯决定用土耳其人尤苏法基袭击印第安人村寨的办法，在第二天拂晓发动进攻。他把队伍分为两组，一组由他率领，从陆上强攻，另一组由霍华德带队，直接从河中出击。

队伍中有一个人在这营地上干过活，对附近四通八达的小道十分熟悉。他就充当陆上一队的向导。夜里，他们尽量向前推进。第二天，东方刚一露白，队伍就开始运动了。这样，太阳还未露头时，阿尔基梅德斯就发出了进攻的命令。

十五分钟后，他们就成了营地的主人，只有两个人负了轻伤。在阿拉那的人中，五个被击毙，其余的，战战兢兢的，有的光着膀子，有的甚至一丝不挂，被五花大绑地扔在营地中心的大院子里。

东北人对工人们又重新演讲了一遍。由于第二次胜利，他的讲演显得更加有力和自信。如今，长期遭受虐待的奴隶已经不再受人摆布了。起义者的武器弹药也大为增加，阿尔基梅德斯把它们分发给跟随他的人，现在他可以完全信任他们了，他等待着新的一批工人作出自己的决定。一大半人当机立断地加入了起义队伍，他们对自己的新地位感到很自豪，热烈地拥抱着救命恩人们。阿尔基梅德斯下令立即处决阿拉那的人，没有采用上一次的残酷惩罚的方法。他同美国佬商量后认为，让手下人学会凶残，这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从现在起，首要的事情是如何使这批绝望的人，这批多年来没有自

由而刚刚获得自由的人增强纪律性。

为了节省弹药，处决时就简单地一枪打在后脑勺上。行刑前，有几个工人为一个绰号叫“老虎”的人求情，此人身体强壮，面目粗犷。他们为他辩护道，虽然他是个看守，却意外地仁慈和公正，曾不止一次地阻止过对一些工人的残害和施刑。

阿尔基梅德斯同霍华德商议。他们一致认为，这正是使他们的事业具有新的内涵的好机会，使它不再是奴隶的无法无天的行为，而是奴隶求得解放的严肃的行动。为此，他们决定举行一次类似审判的活动，由他俩，加上克劳迪亚、哥伦比亚人莱昂、老塞瓦斯蒂安和马提尼克黑人担任法官，并任命了一个起诉人和一个辩护人。

审判取得了完全的成功，所有的人，都十分认真。在营地中心的大场院里，法官们坐在一张临时设置的桌子后面，听众和证人则聚集在他们的周围。象库里库里阿利河那儿一样，这营地上也有一幢女房，女人们同样兴致勃勃地旁听了审判。

那个叫“老虎”的人，既没显出害怕，也没显出关切的样子，好象他已断定，这一套不过是延迟一下他的刑期而已。他坐在空地的中间，那些为他求情的人走上前来，一个接一个地摆出他们的理由，列举被告做的好事。

然后，三四个割胶工发言要求处死“老虎”，其中一个转过身，露出被“老虎”鞭笞后留在背上的伤疤，形势开始对“老虎”不利了。作为法官席的代言人，阿尔基梅德斯掉转脸来，发问道：

“你对此有什么要说的？这个人的背上，能数出三十多道伤痕来。”

“老虎”没有立即回答，或者说他不想回答。但最后，他还是说道：

“这真是愚蠢透顶，浪费时间。我确实打了这白痴三十鞭，要知道本来工头会打他两百鞭，他骨瘦如柴，完全有可能被打死。至于那些伤疤，如果我下狠心打的话，一鞭子就足以打到他的骨头。”

法官们注视了一下他的手臂，真的，此话看来并不夸大。阿尔基梅德斯还想验证一番，于是，一边让人带上来一个尚未处决的俘虏，一边命令为“老虎”松绑，并递给他一根鞭子。

“你给我打这个人。如果真如你所说的那样，我们就信你了。”阿尔基梅德斯说。

但是，“老虎”拒绝了。

“他当过我的同事，不管是好是坏，我们相处了很长时间。现在我不能打他。”

阿尔基梅德斯不由得喜欢起这个家伙来了，他感到紧随于左右的正应该是这样的人。在霍华德的眼神里，阿尔基梅德斯发现美国佬同他想到一块去了。他低声问霍华德，后者坦白地喃喃道：

“别杀了他。”

东北人同意了。他又对“老虎”说：

“我要饶了你的命，你跟我们干吗？”

“老虎”对这个提议思索起来。也许从阿尔基梅德斯的声调中，他听出了某些真实的成分。

“那还得看着办，”最后他说。“我要想一想。要了解一下你们想干什么，又怎么干。”

阿尔基梅德斯用砍刀背敲了敲桌子，站起来宣布庭审结束。

“本法庭对‘老虎’延期裁决，同意他保释在外。”

一些割胶工欢叫着向空中抛帽子，纷纷对获释的人表示祝贺。接下来，法庭又较快地处理了另一些未了的案子。有的俘虏恳求饶命，要求也给他们一个接受审理的机会，甚至反复发誓，愿投靠东北人，一定忠贞不渝，等等。这些促使更多的工人下定决心参加起义。美国佬和阿尔基梅德斯估计，他们差不多拥有五十个人了，还有二十来支步枪，八支手枪，六七支老式的猎枪，这种枪从枪口装弹药，对于射击的人和被射的人都非常危险。这些人中有六个科凡族印第安人和雍博^①人，他们很快便能搞到弓和箭，以及装毒箭的吹管，这种武器有它特有的长处，不仅能节省弹药，而且用法也很奇妙，用这种武器杀人无声无息，不引人注目。

起义者决定在营地休整一个阶段，以便增强体质，同时把计划制定得更为详尽些。从这里到纳波河和亚马孙河的交汇处，大概不会再有重要的橡胶林和居民点了。阿尔基梅德斯已经意识到，在那条大河边，将会遇到阿拉那的主力，因此每个步骤都必须估算得十分精细才行。

① 雍博人是厄瓜多尔的土著居民。

第十一章

雨季到了。

整个亚马孙河沿岸的人都记得，那一年的三月是本世纪雨水最多的一个月。当地有一句谚语：“纳波河上，半年下雨，半年发洪。”而那一年的三月，雨水之大真可谓是空前绝后。

宣告雨季到来的暴雨是在一天中午下起来的，正如大伙所料想的，到天黑还没有停。夜里，以及第二天也没有停。就这样，差不多象《圣经》里所讲的那样，这场雨足足下了四十天四十夜。

开头，营地变成了一片沼泽，人们在没膝深的水中往来于草棚之间。纳波河水一米一米地往上涨，终于，在一天凌晨，再也分不清哪里是河，哪里是森林了。

水淹没了草棚下高高的柱子，一直涨过铺地的竹板，打湿了居民们的脚。柱子开始吱吱嘎嘎地摇晃起来。

暴雨继续下着，下着，雨水声吞没了一切别的声音。激流夹带着树木、淹死的动物和奥卡武士们挂在河岸边的死人的残体直泻下来。

阿尔基梅德斯与老塞瓦斯蒂安商量。老塞瓦斯蒂安认为雨很快会停止的，但是十五天后，老人也拿不准了。到最后，大家都承认，谁也没见过这样的雨，无法预测这场雨将如何收场。每天一早，人们都站在门口寻找象征着暴雨停息的一丝蓝天，但见到的总是灰蒙蒙的天空。

阿尔基梅德斯召来他的亲信，以及一些在当地生活过很长时间的印第安人和割胶工。

他们在大仓库里，坐在橡胶球上开会。东北人简要地分析了一下形势，如果暴雨仍然按现在这个样子落下去，水流将把营地上为数不多的东西冲得精光。虽然还不至于到这一步，但很快便要没东西吃了。周围的猎物早已逃之夭夭。在咆哮的水流中又无法捕鱼，以前为营地提供鱼类的池塘也淹没在几米深的水中，不见踪影。此外，想在现在冲到纳波河下游去，那简直是自杀。

首先得弄清这大水到底漫溢到何处。派出去侦察的小船到不了远一点的地方，有个爬树好手，曾爬上一棵八十米高的巨大的红斑树，他肯定地说，凡能看得见的地方全是水。或许大水已越出两边河岸各达四十公里宽了。阿尔基梅德斯知道，在汛期，有时洪水可淹没方圆九十公里的土地。当然那是在亚马孙河，那条河来得更宽也更深，两岸的土地也更加平坦。这里，在一条支流上，尽管是象纳波河这样重要的支流，如此大的水确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咱们必须离开这里。”最后，阿尔基梅德斯说。

“是的，但到哪儿去？”

“这就得讨论决定。再下一星期的雨，咱们就会象老鼠似地一个个全淹死。”

“我看只有一个办法，”马提尼克人大胆地提议。“在树顶搭避难棚，等洪水退走。”

“是等洪水退走，还是等你掉下去，等你淹死？不，还是得走！”

“走？说起来容易，往哪儿走？”

“总应该还有没淹没的高地吧。”

“是呀，当然罗，高地……山头。你喜欢的话，还有六千米高的山头呢。但是这山在河的上游，现在谁有本事能在河上航行一米？”

“这附近难道没有高一点的地方吗？”

“据我们所知没有。”

一个科凡族印第安人静悄悄地在一旁听着，这时他举起手说：

“许多年之前，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也有过这么一次大水灾。我记得我那部落不得不逃离家园，到瓦辛加人那里避难。瓦辛加人住在西面的一个大湖上，离这里有三天的路程。那是个小部落，人很凶猛，但只要恳请他们帮助，他们倒也是好客的。如果他们不同意，那就无法接近他们了。因为那个湖简直是树丛和沼泽组成的迷宫，那里面，外来人没有不迷失方向的。虽则遍地长满了橡胶树，阿拉那的人也束手无策。”

“说不定那湖泊也早被淹没了。”

“他们的房子是浮在水面上的，漂来漂去，捕鱼狩猎。那是个水上的游牧民族。”

“他们会欢迎咱们吗？”

“只要咱们赤手空拳去，会欢迎的。”

“这我可不愿意，”哥伦比亚人莱昂说。“我好不容易有了一支反抗橡胶主迫害的枪，我不愿放弃它。”

争论十分激烈。一些人认为只要不淹死，什么条件都可接受。另一些则发誓宁愿爬到树上蹲着，也不放下武器。他们不愿意把自己交给一些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的野人。四

十多年前，他们对科凡人收容救济过，那是真的，但谁敢肯定他们还会这样做，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白人呢？

阿尔基梅德斯打断双方的争论，请大家静下来，他问印第安人：

“你说瓦辛加人的房子是漂浮着的，所以不怕水灾……那么，这房子是用什么造的呢？”

“用轻木，那里多得很。”

“咱们也可以造呀，这里有轻木吗？”

割胶工们摇摇头。这地方有轻木，但数量很少。在目前这种状况下，很难把分散的少量树木收集起来。

阿尔基梅德斯看来还不想放弃建造浮动房屋的设想，只要能用于建造浮动房屋的任何一种树，他都感兴趣。那就是说砍伐合抱大树，清理桎桎杈杈，再把树干锯成段，联结起来。在正常的情况下，这工作本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水深达两米的环境里，却是无法做到的。

阿尔基梅德斯焦虑不安起来：

“不管怎么说，一定得这样做。咱们不能象那些土著人那样地浮起来，就将葬身鱼腹。”

克劳迪亚同往常一样，静静地参加了会议。这时她站起身来，走到会场中间，用手做了个随她来的动作，把大家领到门廊口。在那里她顺手拣起一只橡胶球，二话没说，就扔进水里。球在水面蹦了一下，漂浮着被水流冲远了，它撞在第一棵树上，绕着树转过去，消失在森林里。

“我懂了，”阿尔基梅德斯恶狠狠地说，“我们都是些白痴，没想到可以用橡胶浮起来。但是你完全不必做那么多的戏，可以直说。这种不言不语的愚蠢怪癖我已经受够了。”

克劳迪亚被吓住了，呆呆地看着他，好一阵子不知如何是好，差一点没哭出声来。阿尔基梅德斯回转身，走进仓库里。除了霍华德外，别的人都跟着走了。克劳迪亚默默地询问霍华德，后者理解地说：

“现在，他不一样了。他是头儿，需要大家尊重他。”

霍华德也打算回仓库去，但克劳迪亚把他叫住：

“你也讨厌我了吗？”

美国人转过身来，看了她一会儿，那眼神里，饱含着同情，然后象对待一个小女孩似地说道：

“不，我没有讨厌你，他也同我一样。”

阿尔基梅德斯传令，用尖尖的长木条把大橡胶球穿起来，再把这些长串的“糖葫芦”放到一座草棚底下，然后砍断草棚的柱子。全营地的人都兴趣盎然地观看了实验。当草棚在橡胶球上浮起来的时候，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欢呼声。这办法成功了！仓库里有足够装备八至十座草棚的橡胶球，稍微挤一下，便能容纳下所有的人。

割胶工们得救了，但眼看着自己千辛万苦地从原始森林中采回来的橡胶，眼看着这一大笔到手的财富，仅仅落得当成浮子的地步，可着实感到心疼。就当做压根儿没采到过这批橡胶，或者在最后一刻，阿尔基梅德斯下令把它们焚烧一空了，以此来自我宽慰吧。

草棚漂起来后，工人们缓缓地把这些浮屋撑到一个平稳的水域。这地方远离主河道和激流，又有高大的树木护卫，安全多了。然后再把营地上所有的吊床联接起来，做成一张长网。阿尔基梅德斯让人把网布在两棵大树之间，每天早晨，

好歹可捕到足够大伙吃的鱼了。

到下一个星期，老天好象明白这水上营地能抵御任何不测，无法征服时，就把雨停住了。雨停得那么突然，就象它下起来的时候一样。那是在半夜，习惯于在不断作响的雨声伴随下入睡的人们，猛地被一种突如其来的寂静惊醒了。他们全跑出屋来，看到天上最后几片阴云正在向南飘去，令人难以置信地渐渐露出满天的星斗来。

到天亮，丛林里立即又充满了数不清的各种鸟叫，两只鸚鵡飞过来栖息在最大的一座棚屋的屋顶上，停在那里，直到人们爬上去才飞走。那么长时间以来，人们早就渴望晒一晒他们潮湿发臭的衣服了。整个世界好象都洋溢着欢乐，森林从来也没有这样绿过，这样明亮过。在雨期里，树木不过是雨帘后面模糊不清的斑块，现在它们把全身的光彩和壮丽都显示出来了。树冠上，缀满了色彩绚丽的花朵，停满了难以胜数的鸟儿。在这只有一种声音，即雨声的森林里，又爆发出它所有的喧闹声来。那些刚得到自由的奴隶们，虽然不知道自由能维持多久，但都感到欢欣异常，仿佛新的一天，太阳，会给他们带来向往已久的一切。

洪水迅速地退下去了，河流重新回到它自己的河道上，漂浮的小屋也很快落到地面上，房下是成堆的橡胶球和一片泥沼，房架歪歪扭扭，简直无法居住。

营地恢复了正常的生活，阿尔基梅德斯把人们派出去打猎。这正是获取新鲜肉食的好时机，森林里的动物还没从大水灾中清醒过来，它们走出各自的隐蔽所，还不知道该往哪儿去好呢。

猎人们的运气很不错，差不多刚出发，就派人回来报告，

说发现了一群叫作“温加纳”的野猪。这种野猪的肉在整个亚马孙地区都被人称道不绝，可是它那不可思议的凶残也令人对它望而生畏。

营地立即动员起来。不管道路多泥泞，困难多大，二十个人还是马上向指定的地点赶去。他们开始小心翼翼地向兽群逼近，渐渐地收紧包围圈。

幸亏温加纳野猪既无灵敏的嗅觉也无锐利的视力，它们只能成群结队地生活在密林里，相互保护。事实上，也很少有对手能与之匹敌，连美洲虎和森蚺也不敢向它们发动攻击，怕很快会被公猪那又长又锋利的獠牙撕成碎片。

开始人们顺着猪群的气味，后来又循着它们在烂泥下拱树根找果实吃发出的哼哼声，向野猪靠拢。在进一步接近它们之前，每个人先找好一棵树，以便野猪冲上来时可以爬上树去逃离攻击。一些谨慎的割胶工，还带来了鞋刺和砍刀，以便更容易地爬上任何一棵大树。此刻，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找一棵没有蚂蚁窝，也没有黄蜂窝的树木。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野猪群已近在眼前，毫无提防。阿尔基梅德斯就要下达射击的命令了，这时，哥伦比亚人莱昂发出了一声揪人心肺的喊声，惊恐万状地狂奔乱跑起来。

“猛蜘蛛！猛蜘蛛！……”他喊道，“内格拉^①咬着我啦！”

他发疯似地狂奔着，向兽群扑去。

哥伦比亚人好象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他只是反复地一遍遍地嚎叫：

“内格拉咬着我了！我要死了。内格拉咬着我了！”

^①猛蜘蛛的一种，生南美，有剧毒。

接下来是一派混乱，喊叫声，猪群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和奔跑声交织在一起。当一切平静下来时，有两个人被野猪咬死，其余的人都爬在树上，正战战兢兢地开始滑下来。

有一打左右的野猪死于枪下或伤势沉重。哥伦比亚人莱昂鲜血淋漓地躺在他倒下去的地方呻吟着。当人们围上去时，他还有知觉，他用迷离的目光看着大伙，泣不成声地说：

“内格拉把我杀啦，在我成了自由人的现在，它把我杀了。”

所有的人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们知道，一个人被内格拉所咬意味着什么。在割胶工的行话里，内格拉一直是黑色死神的别称。一只那么小的动物，简直吐上一口唾沫就可以把它杀死，但在它紫黑色的娇小的身躯里却含有如此厉害的毒液，足以把体重达一百公斤的人置于死地。

马提尼克人俯身在“蛮牛”跟前，问：

“你肯定是内格拉咬的吗？”

莱昂用头点了几下，说：

“没错。我清楚地看到它落在这里，我的手臂上，咬了一口，跳到地上跑了。”

他伸出左臂，手臂已经又红又肿，完全不象样了。

“我很遗憾，兄弟。”马提尼克人一面说，一面迅速地在相距不到半米的地方朝他的两眼间开了一枪。“蛮牛”往后一倒，脑袋就象撞在石头上的巴西核桃一样，开了花。

谁也没有说什么。马提尼克人为他朋友做了他能做的唯一最可取的事：缩短难以忍受的痛苦。

阿尔基梅德斯指挥大家拣起死者的武器，扛上猎获的野猪，回营地去了。

第十二章

很久以来，他们没有象该晚那样饱餐一顿。十二头野猪，除了猪皮和骨头外，被吃得一千二净。但是，谁也没有为下一顿而担忧，因为那群野猪有一百多头，营地上的印第安人很容易便会在第二天跟上它们的踪迹，再一次布下新的伏击。

大伙儿全满意足地睡了。第二天一早，正当人们准备再次出发狩猎时，阿隆索·梅希亚斯，就是那个被人称作“老虎”的人，走到阿尔基梅德斯跟前，开门见山地说：

“有两个人乘一条最好的独木船逃走了。他们向阿拉那家族通风报信去啦。”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船和他们两人都不在了。我一直监视着他们。原先这两人曾是密探，一直向工头报告工人们的种种活动。”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是最不便于指控别人的人，况且也没有证据说明他们仍然是密探，所以我只是监视着他们。但是昨天晚上我吃得太多，睡死了。”

“你敢肯定他们向阿拉那家族报信去了吗？”

“绝对没错。此刻他们一心想的是尽快赶到据点，只要做到这一点，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咱们还追得上他们吗？”

“他们挑走了最好的船只，加上河水湍急，明天就可以赶到河口。阿拉那家族的主力就在那里。两天内阿拉那即可召集起三百多人，过一星期从伊基托斯还会开过来同样数量的人。”

“假如咱们马上出发，还能通过河口，进入亚马孙河吗？”

“那两人到了那儿以后，整个据点就会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将用密集的火力封锁河面，只要咱们一露面，就会被打成马蜂窝一般。”

阿尔基梅德斯惴惴不安起来，他得好好思索一下这新的局势。原先他想偷袭据点，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再冲进亚马孙河去，看来这计划不得不放弃了。他对梅希亚斯说：

“谢谢。现在你同其他人一起去打猎吧，什么也别说，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咱们需要给养。注意打一大批野猪来，这对咱们会有用的。”

说完，他就去找他的亲信了，霍华德，老塞瓦斯蒂安和马提尼克人。阿尔基梅德斯把形势向他们摆明了，几个人一起来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

“我感到咱们又要伤脑筋了，”霍华德议论道。“不同的是现在咱们已是五十个人，而不是三个人，这就够那帮家伙忙碌一阵子啦。”

“但是，一旦得知阿拉那已严阵以待，咱们之中的不少人会慌神的。”

“才不会呢，要知道，他们已尝到自由的甜头啦。”

“然而生命的甜头却更大，我不信任他们。”

“迟早得把实情告诉他们，前面要有场恶战了，我们不能

隐瞒到底哪。”

“说不定可以避免打一仗呢，”阿尔基梅德斯打开一张从厄瓜多尔军官那里拿来的地图说，“你们看这里：纳波河在流入亚马孙河前，有好长一段路是与之平行的，大约有五十公里光景，也许还要长一些。这地方最窄，两条河相距不会超过十公里。等咱们到达后，就钻进去，步行穿过这一地段，从亚马孙河的北面，即那些企图消灭咱们的人的背后冒出来。”

大家全扑在地图上，阿尔基梅德斯说得不错，不过他们要突出去的这个地方恰恰处于两河交汇处的阿拉那大据点和伊基托斯中间。霍华德指出了这个问题，阿尔基梅德斯点着头说：

“我已经看到这一点了。然而，假如在他们发现咱们的行动之前，即向下游冲去，便可以乘黑夜越过据点，往下行驶。”

“怎么？往下游去？那船呢？咱们不是早把船留在纳波河了吗？再造起来，要花不少时间哪！”

“咱可以带上船走，穿过密林后再把船放进亚马孙河去。”

其余人全惊愕地面面相觑。马提尼克人第一个起来反对。

“你疯了还是怎么的？”他问道，“这些船重得象死人一样，谁能扛着它们在森林里走？得拖才行……”

“那就拖吧！”

霍华德、塞瓦斯蒂安和马提尼克人都感到困惑不解，他们不知道这个东北人是在开玩笑呢还是当真这么想。霍华德在他的座位上摇晃着，仿佛想探究一下阿尔基梅德斯到底打的什么主意。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决定耐着性子向他朋友表明，他那办法是根本行不通的。

你同我一样知道得很清楚，即使空手一人在这密不透风的森林里钻行，也是苦不堪言的，咱俩一起在森林里走过不少时候，对此是深有体会的。怎么能够想象在那种地方为二十米长、一吨多重的独木船打开一条通道来呢？”

“只不过是十至十五公里路罢了……”

“但也可能是二十或三十公里，咱们并不知道，就算是五公里吧，也是难以想象的。”

“正因为如此，我才这样提议，”阿尔基梅德斯反驳道。“由于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谁也考虑不到咱们会作出此类决定。敌人等着咱们落网，而咱们却从他们背后擦过去了。”

霍华德在凳子上摇晃着，不再争辩了。

“我不同意，”他说，“但我接受大家作出的决定。假如你认为这是条出路的话，咱们就试试吧。”

“我也是这样想的，先干起来再说，行不通，再想别的办法，咱们的处境决不会比现在差。”

这天下午，人们从猎场归来，又带回一大批野猪。阿尔基梅德斯下令，做好一切准备，以便第二天一早启程。他没有向任何人提及他的计划以及有两个人逃跑这件事。命令下达后，他即把自己关进草棚闭门不出了。晚饭他也没出来吃，免得人们发觉他的不安。克劳迪亚给他送去一些猪肋条。自从发生橡胶球事件的那天起，他们一直没单独见过面，在这段时间内，克劳迪亚一步也没有离开她所住的小屋，她关在屋里，独自静听着哗哗的雨水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她把猪肋条放在东北人身边，退了出去。这时，阿尔基梅德斯打了个手势叫住她：

“我对那天的事情深表遗憾，我并不想让你不快，也从未

怀有过这种念头。”

克劳迪亚张开嘴，想说点什么，但阿尔基梅德斯摆了摆手，打断她说：

“不，不用说了，你可以继续象现在这样。我只想让你知道，我喜欢你仍然跟我们在一起。”

说完，他就开始吃起东西来。翌日，天刚放亮，营地上的人便全起来了，船只也都准备停当。阿尔基梅德斯让大家带上所有的猪油和棕榈油。乘着第一缕曙光，队伍登船出发了。纳波河水还是那样混浊而肮脏，不一会儿，营地就越变越小，渐渐地成了一个小点，等船队转过第一道河湾，便什么也瞧不见了。

营地上还留着三十来个人。这些人早已吓破了胆，他们从来没相信过起义有可能取得胜利，宁可等着阿拉那的人到来，继续当奴隶，也不愿去冒险决一死战。女人们和五六个孩子也留在那里。还有那些害脚气病快死的老人，他们认为一切斗争都是无用的，以前，为了同正在把他们拖向坟墓的疾病进行斗争，已经白费了许多时间。

起义者们奋力地划着船，但同时对于将在下游遇到的战斗也越来越感到紧张和不安。

河流猛然向东折转，几乎成为直角，这表示离亚马孙河已经很近了。阿尔基梅德斯密切地注视着河岸，当右边出现一条刚能通过一只独木船的河沟时，他指挥大家组成一队，鱼贯而入。

人们感到奇怪，禁不住纷纷在船上互相探问：“活见鬼，纳波河口已近在眼前，现在这算是什么意思？”东北人要求大家服从命令，别再问了。他一直沉默着，直到小河再也不能航

行了，所有的船只都在河流尽头的石头底上搁浅为止。

于是，阿尔基梅德斯这才把两个逃跑者的事告诉了大家，这件事除了“老虎”外还没有人注意到呢。同时，他也向大家说明了向亚马孙河挺进的计划。

顿时，队伍象炸开了锅。有的人感到受了骗，事先他们并不知道这新的危险；另一些人，他们占大多数，则认为拖着船穿越丛林根本是不可能的。

阿尔基梅德斯耐心地等待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一言不发，让大家争论个够。最后，看来意见不能统一时，他才开口：

“咱们已经上路了，除了走下去，没有别的办法。谁有更好的主意，谁就照自己的主意干。至于我以及跟我走的人，则要横穿这片林地，或许要走六天，或许要走更长的时间，但我们坚信，最终一定能赶到那自由的水域，从那里我们将直达巴西。愿意来的就请来吧！”

他跳下独木船，开始在蔓藤和杂草间向南开辟道路。霍华德、马提尼克人和塞瓦斯蒂安也挥起砍刀。其余人又继续争论了好一阵子，这才一个个勉强跟了上来。

东北人派出四个人，三个印第安人和一个白人，前去探路。然后，再把队伍分成两组：一组负责开通道路，一组担任伐树的工作。砍伐下来的树将作为滚木，底部涂上猪油和棕榈油的独木船就从这些木头上滚动过去。

他们挑选了四只最轻便、结构与大小又容纳得下全体人员的船。当头一百米道路开出来以后，阿尔基梅德斯让大家停下来，回到原地，着手拖第一条船。这确是项艰苦的工作，问题不在于拖不动，而在于速度缓慢。人们不是磕着就是绊

着，经常摔交，很不顺手。看来还是把船两只两只地联起来拖更为方便些。这样一试，果然不错，等一天结束，差不多已向森林深处推进了两公里路了。

整个队伍都累垮了，这天晚上想不让哨兵们支着步枪打瞌睡可困难啦。

次日一早，又接着干。他们对昨天取得的战果感到欢欣鼓舞，决心苦干一场。

中午，探路的人回来了，报告说，他们已走到亚马孙河边，靠近了一个为开往伊基托斯的大轮船提供木柴的码头。

“码头上有船吗？”阿尔基梅德斯问。

“有一条船刚开出港，向下游驶去。船尾的大轮盘威风凛凛地旋转着，烟囱冒着浓烟，好象半条船都烧起来似的！”

“码头上有多少人？”

“大约十来个。在森林里砍柴的工人，还有二十多。”

阿尔基梅德斯向正在伐木开路、奋力拖船的人群转过身去，叫大家停下来。

人们疑惑不解地向东北人身边围过来，问道：

“出什么事了？”

“咱们不需要这些独木船了，咱们将有一艘好得多的大船，一艘能把咱们运到马瑙斯的带轮子的大船。”

“请讲得明白点！”

“事情很清楚：攻打码头，然后夺取靠岸来装柴火的船只。”

人们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议论开了。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个好主意，特别是免了一件苦差事。只有老塞瓦斯蒂安一个人提出了异议：

“这是海盗行为。以后，咱们不仅要与阿拉那家族和橡胶主们斗，还得应付全世界的警察和军队，他们都会向咱们扑来。这样做已经与法律相抵触了。”

阿尔基梅德斯盯着他看，好象没听懂他的话：

“法律？什么法律？自从我被弄进亚马孙河地区以来，除了暴力和凌辱之外，我就没见过什么法律。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虐待我。假如军队和警察允许一小撮家伙为发大财而奴役成千上万的人，那么，他们也得允许咱们变成海盗，以便走出这个地狱。咱们不是为了要抢一条船，也不是为了要杀什么人，而是为了要离开这个地方。”

再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了，塞瓦斯蒂安也不再表示反对。大家经过充分的休息，并吃了一些东西之后，便开始向亚马孙河进发，那四只独木船被遗弃在密林深处。今后，谁要是在旅途中发现这些船只的话，定会感到奇怪，他们是猜不透个中奥秘的。

傍晚，无边无际、雄伟壮阔的亚马孙河就象一个咖啡色的大海出现在人们的眼前，波浪起伏的河水在缓缓地向着东方流动。

阿尔基梅德斯命令队伍停止前进，不准生火做饭，等到第二天清晨再摸近那个小小的码头，一举把它攻占。

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阿尔基梅德斯曾下令尽可能不要伤害码头上的人，因为他们既非阿拉那的人，也不是什么橡胶主，他们不过是可怜的伐木工、政府雇员或航运公司的职工。当五十来个全副武装的人闯入他们的草棚，把他们赶到院子里来时，他们没有进行反抗，顺从地被押进一座远离码

头、深藏于森林之中的仓库里。起义者把他们关起来，门口布上了岗哨。

这码头并不大，使用起来很方便。它由六幢小木屋，一个水上锯木厂，一个伸入河流十米左右的小型泊位所组成。

因为来往的船只定期地向码头供应货物，所以，这群刚走出林莽深处的人想要的东西这里应有尽有。

阿尔基梅德斯和霍华德住进了码头主任的房子，他们派人把主任带来。那是个瘦瘦的、个子高高的秘鲁人。他脸色阴沉，态度坚定。虽然一开始他竭力抗议，拒不合作，但最后还是明白，除了承认现实外别无他法。于是他便回答了阿尔基梅德斯提出的问题，如轮船到达时间、货物供应方式以及码头正常的活动情况等。

情况很简单。在河上往返行驶的大轮船消耗着大量的木柴，特别是在逆流而上时消耗的木柴更多，所以需要不断地在一些供应点补充木柴。这些供应点设置在五千公里长的整条航道上。当轮船靠近一个供应点时，便拉响汽笛，陆地上则升旗作答，表示附近并无蛮族人存在。

轮船靠上码头，装满早已准备好的柴火，留下邮件、货物和极少数到该地来的乘客。整个过程花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一小时。

阿尔基梅德斯想打听下一班轮船什么时候到，是从哪里来的，但那个主任耸耸肩说：

“这可没法知道了。从伊基托斯开出的船往往燃料充足，它们要一直开到佩巴斯，甚至开到哥伦比亚的卡巴略科查和累提西亚为止。但从下游开上来的船大多数是要在此停靠的，至于这些船什么时候到，又是什么样的船，那就无从得知了。”

“船上一般载运什么货物？”

“从伊基托斯下来的船，一律装着橡胶和旅客，而从马瑙斯上来的船则满载着各类商品、乘客和购买橡胶的黄金。”

“黄金？多少黄金？”

“天知道，这要看是什么样的船。”

阿尔基梅德斯对霍华德说：

“咱们不需要从伊基托斯来的船，橡胶对咱们毫无用处，它已经够让咱们讨厌的了。但是开往伊基托斯的船却会带来食品、武器、衣服以及一切咱们用得着的东西……”

“还有黄金。”

“对，还有黄金。然而咱们如果真去碰一碰黄金的话，那就象塞瓦斯蒂安说的那样，成了海盗啦。”

“你无法阻止人们扑向黄金，咱们会有很多麻烦哪……”

“我知道，”东北人说，“黄金向来带来麻烦，但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开它。如果这黄金是用来购买橡胶的，也就是说，是要落入阿拉那家族的腰包的，那么不止一个人会说，抢阿拉那家族的钱算不上抢。”

“我倒并不担心这是算抢还是不算抢，”美国人说，“我一生中抢过多少次了。我担心的是，咱们那群野人一见到黄金，就会互相厮杀。”

阿尔基梅德斯对秘鲁人说：

“您如果同我们合作，那么等第一艘开上来的船一到，我们就走。然而，您必须让你的人老老实实地待着，特别是别跟任何人提起船上的金子。”

秘鲁人回答说懂了，然后在马提尼克人看押下，回到树林中的仓库里去了。

现在只剩下霍华德和阿尔基梅德斯了。美国佬问道：

“你认为咱们保得住这个秘密吗？”

“我也没有数哪。”

“不管怎么说，这些人比阿拉那更需要钱。他们有了钱便可以过一种新的生活，而不必再回到橡胶林中去拼命了。”

“对，咱们要给他们钱，但必须等到最后一刻，等到不会再发生抢夺和谋杀一类事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中有不少人为了一元钱，就能杀死自己的老子。至于谋害同伙，抢夺对方东西，然后在丛林中逃之夭夭，他们全做得出来。”

霍华德站起身，伸了伸腿，声音响亮地打了个哈欠，说：

“好吧，也只能如此了。希望阿拉那的人发现咱们之前，会有一条船到来。”

第二天早上，在码头的一角出现了个死人。这人叫阿吉雷，是个强壮而阴沉的割胶工，第一批起义者中的一个。由于他性格粗鲁，所以很少有人喜欢他。

阿尔基梅德斯一接到通报，便在霍华德陪同下，赶到了现场。尸体横在地上，大概是死后拖来的。在死者的喉部，有一道很深的刀口。

东北人回过身来看看了他的朋友，不需要解释什么，他们便心领神会了。

“把他埋了。”阿尔基梅德斯说。

“就这么完了吗？”一个割胶工问。

“你自个儿愿意的话，就给他做个祷告吧。”阿尔基梅德斯不高兴地说，“还想怎么样？”

“想知道是谁杀了他。”

“那是我的事！”

阿尔基梅德斯和霍华德一起找遍了整个码头，终于在河边找到了克劳迪亚。她坐在一条破船上，出神地望着地平线。

他俩坐到克劳迪亚对面，形成一个滑稽的组合，看上去就象一伙力图把这条破船在陆上划动起来的顽童一样。

东北人开门见山地问：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克劳迪亚耸耸肩，她的表情模棱两可，既可理解为她不知此事，也可理解为她干了此事。

阿尔基梅德斯耐着性子继续问道：

“他想强奸你吗？”

克劳迪亚点了点头。

看来东北人相信了这一点。他思索了好长一阵子，抬起头来征询霍华德的看法，后者露出命该如此的神情，或者说，显出不想卷入此事的模样。

“你不能一个接一个地把所有惹着你的人都杀了。”阿尔基梅德斯指出，“他们是男人，有的人甚至好几年没碰过一个女人啦。”

“让他们别来烦我！”

“让他们别来烦你，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下次你只要喊一声就够了，总会有人在近旁的。”

克劳迪亚又不响了，她望着无边无际的河流，仿佛谈话早已结束了。阿尔基梅德斯和美国佬走出小船，回到码头。路上，东北人对他的朋友说：

“我相信，她还会抹掉胆敢把手放到她身上去的人的脖子。还是别去碰她，不然她杀起人来将比阿拉那的人还要厉

“害。”

阿吉雷的尸体已被人埋掉了。阿尔基梅德斯不想隐瞒事实，他把大伙儿叫拢来，将发生的情况如实相告。然后，他以这样一段话作为结束：

“谁想靠近这个姑娘，就得知道等着他的是什么东西。假如她没能干掉这个人，那么就由我来替她完成。懂了吗？”

马提尼克黑人用头朝着坟堆示意说：

“这很清楚，头儿，很清楚……”

两天后，马拉若岛号轮船在下游的水平线上出现了。这是艘秀长的三层楼轮船，一座高高的烟囱喷吐着长龙似的浓烟，船身漆成红白色，船尾滚动着一只巨大的转轮，在亚马孙河上激起层层混浊的黄色水雾。这是条十分漂亮的船，对那些在岸边等待着它的人来说，更是一辈子从未见过的最好看的船。

轮船缓缓地向河岸靠拢过来，在离岸五百米左右处，它拉响了汽笛。马提尼克人在码头中心的旗杆上升起了旗子，马拉若岛号稳稳地停泊在小小的栈桥旁。

船刚停稳，割胶工们就扛着沉重的树干和木柴登上船舷。他们同以前的码头工没有两样，不过在他们的衬衣底下，却藏着手枪，在柴火堆里，夹着步枪。

马提尼克人带领一个小组直扑机器房，塞瓦斯蒂安和他的手下人控制甲板，阿尔基梅德斯、霍华德和“老虎”阿隆索·梅希亚斯向驾驶室冲去。

他们手执武器闯进驾驶室，二副见此情景即刻向挂在墙上的长枪扑去，但是还没等他摸到枪，霍华德便一枪把他撂

倒了。

船长是一个名叫拉蒂根的镇静的英国人，他一动也没动，在他看来，仿佛袭击是某种自然的、符合逻辑的事，他早已在等着了。只要他的船只、水手们和旅客们免遭更大的危害，他随时准备合作。

对安分守己的人，阿尔基梅德斯保证他们的安全，但他对船上的货物却不作同样的保证，因为许多东西正是起义者所必需的。

“有海盗行为的人会处以绞刑，而你们干的就是海盗行为。”船长提醒道。

“那是在公海上，”东北人反驳道，“而这里是河流，不存在这条法律。我们的行动才是法律，现在，我命令，装足燃料，掉转船头，全速驶往巴西。”

“我的目的地是伊基托斯。”

“现在可不是了。你此刻的使命是不惜一切代价把我们带出秘鲁。”

“那起码总得让我把旅客放下船，让下一趟班轮将他们送到伊基托斯去。”

“只允许老人和孩子下船。其余人作为人质，以防不测。现在你努力吧，船越早开航越好。”

马提尼克人和塞瓦斯蒂安毫无困难地占领了船只的其他部分。从最后一名司炉工到头等舱的旅客，所有的人都脸色苍白、浑身发颤，集中在大厅里。阿尔基梅德斯跳上钢琴，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讲明当前的局势。演说结束时，他要求大家，如果发现他有人有抢劫和欺压旅客等不轨行为，都可以向他报告，以便对其惩罚。霍华德把他的话翻译给外国

人听，特别是给船上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听。

一小时后，马拉若岛号装足了木柴，在原地转了个圈，往下游开航，朝着巴西驶去。

暮霭降临，克劳迪亚靠在最高层甲板的栏杆上，凝望着向水平线落下去的夕阳、平静的河面和船尾搅动着河水的巨大的转轮。

突然，她背后响起了一个陌生的声音。

“克劳迪亚……”

她转过身来，惊奇地看到一个十分英俊的旅客，倚靠在通向大厅的门框上。

“我观察了您一整天，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那个陌生人说，“现在，我走近了一看，才敢认。”

克劳迪亚没有回答，但也觉得好奇。那张脸使她想起了什么，她竭力思索着，然而想不起来了。陌生人仿佛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便说：

“您想不起我了吧？马里奥·布恩迪亚。我父亲在您那条街的街角开了一爿皮鞋店，每天早晨您去望弥撒时，我都看着您从店门前走过。”

往事朦朦胧胧地在克劳迪亚的脑海浮起。

“是的，”最后，她承认道，“我记起布恩迪亚家的鞋店了，记起你站在门口的模样，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八年。”

“只有八年吗？好象数不清有多少年了。”

“您在这群人中间干什么？我简直不能相信，克劳迪亚·迪亚斯·苏克雷，加拉加斯城最受人青睐的姑娘，竟然会在一帮海盗之中。”

“这话说起来就长啦……他们不是海盗，是寻求自由的奴隶。”

“奴隶？我听人说起过这种事，但总以为那是夸大其词，当真有什么奴隶吗？”

“我就曾经是奴隶。那里，您正对面的河岸边，便是密密层层的原始森林，有成千上万的奴隶在里面卖命。虽然，您站在这艘在河里行驶的船上，您却无法相信这个事实。您在这里干什么？到哪里去？”

“我在旅行。”布恩迪亚走近栏杆，点燃一支长长的香烟回答，“旅行就是我的职业。我从伦敦到伊基托斯，从纽约到巴拿马，或者从旧金山到香港，视机遇而定。而现在机遇在这里，在亚马孙河上，这里钱财如流水，橡胶主们喜欢在牌桌上花掉它们。”

“您是赌手？”

“是的，也可以这样叫吧。我帮助旅客们在旅途中开开心心地度过漫长的时日，同时，赢他们的钱。当然，我同样也给他们赢我的钱的机会。”

“您怎么会从加拉加斯的皮鞋店走到这一步的呢？”

“您也怎么会成为亚马孙原始森林里的女奴隶的呢？据我看，在这些年里，生活已经使咱们大大地变样了。”

克劳迪亚没有回答，她又转向河流，长久地凝望着正在林中消逝的最后一抹阳光。末了，她轻声地答道：

“是的，咱们已经大大地变样了……您没有回加拉加斯去过吗？”

“去年回去过一次。”

“加拉加斯怎么样？”

“依然如故：还是那么漂亮，那么小巧，又那么乏味。有一天我看见您母亲走过，她到教堂去，穿一身黑衣服。别人告诉我，她是在为您服丧。大家都以为您在圭亚那，在博利瓦尔城附近死了。”

“他们在那里杀死了我的丈夫。那么我父亲呢？您没见到他吗？”

“没有，听说他病了。您的死讯对他影响极大，摧残了他的健康，他已经不能出门了。我深感遗憾，因为他是一位绅士，一位好顾客。每次他来定做一双鞋时，总要给我一个‘梅迪欧’^①，那个时候，一个梅迪欧对我来说可是一大笔钱呀！”

“您家里怎样？”

“他们全很好……只是责备我成了一个赌徒，认为总有一天我会背后挨上一枪而死，或者被输给我钱的人拿刀子捅死，不过他们早打消了劝我回到正路上来的念头了。”

“您喜欢这种生活吗？”

“比出售鞋子要好得多，它让我认识了世界。我可以一天之中成为百万富翁，而第二天又一贫如洗；我也可以在这星期住进伦敦最好的一家饭店，而在下星期却又露宿街头，当掉衣服以换得一段香肠充饥。这既不比另一种生活坏，也不比另一种生活好。”

克劳迪亚望着河水又陷入沉默。她力图想象一下这个马里奥·布恩迪亚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她记得他曾是个怕羞的小伙子，穿着条短裤，露出两条修长而多毛的腿，当自己经过他家门口时，他总要斜着眼偷偷地看上一眼，好象迪亚

① 梅迪欧，委内瑞拉古钱币。

斯·苏克雷家的独生女，对当鞋匠的他来说是位高不可攀的人物。有时候家里仆人不够，母亲就派人带口信叫他来帮忙。有一天，是克劳迪亚的生日，他曾来帮助接待过客人。那个勤快、内向的青年与现在的他判若两人了，他变得性格坚定了。克劳迪亚斜睨了他一眼，暗暗思忖：他还很吸引人呢，虽然弄不清这是由于他故作风雅呢，还是因为确实长得漂亮，长期与衣衫褴褛的割胶工们混在一起，已使克劳迪亚失去了正视男人的习惯。

布恩迪亚呢，正象他知道自己在被对方审视一样，可懂得等待。马里奥·布恩迪亚有对付女人的丰富经验，他能猜到对方在想什么。事实上，作为一个赌场老手，他所有的本事就在于洞察对手的思想，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他同样利用了这一时机回忆起过去的岁月。那时候他不过是一个偷偷地爱着克劳迪亚·迪亚斯·苏克雷的穷小子，尽管他们年龄相仿，但无法相爱，因为她只是一个被富家子弟所追求的女子，那些人渴望着她的手，也渴望着她父亲在阿维拉山坡上的咖啡园。当他得知克劳迪亚结婚的消息时，他已应招当了一条船上的帮厨，这条船跑伦敦——纽约——巴拿马的航线，他远离了乡土。如今，想起接到那封通知他少年时代的爱情已归属他人的书信，想起那一天的悲痛心情，他不由得微笑了。

那个夜晚，他独自一人在统舱肮脏的板床上失声痛哭。这一切已过去很长时间了。现在，当他以为她早已亡故的时候，她却出现在这里，疲惫、苍老，脸上留着一种无法想象的痛苦所造成的痕迹。

他打破寂静问道：

“原始森林是怎么样的？”

“原始森林？”

“是呀，就是那个您刚走出来的世界，那个眼前还看得见的世界……”

克劳迪亚沉思了一会儿，最后耸耸肩说：

“我也不知道。在那里我瞎逛了几个月，但是却无法把它说清。我只记得恐惧、阴影、水、蔓藤……还有永无尽头的疲乏。”

“有野兽吗？”

“野兽？有，那就是我们，力图活命的野兽。还有沼泽。到处都是黑暗，潮湿，寒冷……”

“在亚马孙还会冷？”

“是的，说起来令人奇怪……天气炎热异常，但我们从未见到过太阳，一切都陷于黑暗之中，只感到寒冷难当。害怕就是冷哪！”

“现在什么都过去了，很快您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家里，回到加拉加斯。”

“不，我不相信还能见到加拉加斯。”

“为什么您要这样说？难道您不想回去吗？”

“回去！这是我在世上唯一期望的东西。但是我回不去，我已预感到了，回不去……”

“您不该这么说……您仍然被过去的事激动着，应该让自己树立起这样一个信念来：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您不是在原始森林中了，而是在一艘现代化的舒适的轮船上，周围簇拥着文明的人。”

“文明的人？是这些家伙吗？是会杀死自己亲生母亲的绝

望的割胶工、小偷、凶手、强奸犯……您至今还不明白吗？”

“那个头儿，阿尔基梅德斯，好象是个好人……还有另一个，那个红头发。”

“那只是两个，另外呢，还有五十个。也是杀人犯。杀呀！杀呀！杀呀……”

布恩迪亚被克劳迪亚话音中那仇恨的语调震惊了。

“我以为他们是您的朋友呢……”他怯懦地说。

“我的朋友？那么那个夜晚他们在哪？”

“哪个夜晚？”

克劳迪亚紧紧地盯着马里奥·布恩迪亚，好象为他不知道她所说的事而感到惊讶。

“那个夜晚，”她喃喃道，“那个夜晚……”

阿尔基梅德斯和美国佬强迫拉蒂根船长打开船上的保险箱，果然如秘鲁人所说，保险箱内装满了准备支付给阿拉那家族的金币。

东北人抓起一张桌布，除了在箱子内留下五六个金币外，把其余的全部倒出，包起来藏在船长的床铺底下。

“谁也不会到那下面去找什么的。”他说，“等起义结束后，再分给我的人，但是此刻，最好还是别让他们知道。您，船长，假如希望船上太平无事，希望我的人别因这金币而大开杀戒，那就请闭上您的嘴。”

“我懂……”

“那就好。唯一能救您驾的是我的权威和霍华德的威严。有了这金币，威严和权威都不管用了。”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的话，是马提尼克黑人，他大惊失

色地出现在门口，直截了当地说：

“老塞瓦斯蒂安这个大傻瓜，前几天光着身子在河里洗澡，一条‘坎迪鲁’钻进了他身体内。现在他很糟糕，象杀猪似地嚎叫着。如果不快想个办法，他要死了。”

阿尔基梅德斯不禁咒骂了一声。“坎迪鲁”是一种细微的水生物，它喜欢钻进在河中洗澡的人或动物的生殖器内，给受害者造成难以名状的疼痛。

不可理解的是一个富有经验的老割胶工怎么会犯这样一个错误，光着身子去洗澡。

阿尔基梅德斯问船长，船上可有医生，回答是否定的。他们一起去看望老头，老头正疼得嗷嗷直叫，“老虎”和另一个割胶工在竭力宽慰他，但塞瓦斯蒂安咆哮着，咒骂着世界，特别是咒骂着自己。他一声惨叫，倒了下去，失去了知觉。

第十三章

天渐渐透亮了，左岸出现了纳波河宽阔的河口。

“老虎”梅希亚斯叫醒了阿尔基梅德斯，把两河交汇处的一个点指给他看，看得出来那里有一群草棚。

“那是阿拉那的营地，他们一定还在候着咱们呢。”

“想不到现在咱们却在他们的背后出现了。”

接着，“老虎”又指了指一个巨大的浮动仓库，它离其他草棚大约有一百米左右。

“那是橡胶仓库。从纳波河及它的支流地区采集来的橡胶全储藏在那里，一年一次用船运往伦敦。大概有上万磅了。又该发大财啦！”

马拉若岛号继续向营地靠近，营地上的情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甚至能辨认出懒洋洋的岗哨和早起的女人，她们在太阳直射下来之前便开始在河中洗衣服了。

亚马孙河的水位很高，差不多要淹到草棚底了，所以那些洗衣妇不必走出门廊，俯身即可触到水面。村子建造在离河岸二十米的陆地上，高高的木柱子支撑着座座草棚，如今这里可变成了一个水寨，从一幢房子到另一幢房子，必须使用跳板或手划船才行。

阿尔基梅德斯一声不吭地眺望着，看来正在下决心。

“通知所有人，”他下令道，“把船长也叫醒，我要他们在五分钟后到驾驶室集中。”

梅希亚斯容光焕发，急匆匆地走了出去，仿佛他早就等待着这道命令了。五分钟后，所有的割胶工，拉蒂根船长以及水手们，都赶来听取阿尔基梅德斯的指示。

阿尔基梅德斯用异常简洁的语言，清楚而准确地指出每个人该做的事情。船长意欲反对，但东北人把他交给马提尼克人，仅仅讲了一句话：

“留心，按我的话做。”

“没问题，头儿。”黑人回答，“没问题……”

几分钟以后，马拉若岛号悄悄地转向左舷，船头直指阿拉那的营地，明显地加快了航速。

随着轮船越来越驶近营地，草棚也显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村中的生活情景也历历在目，岗哨们和洗衣妇的面容更是看得一清二楚。

开头，那些人扬起脸，不怎么在意地望着渐渐靠拢的轮船。然后，他们的表情渐渐地变了。当发现轮船是冲着营地开来的，他们惊慌了，乱了手脚。女人们开始喊叫、奔跑，男人们扣动了扳机，整个村庄乱作一团。与此同时，马拉若岛号，高大，威武，它快速地呼啸着，象席卷河面的暴风一样冲向脆弱的水上草棚，如同收割机卷麦秆似地开始扫荡、摧毁那些房子。巨大的尾轮把木片、家具的残片和人卷进去，然后把他们象抛橡胶球似的抛向天空。

这真是一幅可怖的图景。轮船一次次倒退，以使用更大的力量重新向前冲击。每一次冲击，就把一片草棚从河面上扫除掉。独木船纷纷下沉，从睡梦中猛然惊醒的阿拉那的匪徒们尖叫着落入水中。

扫荡完毕后，马拉若岛号驶近橡胶仓库，人们站在甲板

上把火炬一个个飞过去，很快大批等待装运的橡胶便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堆，向天空升腾起一股浓浓的黑烟。

轮船又平静地向下游驶去，阿尔基梅德斯走上驾驶室，微笑着对船长说：

“您看您的船不是完好无损吗？只不过在船头有点小擦伤，两侧剥落了一些油漆而已。”

“这是一次屠杀……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野蛮的行径。”

“他们武装到牙齿，在那里等着我们，以为我们一定会从纳波河上冲下来，好把我们杀个措手不及……我们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

“可是那里面有妇女呀！”

“少数几个肮脏的婊子而已……如果有可能，我也不想伤害她们，但我们没时间向她们献殷勤了……阿拉那家族将很长时间忘不了我们……很长时间！”

阿尔基梅德斯走出甲板，他的部下齐声向他欢呼，但东北人叫大家静下来，他说：

“没有什么可激动的，不会每一次都这么顺利……积蓄力量，准备战斗吧……现在，你们到货舱去，要什么就拿什么……”

人们呼叫着，吵吵嚷嚷地涌向通往货舱的梯子，但阿尔基梅德斯赶上前拦住他们。

“每个人不准多拿，够用为止！”他喝道，“我不希望出现抢夺和争斗的现象，特别是不准动一动旅客的东西。”

接着，他请霍华德、马提尼克人和阿隆索·梅希亚斯负责执行他的命令。说完，回到驾驶室，与船长待在一起。

总的说来，衣服和武器的分配进行得较有秩序，虽然，不

时地有一些无法避免的争吵，这都由霍华德解决了。应该认为情况良好。但是过了一会，一个水手来告诉船长，在一间头等舱内，听到了一些可疑的声音，住在隔壁客舱的一位旅客肯定地说听到了喊叫声。

阿尔基梅德斯和船长迅速赶到出事地点。只见舱门紧闭着，一些旅客挤在过道上，大家都显得神色紧张。

“谁住在这个房间？”船长问一个仆役。

“一位太太和她的女儿，她们从法国回伊基托斯去，几乎从来不到甲板上来，也不上餐厅就餐。”

船长扬了扬眉，敲门道：

“太太，能否请您把门打开？”

没有回答，但是听得到里面有脚步声和压低嗓门的说话声。船长再次敲门，还是没有回音，阿尔基梅德斯上前轻轻地推开船长，使劲敲击舱门：

“开门！不管是谁……不开的话，我要砸门了。”

一阵沉默后，一个嘶哑的嗓门叫起来：

“别找麻烦，东北人！这不干你的事。我们有权享受一下。”

阿尔基梅德斯脸色发白了，他使劲咬着牙，又喊了一遍：

“开门！我给你一分钟时间。”

“那你进来！进来找我们吧！”那声音反驳道，阿尔基梅德斯听出这是他手下的一个人。

于是，他一边叫船长和旅客们往后靠，一边拔出手枪。正在这时，霍华德也被喧闹声吸引过来了，阿尔基梅德斯把事情告诉他，美国佬握紧武器，点着头说：

“好，咱们就进去找他们。”

他对准门锁开了几枪，门锁被打碎了，他又一脚踢开舱门，里面射出来三颗子弹，然而美国佬和阿尔基梅德斯早已闪到门框两边了，他们等了一会儿，阿尔基梅德斯喊道：

“还是痛痛快快地出来吧！”

“你进来，狗东西！”里面的人骂道。

美国佬打了个手势，表明一切就绪，两个人同时冲进舱内。里边共有三个人，只有一个在霍华德打死他之前来得及扣动扳机，其余两个丢下武器，举起了手。姑娘已被轮奸了。

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阿尔基梅德斯就下令所有的人——水手、旅客以及他的部下，全部集中到甲板上。然后，把在押的两个人带上来，二话没说就把他俩扔进了河中，河水立刻把两人吞没了。阿尔基梅德斯这才转过身来对他的手下人说：

“凡是杀人、强奸、偷盗或违反我命令的，下场将同他们一样。明白了吗？”

人群解散了，三三两两地议论着离开了甲板。

马里奥·布恩迪亚乘机走近克劳迪亚，她正望着两个割胶工消失的那一处的河面。

“您朋友的做法真够粗野的，是吗？”

克劳迪亚盯了他一眼，摇了摇头答道：

“绝对不是！处死的方法太简单了。换了我的话，要让他们受一个星期的折磨后再死。”

布恩迪亚惊呆了，这从他的语调里就可以听出来：

“强奸不该判死罪呀。”

“这种法律一定不是由一个被强奸的女人制定的。”克劳迪亚愤愤地说。

布恩迪亚弄得尴尬万分，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两个人陷入了沉默，观看着渺无边际、水天相连的远方。还是她重新开口道：

“知道吗？我在马瑙斯住过两年。那座城市离亚马孙河只有二十公里，但我从未见过这条河。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它。在这条河上航行的时间越长，我就越不敢相信它是条河。您认为它有多宽？”

布恩迪亚耸了一下肩膀，努力估算道：

“大概有二十公里，或许还要宽些。亚马孙河最宽的地方，据说超过七十公里，连河岸也望不见。您可以想到，它象个海。”

“一个没有波涛也没有风暴的大海，然而它害死的人却比最险恶的大洋还要多。罪恶的根源全在于橡胶。”

“如果不是因为橡胶，这一带丛林仍然会处于石器时代，而哪一天橡胶一旦耗尽，它又会回复到那种状态中去：一个无边的绿色荒漠，那里面，一小群裸体的野人游荡着，互相杀戮。”

克劳迪亚正想回答，又忍住了。然后，她请求道：

“给我讲讲加拉加斯吧。”

“加拉加斯？要我给您说什么呢？”

一小时后，当阿尔基梅德斯在去驾驶室的途中路过那里时，他仍在讲加拉加斯。克劳迪亚的脸上有着一一种异样的激情。东北人不由得感到，某种奇怪的东西在自己的内心搅动，不知道是因为看到她变了样而高兴呢，还是因为醋意？一个外来人在几天之内即取得了无论是霍华德还是他在几个月之中都无法取得的成功。有时候，他曾自问，对克劳迪亚有

过什么感情吗？但一次也没答出来过。在另一种情况下，也许自己会爱上她，因为她是他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最杰出的女性。但是，在看到她被谢拉的人蹂躏，甚至几乎被撕碎的情景之后，同情压倒了感情。阿尔基梅德斯已经习惯于把她看作一个无力自卫的人，一个需要拯救的人。然而，她显露出来的残忍，她毫无恻隐之心地杀人，又与自己保护她的愿望发生了强烈的抵触。

现在，那个马里奥·布恩迪亚就象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地出现了，阿尔基梅德斯一点也不喜欢他那赌徒的身分和衣着讲究的外表。对加拉加斯和幸福童年的回忆是克劳迪亚最需要的——这一点阿尔基梅德斯和霍华德早已知道了，也许这个赌棍会自告奋勇地陪她到委内瑞拉去。阿尔基梅德斯相信，时间一到，可以说服他，当然这得往那赌棍的手上放一些金币。应该说有一部分金币本来也是属于克劳迪亚的，她吃橡胶主的苦比任何人都多。

几个黑影在船头跳跃，把阿尔基梅德斯从沉思中惊醒过来。

“海豚！”

他撑着胳膊在船舷边观赏。这条河上，海豚也被叫作“博托”，他一向很喜欢这种动物，在远离大海的丛林深处，并不多见。但有一次，在库里库里阿利河，他偶尔见到过一条。记得一个印第安人说，有时候，这些“博托”在晚上会变成漂亮的女人，走出水面与人相爱。等它们达到目的，等人们毫无提防地躺在它们怀里的时候，却猛然跳进河里，把人淹死。同样亚马孙地区的传说也讲到：每当杀掉一条海豚，便有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会死去。

“博托”与轮船玩腻了，向上游游去。阿尔基梅德斯走进驾驶室，里面霍华德正在与船长用英语对话。他听了一会，虽然一点也不懂，但还是很喜欢英语的声音。这种奇怪的语言与他的母语是那么不同，与他大多数部下讲的西班牙语也无共同之处。最后，霍华德对他说：

“船长肯定，橡胶贸易很快要在亚马孙停止了。”

阿尔基梅德斯不解地瞧着他们。他的目光从这个身上转到那个身上，想弄明白某种超过他理解能力的东西。霍华德回头对船长说：

“给他讲一讲吧！”

船长犹豫不定，最后不大情愿地咕哝道：

“我不喜欢这消息流传开来。假如得知我和这件事有关，我的日子就难过了。”

“阿尔基梅德斯什么也不会说的，象我一样。喂，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这种大规模的罪恶的橡胶贸易将完蛋了，再也不会会有奴隶，再也不会会有奴隶买卖，再也不会会有死亡了。”

“是的，”船长赞同道，“金子将不再流动，人们将抛弃橡胶林，玛瑙斯也将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它将再度回复到破落村镇的地位。但是，也有可能这只是个梦，永远也不会实现。”

“能具体地告诉我吗？”阿尔基梅德斯不耐烦地说，“你们到底在讲什么呀？”

“我在给您朋友讲，几年前，当我正式决定在这条河上谋生之前，我帮过一个圣塔仑的英国人的忙，他叫亨利·威克姆，帮他从这个国家运出去三麻袋橡胶树种。这种事本当受到严惩，但我认识贝伦的几个海关官员，他们接受了我的贿

赂。我们把树种带到伦敦，一位植物学家把它们引种在一个花圃里，我就回来了。后来我得知，他们又把植株移栽到马来亚的英国领地里，看来，树木在那里长得挺好。不象这个地方，橡胶树是零零散散的，在马来亚巨大的种植园里，它们一棵挨着一棵排列成行，不存在寻树和运输的问题。加之土地肥沃，如果保持眼下的长势，很快便会生产出比这里多得多的橡胶来。”

“这话若是真的，那就太妙了。”阿尔基梅德斯慨叹道，“也许消灭这万恶的橡胶交易也只有此法。真想看看谢拉、阿拉那、萨尔达尼亚和埃切巴里亚结果会怎么样呢……”

“我不相信这对那些家伙会有多大的影响，”霍华德说，“那里的橡胶要构成对亚马孙地区的威胁还得好多年呢，而在这段时间里，谢拉、阿拉那和埃切巴里亚早发大财了，钱多得不知怎么花才好。所以，解决的办法还是现在就消灭他们。”

“为什么？即使他们死了，又会冒出另一批人来。消灭这种交易的唯一办法是马瑙斯的崩溃，金钱不再流动，人们四散离去。”阿尔基梅德斯微笑着，好象沉湎在某种令人神往的想象中。“如果真会这样，我一定到马瑙斯去定居，我愿老死在那里，亲眼看看这该诅咒的城市怎样一点点消亡。让丛林把它吞噬掉，让美洲虎和毒蛇将它重新占领。”

“那你得活上一百岁。”

“或许这才是值得如此长命的理由呢。”

第十四章

这天晚上，马拉若岛号全船熄灯，悄不出声地通过了边境线，把哥伦比亚的累提西亚城的万家灯火留在左边，迎向右岸的巴西本雅敏孔斯坦特城。黎明时分，船已在巴西境内航行了。虽然可以肯定这里也在搜寻他们，但是起义者们还是感到安全多了。

对于没有见到过亚马孙河的人来说，亚马孙河宽得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它越来越宽阔，越来越深邃，已经成为一个无边的、单调乏味的海洋了。

连续数小时看到的只是天空、水和远处的丛林，人们都感到厌烦了，无所事事使他们心绪不宁。老塞瓦斯蒂安慢慢地恢复过来了，阿尔基梅德斯经常去探望他。一次，当他走下船舱时，发现里面聚集着好几个手下人，其中马提尼克黑人看来是为首的。东北人一跨入舱内，立刻出现了一阵异常的寂静，这不能不使他警觉起来。

“怎么回事？搞什么阴谋啊？”

“不是什么阴谋，我们在设想，事情将如何结束。”马提尼克人回答。

“这你们早知道了，到贝伦，便各走各的路，各碰各的运气。”

“运气！”一个人重复道，“这不过是我们拥有的唯一东西罢了……但是靠运气又能做些什么？到头来还不是落得一身

债务，不得不重返橡胶林受苦。”

“那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了。我只答应过你们走出纳波河，还给你们自由。”

“河上往来的这些船都装满了金子、橡胶和货物。为什么咱们就不能去把它们夺来呢？”

“因为那是海盗行为。”

“海盗行为又怎么样？”马提尼克人问，“这些船上的东西是属于咱们的，属于咱们和其他许多在丛林中丢了命的割胶工。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会团结在咱们周围，咱们会成为国王，成为亚马孙河的主人。咱们可以把船藏在普鲁斯河的任何一条支流里，谁也找不到它。”

“那么拿乘客和船员们怎么办呢？”

“可以让乘客在随便哪个地方下船，但船员必须留下来，他们得驾驶船只。”

“是几个连航行知识都不懂的海盗哪！假如在紧急关头，船员们停掉了机器，那怎么办？”

“把他们杀了。”

“一旦他们全死了，畜生！谁再来开船？要成为海盗，首先就得懂开船。”

“有霍华德和你就不同了，你们很快会学会开这劳什子的。你仍然是个头。”

当阿尔基梅德斯把这一席话告诉霍华德听后，后者哈哈大笑起来：

“海盗！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只有海盗我还没当过。有这种经历也不错嘛，但不是在这条河上。我期望的是走出这原始森林，走得远远的，到加拿大去，那里或许没有人会追踪我，

我可以在雪地上自在地打个滚。出了那么多汗后，尝一尝寒冷的滋味太妙了。你呢？真去当海盗？”

阿尔基梅德斯摇摇头。

“我给你讲过了：如果船长说的话当真，我就要到马瑞斯去定居，看它如何毁灭。”

“但如果不是真的呢？”

“那我就随便找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去安身，那里谁也不认识我，谁也不提到橡胶。”

“你完全可以为这些人做很多事……他们跟着你，信任你。你可以向所有的象谢拉、阿拉那一类的人开战。发动奴隶们起来，打击橡胶主……”

阿尔基梅德斯怔怔地看了他一会，苦笑道：

“权贵永远是权贵，谁也无法推动穷人去跟他们作对。”

“试一试嘛！”

“为什么？为了象劝世者安东尼奥^①一样去死吗？为了象其他许多以为能改变世界的勇士们一样被打倒在地吗？不，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咱俩在一起已经许多时间了，美国佬，可是你对我并不了解。我给你说过，我生在巴西的东北部，在阿拉瓜斯州，但假如你没到过塞尔塔奥，你就不会知道那里是什么情景！干旱！从小我就吃够了干旱之苦……我父亲日夜猛干，在屋后开了口井，以便为我们汲取一点混浊、发

^① 安东尼奥，全名为安东尼奥·维生特·门台斯·马西埃尔，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他在巴西腹地宣传原始基督教教义，得到农牧民的信任和拥护，被称为“劝世者”、“先知”、“圣徒”，后在卡奴杜斯建立起一个类似原始公社的居民区，领导穷苦农民起义反对巴西联邦政府。在政府军残酷镇压下，起义以失败告终。

热的地下水。但被主人发现了，他强迫父亲把井填了，好让我们去买他的泉水。为了提水我兄弟和我得走两个小时的路，每一坛水都需要父亲在主人的土地上付出一个多小时的劳动。汗水换饮水，这就是代价。有一天，我母亲被迫跟工头睡觉，以换取一头母山羊，因为小妹妹等着要喝奶。结果过了三天，主人来了，说山羊吃了他地上的草，把羊牵走了。那天夜里，父亲把主人宰了，全家人投奔到卡奴杜斯，劝世者安东尼奥的土地。”

霍华德吃惊地瞧着他：

“你到过卡奴杜斯？认识劝世者安东尼奥？”

“我看到他是怎样死的，他们是怎样把他拖在地上的呀！我父亲和兄弟也在那一天死了，母亲被他们带走了，从此再也没见过她。因为我还不满一米高，所以他们认为我还扛不起枪，这才活了下来。”

“那一定可怖极了！”

“当时我已习惯了……卡奴杜斯的孩子拿士兵们的头颅当玩具。通往卡奴杜斯的道路是用尸体点缀起来的，每隔三米一具，延绵几公里，都是前来攻打安东尼奥的士兵们的尸体。我从小见到的血比水还要多哪。”

“安东尼奥是怎么样一个人？”

“一个疯子……起初，所有人都崇拜他。他宣讲上帝、永恒的生命，宣讲世界末日，到那时整个星球一片漆黑，这个时刻很快就会到来……随着新来的人员越来越多，卡奴杜斯最终成了绝望人们的结集地，所有人都赞美他，把他当作先知或再生的基督，他慢慢地变得随心所欲和残忍无比了，并且唆使人们去胡作非为。男人和女人相互用刀砍杀。安东尼奥

却对什么事都赞扬，说没有关系，他以自己的良心承担这些罪孽，在最后审判的那一天他会把一切说明。”

“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追随他呢？”

“除此之外那些人还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忍受饥饿，感到绝望，受尽压榨，谁也不关心他们。安东尼奥的人袭击村镇和庄园，带来大量食物和美酒。卡奴杜斯就象一个独立王国，一个位于腹地的野蛮国度，它敢于向强大的巴西挑战。一支军队来了，但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少数幸存者全被一个个拿刀捅死。第二支军队又接着赶到，但也被消灭了。于是，第三支军队又被派来了，狠毒无比的塔米林戈上校是它的指挥，然而最后却成了城门的装饰物……大家都坚信不移，安东尼奥受上天庇护，他是对的，其他人全错了……就这样，我们信心十足地等待着第四支军队，这第四支军队可把卡奴杜斯杀得寸草不留。当人们散尽后，只有我一个人站在灰烬与沙海之中，周围是成千上万的尸首……那时候我大约只十岁多一点。”

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霍华德在思索刚听到的叙说，阿尔基梅德斯则沉浸在对童年遥远岁月的追忆中。最后，作为谈话的结尾，他指出：

“现在你懂了吗，我为什么不想当起义的头儿？我一直想到安东尼奥，想到我可能走同他相似的路。”

“你与他不一样。”

“你怎么知道？他权势在手就昏了头。我知道我也喜欢权力，有一天我也会控制不住自己，乱发命令的。”

“我了解你，你能自制。”

“我不能去冒险。”

霍华德躺在甲板上，在烟囱的阴影里，无精打采地抽着烟，消磨时间。机器吼叫着，船向马瑙斯——那个把他驱往库里库里阿利河的城市——驶近。

谢拉就在马瑙斯。

那个阿根廷人绝不会料到会有这样意外的事。鬼东西，他的想象力可太差了！现在得好好动一动脑筋，想出一个处死卡梅洛·谢拉的合适办法。光给他一枪太便宜了……把他吊死，或活活喂锯鱼也不够……

那么用蚁刑呢……据说那是阿拉那家族惯用的一种酷刑。就是让受刑者坐在红蚂蚁的巢上，把一根空心竹管插进他的肛门，蚂蚁通过竹管爬到肠胃，从里往外吞噬这个人。受刑的时间可以延长许多天，使这个人在一种无法想象的痛苦中慢慢死去。对，就用这办法。

老塞瓦斯蒂安曾肯定地说过，他的一个朋友，一个逃跑数次的割胶工，就被阿拉那家族用这种方法残害了，以此警告其他企图逃亡的人。

蚂蚁！这个主意真不坏……但对待谢拉，还得想出新花样，用特别的方法。

一个停留在他眼前的人影把他从沉思中拉了出来。这是位旅客，他中等身材，穿着讲究，形容悲哀。霍华德抬起头，看着他，那人有些局促不安地问：

“我能同您谈一会话吗？”

霍华德示意他坐下来，那位旅客坐下后，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小照片，递给霍华德。这是个温柔、漂亮的女人，照片显然是多年前拍的，看上去已经退色和揉皱了。

“我叫博达尔，”旅客说。“朱利昂·博达尔，照片上的女人

是我的妻子。我只想问问您，您在亚马孙河跑过许多地方，是否见到过她。”

那旅客啞哑的嗓音，好象要哭出来似的，一副焦虑的神情不禁使美国佬感动了。他又仔细地瞧了一遍那张照片，还是摇摇头说：

“很遗憾，我从来没见过她。”

博达尔收起照片，默默无语地藏进口袋，静静地眺望着远方。霍华德好奇地审视着他，只见他慢吞吞地站起身，仿佛毫无知觉。霍华德拉住他的手臂，说：

“您为什么要找她？既然跑了，就忘了她吧……女人有的是。”

那人不解地瞅了美国佬一眼，最后缓缓地否认道：

“不是她跑了，是别人从我手中把她夺走了，懂吗？把她抢走了。我知道，假如她还活着的话，一定是在这该死的丛林中的哪个地方。”

霍华德想到了克劳迪亚，内心的好奇感更增大了。他轻轻地让博达尔再次坐在他的身边，请求对方讲一讲发生了什么事。

博达尔犹豫了一下，讲起自己的经历来：

“我们是法国人，那时国内生活很糟糕，我们这对刚结婚的年轻人想，传奇般的橡胶世界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但是，后来我改变了主意，转而去寻钻石了。于是，我们一起到达哈图巴矿和莫尔特斯河……”

“您把她带到莫尔特斯河去啦！”

“她是个勇敢的女人，再说我们谁也离不开谁。在莫尔特斯河，我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劳动，梦想着找到充足的钻石后，

再回家去，过一种象样点的生活。”

“可那是个地狱啊！连男人也受不了。”

“现在我明白了，但当时我并不清楚。我病倒了，不得不带着她到了库亚巴^①。我坚信在哈图巴的一条支流上发现了一个矿体，但是我没钱去开采它。一个批发商向我提供了一笔款子，条件是我必须交给他百分之三十的利润，我妻子也得留在那里作抵押，以保证我的返回。我请求一年期限，一年后我如期回来了，成了百万富翁，很有钱，非常非常有钱，谁也无法梦想能成为这样有钱的人。可是那个批发商却以那笔借款的双倍价钱，把我妻子卖给了一个橡胶主。”

“那您怎么办呢？”

“我挖出了他的眼睛，但他说不出那橡胶主是谁，也不知道去了何方；我砍断了他的双手，然而仍然毫无用处；我甚至到了活剥他的皮的地步，还是一无所获。从那时起，我到处说，谁只要能把爱妻还我，要多少钱我都给。您想她会在伊基托斯吗？”

“可能……您找她多长时间了？”

“六年……”

“连她是否活着也不知道吗？”

“有人向我保证，两年前在累提西亚见到过她。我就从那里来，谁也想不起有她这个人。也许，是在伊基托斯……”

“也许……”

博达尔走了，但是霍华德又叫住他：

“喂！万一我见到她……她叫什么……”

①巴西地名。

“克拉拉。”

船上生活依然如故，河水照样流着。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每天都是一个样，除了天边的丛林和天空，除了倒映在亚马孙河褐色水面上的蓝天和绿树，什么也没有。

没有别的世界，没有别的景色，没有别的人，除了几只往南飞翔的鹭鸶，甚至没有别的动物。森林中那些聒噪不停的鹦鹉，如今也停留在天边遥远的树冠上了。

偶尔，一些大轮船驶过，拉响了汽笛以示问候，或者一队队装着橡胶、香蕉和木柴的小驳船和独木船被抛到后面，所有的船只都驶向一个共同的目的地：马瑙斯。整个辽阔的亚马孙只有一个源头，那就是马瑙斯。

航行在继续。阿尔基梅德斯抓紧了对部下的看管，断然禁止再谈什么海盗行为。一次他当场发现一个人仍在煽动同伴去当海盗时，便对他处以鞭苔。然后，叫人把货舱里一口价值千金的棺材抬上来（那棺材是给伊基托斯一个橡胶主富豪用的），把煽动者放入棺内，停住船，轻轻地连人带棺木一起投进水流之中。

船开动了，那个人坐在漆成紫色的红木棺材里，就象坐在一条奇怪的独木船上一样，他喊着叫着，不停地咒骂。在鞭苔的时候，他被剥掉了裤子，所以他的样子滑稽极了。就这样，这个所谓海盗的头儿和领袖，变成了一个被众人嗤笑的人物了。

阿尔基梅德斯已成为轮船的主人和老爷，他令人敬畏，又令人尊重，霍华德和“老虎”阿隆索·梅希亚斯形影不离地跟着他，更使人们增加了对他的畏惧。“老虎”是美国佬的左右手，

而美国佬又是阿尔基梅德斯的左右手。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没有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由于对“海盗派”斗争不力，马提尼克人已经退居次要地位。老塞瓦斯蒂安自从“坎迪鲁”事件后，威信也大大削弱了。

克劳迪亚，看起来却完全变了样。她虽然还是个奇怪的、沉默的女人，但是一提到布恩迪亚就全然不同了。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在甲板上散步，或者在一起凝望着大河，也能不断听到她因那个献媚者说的某句话而发出的笑声。人们也许会以为这是一对无忧无虑的情侣，正在那儿重温昔日的情意呢。

但是，一旦夜色降临，克劳迪亚便躲进她的船舱里去了，不再理睬布恩迪亚做出的伴随她同行的表示。于是，布恩迪亚便到赌场，一头钻进扑克牌中，在那里一直待到天亮为止。在那些冗长的牌局中老主顾总是那么几个：一位美国工程师，一位伊基托斯的商人和垂头丧气、不言不语的朱利昂·博达尔，他从来不开口，赌起钱来就象泼水一样，仿佛急于要把钱抛掉似的。

而这钱最终总是落进布恩迪亚的手中。

在夜幕的掩护下，阿尔基梅德斯同“老虎”梅希亚斯及其他三个心腹，乘坐一条从印第安人那里买来的独木船驶离了亚马孙河，拐进清洁、平静的内格罗河。远处，马瑙斯的万家灯火已经望得见了，那样子看起来象是永远不会自行消失似的。

马拉若岛号暂且隐藏在一条小支流里，离马瑙斯大约只有半天的航程。由于霍华德在那座城里是众所周知的，所以他就留在船上，担负起指挥的重任。

阿尔基梅德斯一行所乘的独木船渐渐地靠近水上城，混入了成千上万只舢板、驳船和水上房屋组成的斑斓世界，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出现。马瑙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在陆上，在一座河风习习的山丘上，是座石头建筑的城市；另一部分在水上，它每天变换着模样，是亚马孙河的船民们碰头聚会的地方。

陆地上住着富裕的橡胶主、商人、政府及行政管理部門的官员，还有外国公司的职员们。那些外国公司的老板们早就意识到在这座森林城市中做生意是有利可图的。英国人刚刚建成的一个浮坞，足以停泊大型船只，同时还能适应旱季和雨季高达十五米的水位落差，这在世界上还是独一无二的。德国人设计了一条有轨电车线路，纽约的一家专业公司刚刚完成城市的下水道工程。靠近浮坞，耸立着一幢深褐色的坚实建筑物，那是美洲最大的海关，凡是丛林里生产的橡胶都必须从它那里通过。海关前面，是一个巨大的广场，北面，整个儿被教堂所占据，从那儿沿一座小丘往上走，在最高处出现了令人瞠目的“歌剧院”。就象海关大楼一样，这个“歌剧院”也是先在英国造好预制构件，然后把预制构件搬迁到现在这个地方，象七巧板似的拼装起来。

拉蒂根说过，歌剧院的坐椅全是以丝绸做面料的，包厢的装饰都包上了金箔，所有的柱子也都用欧洲运来的白大理石建成。如今，站在它跟前，看着它灯火灿烂、闪闪发光的样子，阿尔基梅德斯才真正相信此话当真。

那天晚上，一家意大利歌剧团正在演出。先前，一个来这座丛林城市献艺的剧团，百分之八十的成员死于黄热病、脚气病或暴力。尽管如此，还是不能阻止其他文艺团体的到来。

因为他们知道，在马瑙斯演一个星期，比在任何别的地方演一年赚到的钱还要多。

已经过了半夜，城市仍然喧闹异常。到处是笑声、喊声和音乐声。在内格罗河广场的条条马路口挤满了艳丽的女人，她们用英镑、美元，甚至用橡胶标明自己的身价。

阿尔基梅德斯和他的伙伴们从这头走到那头，简直着了迷。他们无法相信，仅仅在几分钟路程之外，便是充斥着美洲虎、森蚺和各种各样猛兽的原始森林，而在这里，却存在着另一番迥然不同的景象。

大白天，天气酷热，骄阳似火，人们躲在房屋里，在高高的屋顶下避暑。一到夜晚，十万人便涌出家门，在依然炎热的街头喧嚣作乐。

马瑙斯白天沉睡，夜里活动；事实上这是座不需要居民劳动的城市，它的全部动力都来自外部，来自贸易和橡胶。

橡胶生意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做，但大部分交易是在歌剧院中场休息时，在酒吧的桌子边，或在最豪华的妓院厅堂里进行的。

据估计，每四个马瑙斯的居民中就有一个是间接或直接地依靠卖淫维持生计的，其他许多人则以赌博、酗酒、吸毒或别的恶习度日。马瑙斯是个寄生的城市，很自然，必然由寄生虫们所居住。

阿尔基梅德斯一伙在城里游逛，等待剧院散场。他们中一个叫桑托斯的人很熟悉这座城市。他说剧院散场时的场面十分壮观。他们在水上城附近的一家小酒馆里吃了晚饭，当阿尔基梅德斯掏出一个沉甸甸的金币来付款时，伙伴们都惊诧地瞪大了眼睛：

“你从哪儿搞来的？”“老虎”梅希亚斯问。

“船上。”阿尔基梅德斯平静地回答。“还有许多，等事情结束，我分给大家。”

“为什么先前不告诉大伙？”

“为了避免麻烦。黄金可不是个好东西。”

“为什么你不可以向提议当海盗的人讲一讲这件事呢？”

“因为讲了只能促使他们下定决心。我不希望我开始搞起的事情以这种方式结束。”

“但是他们决不是亚马孙河上第一批海盗，也不会是最后一批。这一带的丛林和河流比最大的海洋还要保险，而流动着的黄金更是比西班牙人从秘鲁带走的还要多得多。”

阿尔基梅德斯站起身，说：

“即使如此，我也不想听谁说什么海盗不海盗的。”

歌剧院散场了，那场面确实是壮观的，不同肤色、种族和国籍的绝色佳丽，高傲地显露出她们刚刚获得的珠宝，大多数还引人注目地炫耀着皮件和大衣，在热带闷热的气候下，她们大汗淋漓。对这些女人来说，要紧的不在于看歌剧，因为对歌剧她们一窍不通，她们只是为了赶来比试一下，看看哪个的服装和首饰更昂贵。她们的伴儿也十分相称，在庄重的礼服、长长的黑色斗篷和高高的礼帽下，大都藏匿着一具粗笨的身躯，说不定以前从来也没穿过比衬衣更多的衣服呢。无论是这些女的还是男的，他们锃光发亮的鞋子号码都太小了，其结果使他们象一群竭力企图以微笑来掩饰自己痛苦的受难者一样，可笑异常。

还没等他们到达灯光耀眼的大门，车子就开上来了，自然罗，最有钱的橡胶主的保镖们在前面开道。

州长在一个披灰鼠皮披风的混血女人的陪伴下出来了，这引起了一阵嗡嗡声和几声零落的掌声，但更多的却是嘘声。

阿尔基梅德斯和伙伴们混在人群里，象观看国王们游行的孩子一样地望着这一切。但是，当他看到州长的背后，出现了由一位风度翩翩、引人注目的金发女郎陪伴的卡梅洛·谢拉，以及由一个穿着阿拉伯服装的婆娘陪伴着的尤苏法基时，脸色突然变了。

土耳其人和谢拉谈论得很激烈，或许在进行什么交易吧。他们停在门口，等着马车到来。

阿尔基梅德斯感到心也要跳出来了，他竭力控制住自己，别把手枪拔出来，别在现在干掉那两个流氓。他用头向伙伴们指了指。

“看，那两个混蛋站在一起！土耳其人大概又想为库里库里阿利河提供新的奴隶了。”

桑托斯则指着另一个刚脱去外套的汗水淋淋的胖子说：

“那个人是萨尔达尼亚，是我的第一个主人，他把我卖给了阿拉那家族。”

一个职业保镖跟在萨尔达尼亚后面，两个人心神不定地看着谢拉。

慢慢地广场上的人走散了，大街小巷也变得空空荡荡了。阿尔基梅德斯感到该找个不招人注意的地方睡觉了。

“在马瑙斯，想不招人注意，最好到妓院。”桑托斯大着胆子说，其他人都赞同他的建议。

阿尔基梅德斯不完全赞成，担心碰上谢拉或尤苏法基的人，这样他们的行踪很快会传到阿根廷人和土耳其人那里，全城警察立刻就会扑上来，把他们当杀人犯抓获。但大家还是

把他说服了。

桑托斯保证说，有一个地方很安全，也不显眼。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那地方完全变了样。靠着橡胶主们付的金子，那里已建起了一幢豪华富丽的邸宅。它的大厅非常宽敞，摆设全是白色的，白的地毯，白的家具，还有一打白嫩的姑娘穿着宽大的洁白的晨衣，半透明地露出她们雪白的肌肤。

不言而喻，这地方就是“白房子”妓院，老鸨是一位黑女人。她从头到脚穿得一身黑，好象同她周围的人形成强烈的对比，她就感到自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一开始，她不肯让这群人进来，但是阿尔基梅德斯的金币打动了她，她只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得把枪留在门口。然后她叫来了她的姑娘们，让每人挑一位。当她得知这批人要在那里待到第二天上午时，讨的价钱非常高。

客人们提出抗议，但黑女人告诉他们，尽管价钱高，可是比到城里任何一家旅馆里去过夜也许还要便宜些，而且想在这些旅馆弄到一张床位，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阿尔基梅德斯不想同她争辩。进门的当儿，他的目光就落到一位娇小的肤色深沉的姑娘身上，她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珠，肌肉结实，正对着他笑。东北人把老鸨要的钱在柜台上一放，用手指着说：

“这位给我。每人随便抓吧，明天中午，全体在这里集合，不许误时。”

他搂住姑娘的腰，问道：

“你叫什么？”

姑娘做了个无所谓表情：

“随便你叫我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宁愿谁也不知道我的名字，每个人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叫我，在这个家里，大家叫我秘鲁人，乔利塔^①。假如有人问起我的名字，提到乔利塔就行了。难道你不喜欢用你情人或妻子的名字叫我吗？”

“我没有情人，也没有妻子，什么也没有。”东北人说，“但我将叫你克劳迪亚。”

克劳迪亚打开门，门槛旁出现了马里奥·布恩迪亚，他象往常一样笑眯眯地站着。

“我以为您还在每夜必到的赌场呢。”她说。

“今天不行了。船停在这条一丝风也没有的小河港里，简直叫人热得受不了。人们感到被软禁起来啦。假如继续下去，您的伙伴们还不赶快放掉我们的话，那么，大家的情绪就会激昂起来，忍耐就会到头啦。”

“等阿尔基梅德斯一回来，他就会放掉你们的。您可以留在马瑙斯，再乘船到伊基托斯去。”

“我已经不想回到伊基托斯去了。”马里奥说，“现在我的使命是回加拉加斯，把您平安地护送到那里。”

“您不必陪我去。”

“当您父母看到您活着回来了，脸上会是怎样的一种表情哪。这样一次旅行是值得的。您要让我在这里站一夜吗？”

说着，他把藏在背后的一只手亮了出来，手上拿着一瓶香槟酒和两只酒杯。

^① 乔利塔，白人与印第安人生的混血儿。

“我早就想为我们的相遇和恶运的结束与您一起干几杯了。”他补充说。

克劳迪亚犹豫了一下，但马里奥·布恩迪亚轻轻拨开她，走进房间，用脚把门关上。

“您不能老是怕我。”布恩迪亚说。

“不，我从来没怕过您。”克劳迪亚低声地喃喃道，“从来没有。”

“不对……我一靠近您，您就闪开了，我一碰到您，您马上跳起来……您好象一直很紧张。但同别的男人在一起时，我注意到您是镇静的、坚定的、勇敢的……为什么？”

她无法回答，布恩迪亚说得对。

“我替您说出来……因为他们是割胶工，是您的患难之交。哼，全是些野人。不过，我想到了您的豆蔻年华，想到了那些去看望您的小伙子们，想到那个黄头发的门德斯晚上去窗下与您约会时，我紧张的心情。”

“您知道这件事？”

“当然罗……我一直窥视着……只有我一个知道您同黄头发的爱情。我恨他，他是个笨蛋。”

“是的，现在我才明白，他是个笨蛋。但那时我才十五岁哪。”

“有一次他吻了您……上帝呀，我真想杀死他！我看到他爬上墙，您隔着铁栅同他相吻……我祈祷他从上面掉下来，跌得粉身碎骨。”

“我记起来了，有人扔了他一块石头。”

马里奥·布恩迪亚把酒瓶和杯子放在桌面上，又笑道：

“那就是我。”

他走近克劳迪亚，伸出手，抬起她的脸。

“是我，承认这一点我并不羞愧。我爱您，虽然您并不知道，但我把您看作是我的……天哪！我曾经多么爱您！现在仍然多么爱您！”

克劳迪亚想轻轻推开他。

“如今我已经不一样了。”

“对我来说您还是过去的您。有时候我会以为什么也没有变，咱们仍在加拉加斯，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个玩笑：做海盗游戏。”

他把克劳迪亚拉过来，长久地吻着她。马里奥·布恩迪亚没有遇到反抗，克劳迪亚接受了他的吻，虽然没有激情，但也没有拒绝，仿佛她是在尽义务而已。然后，非常轻柔地，布恩迪亚开始解开她衣服的扣子，当衣服脱落到地上时，一把锋利的匕首也掉了下来，发出一声沉重的声响。布恩迪亚拾起匕首，脸带惊异的神色。他看了一阵，把刀放在床头柜上。

“您总是把刀带在身上吗？”布恩迪亚问。

克劳迪亚没有回答，只是轻微地点了一下头，眼睛却一直停留在匕首上。然后，一动不动地，僵直地站着，听任马里奥·布恩迪亚继续脱去她的衣服。她温顺地躺到床上，静静地、冷漠地容忍着布恩迪亚的抚摸。

马里奥·布恩迪亚越来越激动，也许是她那种无动于衷的冷静的神态刺激了他，那种好似石头女人的呆板表情刺激了他。他一次又一次地吻着克劳迪亚，上百遍地重复着：“我爱您，永远爱您。”接着，以一个男人所有的全部温情，渐入佳境。

克劳迪亚听到了，也感觉到了，但她没有说一句话，也

没有对抚摸作出丝毫反应。到后来，她突然抓起匕首，咔嚓一下，割断了马里奥·布恩迪亚的脖子。

第十五章

阿尔基梅德斯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愉快的一夜。乔利塔·克劳迪亚——到最后他亲热地称她为克劳迪尼亚了——是一位迷人的姑娘，她在床上十分狂浪，用一个度假的女学生的欢乐和热情来履行她职业的使命。

他们兴趣盎然地玩着，每一次都达到销魂的地步，这中间，乔利塔跳着，笑着，唱着，即兴表演她在剧院里看到过的歌剧场面，讲一些撩人的故事。确实，她是个非常吸引人的女人，把东北人弄得一夜没合过眼。第二天早上，他同伙伴们碰头时，差一点连站都站不住了。

“哎呀！”梅希亚斯见了叫道，“怎么把你搞成这个样子啦？”

“等我恢复过来，再给你讲。”

克劳迪尼亚跑下来向他告别，亲亲热热地吻了他一下，说：

“早点回来，我喜欢你。”

五个人走出妓院，虽然精疲力竭，但既高兴又满足。天气热得令人难以忍受，大街小巷全空荡荡的。空中一丝风也没有，连这些早已习惯于亚马孙酷热天气的人，也受不了马瑙斯的炎热。在茂密的丛林里，树木的阴影起着一种削减热量的作用，但在这里，街道的石头，房屋的墙壁反而把阳光反射回来。整个马瑙斯就如一个巨大的火炉，人们就在这火炉里煎熬。

他们去找一点吃的。在这个时刻，除了水上城一条小驳船上的劣质菜馆外，再也找不到什么更好的地方了。那驳船里，恶臭难闻，这不仅是因为菜变质了，还因为在难以胜数的船只之间，飘浮着这座“城”本身所产生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及人的排泄物。河水停滞不动，无法把那么多的脏物荡出去。

正因为如此，水上城成了老鼠的一个藏身之所，同时也成了各种疾病的传染地。这里，卫生条件不堪设想，拥挤地杂居着一万至一万五千人。他们通过狭窄的跳板，从这条船走到那条船，把粪便拉在河中，而这河水又被用来洗刷甚至饮食。传染病往往给水上城的居民带来灾难，即便如此，它仍然存在着，而且还继续存在了半个多世纪。

这里也是马瑙斯形形色色的杀人犯、惯偷和恶棍的避难所。因为他们知道，不管是警察也好，军队也好，谁也无法在这种地方找到他们，他们把水上城看作是攻不破的堡垒。

“要消灭这堆垃圾，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放把火将它烧光。”阿尔基梅德斯评论说。

“已经烧过一次啦，”桑托斯回答，“但是不起作用。十分钟之内，这些船就一散而空，而到第二天，它们又聚拢来，完全恢复了老模样。”

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他们就在城内兜圈子，寻找着谢拉的住址。

正象所有那些富人和重要人物——从州长到英国航运公司的代表——的房子一样，谢拉的府邸简直是固若金汤，完完全全是一座由武装的守卫和插满碎玻璃的高墙保护起来的碉堡。

后来，他们又去看了码头和那些巨大的仓库，仓库里堆

积着橡胶球，码头上人群、船只川流不息。

武装部队和海关的检查员在宽阔的堤岸上监视橡胶的装运，他们不时地强行打开一些橡胶球，以便检验一下里面是否装着石头来增加重量，是否有偷运的巴西三叶胶的种子。

“那里有多少金钱哪！”

“又有多少汗水呀！”阿尔基梅德斯感叹说，“假如问我现在最渴望的是什么，那我的回答是：把所有这些橡胶和整个城市都烧掉。”

“这并不是太难的事。”“老虎”梅希亚斯说，“只要把火把凑近橡胶，河上的风就会把火蔓延开来。”

“但是谁能通过士兵们组成的人墙把火把凑过去呢？”桑托斯反问道。“只要你越过这栅栏一步，你就会被打成马蜂窝。每个橡胶球都值等量的黄金哪。”

晚饭时分，他们走进前一天晚上到过的那家小酒馆，由于酒店是一位圣保罗的残废人开的，所以取名为“保罗酒店”。他们坐在一个角落里商讨着，感到消灭谢拉很困难。

“我感到还是算了吧，多想想如何逃命吧。”桑托斯说，“即使咱们真的干掉了谢拉，咱们也活不成，不管躲到哪里也没用。他们太强大啦。你们知道吗？马科斯·巴尔加斯曾叫人在他家的花园里造起一个喷泉，那里面喷出来的竟然是法国香槟酒。你们想，要做到这一点该花多少钱？咱们怎么能同这伙人斗呢？”

“咱有咱的优势，”阿尔基梅德斯反驳道，“他们不知道咱们在这里。”

吃完晚饭，他们决定再去剧院等散场。那场面和前一天一样，他们再次见到谢拉、尤苏法基和萨尔达尼亚，还有那

个马科斯·巴尔加斯，在花园里造香槟酒喷泉的人。阿尔基梅德斯了解到，歌剧团还要在马瑙斯待一个星期，尽管节目不断重复，整个马瑙斯的富豪们仍将一夜接一夜地到这里来。谁都知道，来剧院并不是为了看节目。剧院大门口，高大的广告牌上写着今晚演出《茶花女》，明晚演的是《阿伊塔》。阿尔基梅德斯竭力想弄明白那些名字的含义。他听人说过，歌剧演出时，演员们不说话，以唱代说，而唱的还是一种连上帝也听不懂的语言。这就叫活见鬼了，观众怎么能相信这种东西呢？

梅希亚斯认为，歌剧是为文化人搞的。于是阿尔基梅德斯反问，象谢拉、土耳其人尤苏法基这样连话都说不清的家伙，能有什么文化？

演出结束了，阿根廷人在金发妓女的陪伴下走了出来。与此同时，尤苏法基正在激动地与萨尔达尼亚交谈，看来土耳其人在这两人之间玩花招，力图为他的奴隶争个好价钱。

他们决定再到妓院里去过一夜。梅希亚斯和桑托斯主张另找一个，以免受人袭击。但是阿尔基梅德斯坚持到“白房子”去，这一整天他一直在想着克劳迪尼亚。

当他们走进大厅，阿尔基梅德斯却没见到那姑娘，黑人老鸨告诉他，此刻姑娘正在接客，可以等候，或者另换一个。阿尔基梅德斯顿时感到一阵不悦。

他决定另选一个，一个乳房肥大的黄皮肤姑娘。他跟着姑娘走进房间，很快就发现情况完全不一样，这使他不禁又思念起乔利塔来。

正当他想起身离开时，房门猛地被打开了，克劳迪尼亚象旋风似地冲进来。

“你是个猪猡！”她喊道，“为什么不等着我？”

“为什么我要等着你？你不是同另一个在一块吗？”

“那是我的职业！”

然后，不容分说，她一把抓起放在一角的阿尔基梅德斯的靴子和衣服，向外面走去。到了过道上，她又喊道：

“别管这猪婆，跟我来！”

阿尔基梅德斯不知所措地呆了一阵，回头看看黄皮肤姑娘，她漠然处之。于是，东北人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用床单裹住身子，走到房门外，向秘鲁女人的房间跑去。

正巧，桑托斯从厕所出来，见状不由得哈哈大笑，他高声对梅希亚斯喊道：别错过机会，快来看头儿的怪模样。阿尔基梅德斯诅咒着，就象被一群魔鬼追赶着似的，急急地跑进房间。

这一夜就同上次一样完美无缺，克劳迪尼亚纯粹使用其女性的武器，想方设法地从东北人嘴里掏出第二天带她去看歌剧的许诺来。

阿尔基梅德斯话刚出口，就后悔了。但要反悔已为时过晚，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渴望着进歌剧院看个究竟。

第二天早上，他给“白房子”的黑人老鸨一大把金币，让她定一个进出不易被人发现的包厢。然后，他指定桑托斯和“老虎”梅希亚斯陪同他。

进剧院需要更换身上的服饰，他们便去找全城最好的裁缝。在市中心的大教堂广场，这裁缝开着一家豪华的服装店，地上铺着红地毯。起初，他显然不太愿意接待这几位顾客，但金子的声音很快使他改变了主意，他开始向来客展示刚从欧洲带到的最好款式的服装。这时店门打开了，走进来一个衣着华贵的人，问他的衬衣是否烫好了。裁缝回话说，伦敦来

的船马上要到了，两天内即可把衬衫给他送到府上。

那个人不高兴地皱起眉头。

“我承认那边烫得好些，但我对非得把衬衣送到伦敦去烫感到烦透了……”

“象您这样身分的人哪能穿着随随便便呢，”裁缝油腔滑调地说，“您一定知道，马瑙斯真正的大人物都把衣服送到英国去烫……难道今年您的橡胶园收成不好吗？”

“噢，不，不……您想到哪儿去啦？”那一位赶紧否认，“我恰恰刚买下一座威尼斯式的宅第呢。”

那个人洋洋自得起来，他向阿尔基梅德斯一伙投过来一道傲慢的目光。很明显，他是想让他们吃惊，而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故意装得没有看见这些人似的。

“说真的……”他继续对裁缝说，“我听说您的同胞，萨拉·伯恩哈特下个月要到剧院来演出……她漂亮不漂亮？”

“据我所知她非常漂亮，先生……”

“能同她睡一觉我将会很高兴的……这只是一个怪念头……您能为我牵牵线吗……我一句外国话也不会说，这您知道……”

“很难哪……我相信那位女士不同人睡觉……”

“得啦，得啦……钱无所谓……两千镑！如果需要那就三千镑！……求您啦，我已经说过，这只是个怪念头……”

“我尽力而为吧……”

“我相信您办得到……别忘了我的衬衫。”

说完他走了。阿尔基梅德斯问裁缝：

“那是谁？”

“一个饿死鬼。靠橡胶发了点财，就急着想跟那些大人物平起平坐了……三千镑！吝啬鬼！萨尔达尼亚给那个为他弄到巴弗洛娃的人出了一万镑……而伯恩哈特哪一点也不比巴弗洛娃差，我敢这么说！”

“巴弗洛娃又是谁？”

“一个跳舞的。”

“原来如此。”

“她值一万镑钱吗？”梅希亚斯问。

“我怎么知道？谁也没见过她……离她来还差三个星期呢？”

“或许她是个老太婆……”

裁缝耸耸肩，好象说这无关紧要。

当他们从服装店出来后，阿尔基梅德斯感到一阵激愤。

“一万镑！一万镑橡胶意味着起码死三十个割胶工，意味着许多年的劳动哪……而这却是为了让那狗娘养的萨尔达尼亚同一个说不定是老太婆的舞女睡一觉……”

他站在广场中间，望着周围的建筑物，海关、教堂、旅馆和街道尽头的山坡顶上的歌剧院，使劲握紧拳头，咬牙切齿地说：

“总有一天这种制度是要消灭的！劈下一道雷电来吧，把这一切全夷为平地，要不就让河水袭来，把所有的东西都卷入汪洋之中。假如这座城市不爆炸的话，那么世界上就从来没有存在过上帝！”

第十六章

东北人一手挽着乔利塔，背后跟着梅希亚斯和桑托斯，来到歌剧院。这时，一种异常的骚动和比平时多得多的武装军警使他大吃一惊。

他同克劳迪尼亚坐在剧场后面的一个小包厢内，派桑托斯去打听出了什么事。在将启幕的一刻，桑托斯回来了。看来他很紧张，说：

“码头上有一艘秘鲁炮艇，是来追捕咱们的。他们已经得知咱们劫持了一条船，但是至今并未找到。他们连咱们是些什么人也知道了。到处是警察和军人。州长已通知河口贝伦的有关方面，派炮艇去阻截咱们……”

阿尔基梅德斯一句话也没说。眼睛盯着下面的场子，沉思着。乔利塔对发生的事全然不知，梅希亚斯和桑托斯在一旁静候着。

音乐响了，东北人仍然一声不吭，仿佛桑托斯带来的消息对他毫无影响。他思索着，目光再次落到对面下一层的一个包厢里。谢拉，仍然由那个金发女人陪伴着，正在激动地同两个男人谈话，阿根廷人看来十分焦虑不安。

帷幕升起来了，阿尔基梅德斯做了个手势让两位助手坐下，别做声。对面两个男人离开了谢拉的包厢，留下他独自同金发女子在一道。

一个女人走上舞台，在管弦乐队刺耳的伴奏下，叽里呱

啦地喊了一阵子，东北人象到了另一个世界似地观看着。

足足过了十多分钟，他才回过神来，转身对桑托斯压低声音说：

“你去找另外两个人，准备一条小船，等在码头，以便随时出发。我们半小时后赶到那里……”

桑托斯点点头，站起身，悄悄地走了。

阿尔基梅德斯继续欣赏演出。现在舞台上挤满了狂喊乱呼、怪模怪样的人。他挺感兴趣地看了一会儿，但很快便发现舞台上所演的东西他一窍不通，这时，他的好奇心就全然消失了。

他的眼睛又向剧场瞟去，目光停留在土耳其人尤苏法基的后脑勺上，停留在萨尔达尼亚臃肿的身躯上，以及趾高气扬的州长所在的包厢里。他再次瞧了瞧谢拉，那一位正在自己的坐位上不安地动着。

过了好一阵子，梅希亚斯做了个时间已很紧迫的动作，阿尔基梅德斯这才把手伸进外衣口袋，抓出一把金币，放在克劳迪尼亚的裙兜里。

“拿着！”他说，“你别动，我们得走了！”

“到哪儿去？”

“我不能告诉你……但我会回来的……回来看你，我向你保证……”

说着他站起身，跟着梅希亚斯，向出口走去。乔利塔拉住他的袖子，恳求道：

“一定要回来看我！你干过什么事我不在乎，但是请一定要回来！”

阿尔基梅德斯微微一笑，让她平静下来。然后，走了出去

过道上空无一人，他们沿楼梯走到下面一层，悄悄地到了谢拉包厢的门口。阿尔基梅德斯用头朝里指了指。

“叫他出来。就说警察想问他关于被劫持的船只的事，至关重要……”

梅希亚斯在门帘后面消失了。阿尔基梅德斯仔细察看了一下，四周确实无人。阿根廷人在梅希亚斯陪同下走出来，东北人背对着他。谢拉嘟嘟囔囔地发着牢骚：

“现在又怎么啦？活见鬼！我已经把所有情况都说了……”

突然他惊慌地停住脚步。阿尔基梅德斯猛地转过身来，将一把刀搁在他的眼前。阿根廷人刚想张口喊救命，梅希亚斯就用手捂住他的口，从背后把他死死地抓住。谢拉完全被制住了，无法挣扎。

东北人微笑着看了他一会，然后，脸上挂着笑容，一下紧接一下，在他的腹部连捅了五刀。梅希亚斯仍然不让他喊出声来，最后，把他轻轻地放倒在地上，这时谢拉已奄奄一息，再也不能发出什么声响了。

阿尔基梅德斯向他刺了最后一刀，掉转身，和梅希亚斯一起急速地向大门走去。

经过守卫在大门前的卫兵跟前时，东北人高声嚷嚷道：

“这种歌剧谁也受不了！”

然后，他们朝码头的方向走去，消失在夜色中。

码头上，呈现出一派异常紧张的景象。秘鲁炮艇又要启锚去搜寻马拉若岛号了，一支巴西军队已被派来加强了艇上的力量，他们认为这条船一定藏在附近。

警察在向当地居民和河上的渔民盘问，是否知道有关船只的消息，同时开始向周围的河道和湖泊派出小船和探子。

有人说在亚马孙河上看到过一条船，但又说不清船是否已通过亚马孙河同内格罗河的交汇处，继续向贝伦驶去，或者仍隐藏在某条支流里。

阿尔基梅德斯和梅希亚斯急急地穿过人群。在这人堆里，什么样的流言蜚语都有，他们向桑托斯和另外两位同伴待着的小船走去，大家的情绪都很紧张。阿尔基梅德斯毫不隐瞒地告诉他们三个，天一亮，任何一位被派出去搜索的探子都可能发现马拉若岛号的藏身之所。

他们一刻不停地划行了六个小时，当天边出现第一缕曙光时，便望见了那道河汊和小湖，马拉若岛号就隐蔽在那里。一踏上甲板，阿尔基梅德斯就下令生火发动机器，两小时后，锅炉几乎还没有什么压力，轮船便匆匆开离了小湖，重新驶进亚马孙河。

船还没开出五六公里，就有两个人乘一只独木船，慢悠悠地从上游漂下来。他们一看到马拉若岛号，便停下来细细察看起来，接着，掉转船头，飞快地划动着，向上游的马瑙斯奔去。

东北人远远地看着他们，对霍华德说：

“这两个家伙去通风报信了……几小时之内，炮艇就会踩着咱们脚后跟追上来……”

他离开甲板，径直朝克劳迪亚的舱房走去。姑娘深陷在一张大沙发里，眼睛死死地盯着一个小窗口，从那里能看到远处河岸上一排排望不到尽头的绿树。

阿尔基梅德斯坐在她对面的床沿上，默默地过了好长时

间，直到克劳迪亚抬起头来看他，其实那样子也可以说没有在看他。

“谢拉死了，”阿尔基梅德斯说，“昨天晚上我把他杀啦。”

但是阿尔基梅德斯没有得到回答，好象他的这些话并未进入克劳迪亚的耳朵里，那姑娘无动于衷。

“我以为你会感到高兴的，”东北人等了一会儿又说，“你不用再害怕了……谢拉已为他对你的行为付出了生命。”

姑娘惨然一笑。

“你是这么认为的吗？”她问。

在沉默了一阵以后，她接下去又说：

“我曾经认为得知他的死讯我会高兴的，但是结果并非如此。他是死是活对我无关紧要，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什么人我都不关心。我厌倦了……厌倦极了，我情愿马上死掉……”

“你很快要回到加拉加斯了……”

“我不想回加拉加斯。”

阿尔基梅德斯惊愕了，不是被她的话，而是被她声调中那坚决的态度吓住了。

“为什么？为什么你改变想法了？”他问。

克劳迪亚耸耸肩：

“不知道……我只感到那里已经不是我的天地……我不愿作为一个复活者突然出现，把自己变成别人好奇的对象……我的双亲认为我死了，或许时间已经治好了他们的伤痛。对他们说来，我只会唤起他们的回忆，唤起他们对几年前快快乐乐出走的女儿的回忆……为什么我要以我的再现给他们造成新的痛苦呢？我已经不是我了，连自己也认不出了。每当我模模糊糊地回想起过去的克劳迪亚时，总感到那是个影

子，是十分陌生的……”

“这是个愚蠢的想法！无论如何，你的双亲得知你活着时一定会感到无比的欢乐，一定渴望同你重逢。”

“得知我活着？你以为在屈辱的生与痛快的死之间 我不愿选择死吗？我父亲是个那么严肃自尊的人……我母亲有强烈的道德观……他们宁可见到我死，也不愿我成为上百个割胶工的玩物，这点难道他们会有什么动摇吗？”

“这是件惨事……”

“对你来说是这样，但对我的家庭来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怎么能到他们跟前去，对他们说：我就是克劳迪亚？我，曾亲手杀死过五个人；我，曾同上百个割胶工睡过觉。”

“这不是你的过错……”

“谁知道呢？连我也不明白过错是如何产生的，又会如何了结……假如我屈从于谢拉，等他对我讨厌了，再走开，我的生活又会是怎样的呢？为什么我要去与霍华德私通，去自找麻烦呢？我想向谢拉报仇，而你看这报仇给我带来了什么……”

“除了回加拉加斯你又能做什么呢？你年轻……今后的生活还长着呢。几年后，你会忘了的，你可以重新起步。”

克劳迪亚没有回答，她又陷入了沉默之中。阿尔基梅德斯明白，所有劝告都无济于事。因为还有另一些紧急事情尚需他去过问，所以他决定把说服克劳迪亚的事放到以后再说。

然而，这恰恰铸成了他终生的大错，使他悔恨不已。

这天晚上，马拉若岛号顺流急驶而下，克劳迪亚走上甲板，她长久地凝视着在浓雾中消失的宽阔而阴暗的水面。河

上刮着轻柔的微风，带来了陆地上原始森林的气息，湿润的空气就象蒸气似地把赌场的玻璃窗弄得模糊不清，里面四个人围坐在一张台子边，第一次缺少了马里奥·布恩迪亚。

克劳迪亚想到了布恩迪亚，她感到奇怪，他为什么一整天没来向自己问候。然而，猛然间，就象幻觉似的，自己割断了他的脖子，把他赤身露体地扔入河中的情景从脑海中闪现出来。头几分钟，她很平静，抓着船舷，力图驱散幻觉。

她拒绝接受现实，但现实偏偏一次接一次地向她袭来，并牢牢地扎在她的头脑中。她杀害了一个无辜者，一个联接着她过去的人，一个多年前把她当作女神似地崇敬的青年。

两天前，她把马里奥·布恩迪亚杀啦，而现在才第一次想到这件事。在这四十八小时内还发生过什么事吗？她的脑子在这段时间里又想了些什么？怎么会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呢？

她无法回答，这使她惊恐。在她的记忆中，这段时间完完全全是个空白，好象接连数天行走在丛林里，穿越沼泽和荆丛，陷身泥潭和激流，度过没有尽头的长夜，白天耗尽精力的赶路等等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也不存在死者，如黑人霍奥和布恩迪亚，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她都记不起来了。但现在他们却象血淋淋的鬼怪在她的脑中穿来穿去。

克劳迪亚疯啦，她自己明白这一点。男人们、丛林、暴力、疲乏和饥饿把她弄疯了，她突然间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倦意，一种不可抑制的对死的渴求，一死便不用再怕暴行和杀戮，不用再怕穿越丛林的逃亡，也不用再怕男人，怕饥饿。

马里奥·布恩迪亚的死摧毁了克劳迪亚唯一保存的东

西，即对幸福年华的回忆。猛地，她撑住船舷，跃入亚马孙河无边的浊流之中。

不论是霍华德还是阿尔基梅德斯，都永远无法了解，为什么在那些没命奔逃的可怕的日子里，她显得那么勇敢，而眼下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她却垮下来了。

克劳迪亚没有惧怕过原始森林，可是她害怕自己的疯狂。

第十七章

阿尔基梅德斯召集他的头目们开会：霍华德、梅希亚斯、塞瓦斯蒂安、桑托斯和马提尼克人。

“你们看有什么办法跑出这条河？”他问。

“咱们又象从前一样了，”霍华德嘟哝道。“走投无路。不同的是当初追赶咱们的是谢拉的人，后来，是阿拉那匪帮，而现在，轮到整个巴西军队了……无疑，咱们是步步高升了。”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我知道……但是你要我说什么？我什么办法也没想出。”

“你认为炮艇赶上咱们还需要多少时间？”最实际的还是梅希亚斯，他问道。

“我也不清楚……那要看它的速度。一天或两天，我估计……？”

“咱们可以把船藏在哪一个湖泊中。”

“这根本没用……迟早还是会被找到的。橡胶主们会帮军队搜捕咱们，这些该死的东西比咱们更熟悉这个地区……”

“那么说，只有两条出路啦：一条是跟他们拼，一条是套块石头投河！”

“还有一条路……”

所有人的目光刷地转了过来。阿尔基梅德斯顿了一下，他知道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响，所以他等了等，最后，才缓缓地、一字一字地吐出一个名字：

“圣·安东尼奥。”

果然不出所料，连阅历丰富、头脑冷静的霍华德，也惊得目瞪口呆。

“圣·安东尼奥！”

“圣·安东尼奥？”

“圣·安东尼奥……”

“老天爷哪！圣·安东尼奥……你不是疯了吧？”

是的，他是疯啦。在圣·安东尼奥已经死了两万人，在建成那条该死的铁路之前，还会死掉更多的人。

圣·安东尼奥！以后，它又被叫作波尔托·维洛，但是对那些死于黄热病、疟疾，以及吃人的蛮族之手的人来说，它仍然是圣·安东尼奥。

那地方在巴西与玻利维亚的交界区，是地球上最难通行的一个区域，也是迄今最野蛮的部落的领地。那是世界的末端哪！但是，也许正因为如此，也是亚马孙地区橡胶树最丰富的一个地方。

在马代腊上游，水流猛然改变了它迟缓的流速，经过连续十九次大幅度的曲折后，惊心动魄地飞落下来，这一连串瀑布形成了大自然阻碍人类前进的不可逾越的屏障。

简直无法想象如何对付这些飞瀑，但橡胶林就在瀑布的背后，千千万万棵树组成的处女林啊，棵棵树木在日夜流着金子！

那些森林可以让成千上万的人发大财，但偏偏留在那里，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一旁，耸立着无人攀越的安第斯山脉，另一旁，是马代腊河的飞瀑和吃人的部落。

多少企图得到这笔财富的人死了，橡胶林依然挺立在原

地嘲笑着割胶者。有几个玻利维亚人从高耸的山头爬下来，却再也无法爬上去了。那些艰难地登上山脉的商队被敌视的部落民所消灭，二十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带着十分之一的货物到达太平洋岸边。

宝藏就在那里，可是谁也得不到它。

然而人的野心之大是没有边际的，一八五四年某一天，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计划，即在森林里建造一条铁路，通过近四百公里长的线路，把橡胶林同马代腊河通航的部分联系起来。

这是疯子们的梦幻，不可能！但是，那些想发财的人说，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一家英国公司开始了马代腊——马莫雷铁路的建设工作，然而不久，伤亡了成千上万的人，这荒唐的计划被迫搁浅了。几年以后，美国的费城公司又决定继续进行这条被称为“死亡之路”的工程。他们向森林投入了全部金钱和机器。到他们最终醒悟过来时，为建造五公里铁路线，已经花去三十吨金子，三分之一的劳工死去了，每一公里路就要留下一座坟堆。

印第安人从密林深处钻出来，以向工人们投射毒箭为乐事，或者，则乘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搬走路轨和枕木。毒蛇的危害是灾难性的，黄热病和疟疾又把余下的人全击倒。开头，公司出的工资十分可观，从遥远的欧洲及远东招募来一批劳工。后来，“死亡之路”的名声已远近闻名，连高工资也不管用了，人们在森林中四散逃命。原先七百个德国劳工，活下来的只有五十个，他们决心逃跑，向密林深处逃跑，在工头的追赶和土著人的杀戮下，只有六个人，饿得皮包骨头，绝

望而疯疯癫癫地到达了亚马孙河岸，再辗转到达了马瑙斯。

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公司也破产了。

但是橡胶林还挺立在那里。

当然，野心也没因此而消失。

这一次，换了另一家美国企业，梅尼公司来承接这项工程了。这家公司做过精确的估算，其结论是：每造一公里铁路就得死五十个人，也就是说每三十米，死一个人。但是，他们准备付出这个代价，只要能找到愿意为此去死的人就行了。办法同往常一样：使用奴隶。到远方把人哄骗来当奴隶，或把圣·安东尼奥附近的人沦落为奴隶。

马代腊——马莫雷铁路最终在一九一二年底建成，死去的人远远超过了当初的估计。时至今日，还能见到分布在铁路沿线排列成行的坟堆，以及没有姓氏的十字架。只有一个共同的碑铭：印第安人的牺牲品。至于是否真被印第安人所杀还是死于疟疾就无关紧要了。

这项该诅咒的事业其结果确是可悲的。经过五十年茹苦含辛的努力，死了足以堆成山的人，当一九一三年，铁路通车时，马来亚的英国橡胶便进入盛产期了，亚马孙橡胶失去了它的价值，马代腊——马莫雷铁路变得毫无用处了。

迷信的橡胶主以为是这条“死亡之路”给他们带来了厄运，就想拆除路轨，毁掉铁路，以至军队不得不出面干涉，来保存这无用之物。

但这些都是好多年以后的事了，而在当时，谁提到圣·安东尼奥就如言及撒旦一样：一个有血有肉的撒旦。

“这等于钻进狼嘴里去，”梅希亚斯说。“只要咱们一在那里露头，就会被抓去啃石头、砍树木和铺路轨！”

“比进橡胶林还坏！”

“我宁可去同炮艇和巴西军队拼命……”

东北人请求大家静一静，但不管他怎么说，谁也不愿再听他讲圣·安东尼奥了。最后，他拔出匕首，哐地一下插在台子上，这才让大伙静下来听他的话。他接下去说：

“你们讲的都对，都有道理；他们会赶咱们去干活，直到把咱们弄死为止。但是，这只有在咱们是孤立的一个人时，才会发生。而现在咱们是武装整齐的五十个人，咱们可以同铁路方面交涉：如果放咱们通过正在修筑的铁路逃到玻利维亚去，那么两下便相安无事；如果想来抓人的话，咱们就发动他们的工人暴动，同那鬼玩艺儿一块儿完蛋。”

“他们有许多警卫哪……”

“警卫们全分散在整条线路上，看管着工人们，防范着印第安人。在圣·安东尼奥他们绝不会超过三十人。”

“然而他们武器精良，比咱们强。”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等他们发觉了，咱们早就跑远了。”

“这太冒险啦。”

“难道有哪件事可以不冒险吗？是留在这里同炮艇拼，还是回马瑙斯去？”

大伙全不言语了。谁也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但谁也不认为去圣·安东尼奥是个好办法。光是那名字就足以让他们丧魂落魄了，何况他们还是不容易受惊吓的人呢。

“这是疯狂……疯狂……”马提尼克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道。

“闭上你的臭嘴！”阿尔基梅德斯喝道，“疯狂？在这该死

的森林中，又有什么不是疯狂……自从我懂事以来，除了疯狂，还没见到过别的东西呢。再多一次疯狂有什么大不了？如果铁路上的美国佬让咱们通过了，那很好；如果他们想闹事，那就闹吧，我让上万个工人向他们扑去，你瞧着，有他们好看的。”

“他们太强大啦。”

“谁说的？大多数是些生病鬼。不错，他们人是多，成千上万，然而十之八九得了疟疾，正在草棚里打滚呢，根本拿不动武器。他们棘手得很哪，那些病正在把他们一点点吞掉。”

“但也会把咱们吞掉的。你以为黄热病和疟疾就不会传染给咱们吗？它们照样会把咱们送进另一个世界。”

“有这个可能。不过咱们是路过，而他们却是在那边干活……总共不过四百公里路，况且路基已经开出。有一段路咱们可以搭车过去，我有个情报：大约一百公里路已通车了。”

“我不信任那些美国佬，”梅希亚斯说。后来他想起霍华德，忙解释说：“请原谅，我忘了你是……”

“纯属意外，兄弟……纯属意外。”霍华德安慰他说，“别担心……我也不信任美国佬。”

“我也是，”阿尔基梅德斯接口道，“所以必须小心从事。咱们先乘船到圣·安东尼奥，同他们谈判。等事情有了眉目，就下船；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便往后撤。这样一来也死心了。”

“说说很简单……”

“太简单啦……”

“别忘了炮艇紧跟着追上来了……”

“而且船上的粮食也不多了。到圣·安东尼奥去，逆水而行，得多长时间哪！”

“说不定炮艇早赶上咱们了。它们开得快，而这条船非常笨拙。”

“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你说都能解决？”

阿尔基梅德斯做了个肯定的答复。半小时后，他命令船长把船停靠在航道上遇到的第一个码头旁。船一靠岸，他们就把旅客连同行李以及多余的水手统统送下船，卸掉货舱内的货物，同时把码头上的木柴全部运上船，最后，把食品席卷一空，这才告别自感庆幸的旅客和留岸的水手，开始了新的航程。

“全速前进！”阿尔基梅德斯喊道，“哪怕锅炉爆炸……”

这天晚上，当马拉若岛号驶离亚马孙河，进入夹带着树木、杂草奔腾而下的马代腊河时，确实，机器真要爆炸了。

森林，越来越茂密的森林，无尽的森林。

河流，森林。

开始是普图马约河，后来是纳波河，最后，是辽阔的亚马孙河，而现在，又是马代腊河。

从这条河到那条河相隔数千公里，他们几乎已经走过了从西伯利亚到撒哈拉的路程，然而，风景却没有丝毫变化，甚至可以说还是同样的一些树，同样的一些花，同样的一条河，连狂叫的鸚鵡都是同一些鸚鵡。

他们开始见到铁路方面的第一批岗哨了。在整条马代腊河及其支流上，大约有几个哨所。这些哨所的唯一使命是防止工人和奴隶们逃亡，里面驻扎着装备齐全的武装人员，他

们对开到圣·安东尼奥来的船没有任何敌视态度，误认为是向工地提供货物的许多船只中的一艘新船。在那个亚马孙地区最偏僻的角落，一切的一切，从粮食、武器、衣服、酒到烟叶，都需要从外面运进来。马代腊河上游除了橡胶和死亡，什么都没有。

在圣·安东尼奥和整条铁路沿线，不管好坏，马代腊——马莫雷铁路公司需要养活的人，有数万之众。尤其需要的是大量的药品，在这条铁路线上，消耗的药物和威士忌比肉类、面粉和土豆要多得多。百分之九十的人因疾病丧失了劳动能力，而剩下的百分之十的人则以酗酒来克服对疾病的恐惧心理。

这儿是“地狱之门”，在这儿许多人在与死神的搏斗中惨遭失败。一天清晨，马拉若岛号到了这儿。

有一群人以为意外地来了一艘新的物资供应船，出来迎接他们。但是当发现这艘船并没停泊在小小的堤坝旁，而抛锚在河心中，机器也没熄火时，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船上放下来一只小艇，开过来靠拢在码头上。随小艇抵岸的有阿尔基梅德斯、霍华德、马提尼克人、桑托斯和其他三个人，每个人都全副武装。“老虎”阿隆索·梅希亚斯和老塞瓦斯蒂安留在船上指挥。

“这里谁是管事的？”东北人问。

当地人惊慌不定地相互瞧了瞧。其中一个人耸耸肩说：

“有一个巴西政府的代表，一个军队的中尉……”

“我不是指他们。美国人中谁说了算？”

人们指指身后一幢最好的房子，它离河岸很近。

“克雷默，工程师。”

于是，新来的一伙人二话没说就向那建筑物走去。那是幢用锌板做屋顶的砖头砌成的房子。假如把圣·安东尼奥叫做一座城镇的话，其景色实在是太荒凉了。街上垃圾堆积如山，路面积满水潭，就象块沼泽地一般。行人和一些半死不活、脸带菜色的孩子就在这样的道路上踩着泥浆走路。成群的兀鹫用不着为争食残物而劳神，因为地上到处都是。

在一个象是广场的空地中间，一头牛刚刚被杀掉。皮、肠子和头就扔在那里，血还很新鲜，招来了一大群苍蝇、蚊子，在血泊上飞旋。

一位妇女出现在一个窗口，心安理得地把一桶粪水倒了下来，粪水落在早已积在那里的粪堆上，发出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

“现在我不再奇怪了，这里的人为什么象臭虫一样地死去。这地方连猪都活不下去。”阿尔基梅德斯说。

一个本地人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表示实在毫无办法。

“有用的劳动力全在铁路工地上，你总不见得叫生病的人到河中去方便吧。死人都得放上好些天才能埋呢。如果实在没人帮忙，那就只好把死尸扔进河里完事……”

阿尔基梅德斯一行走进铁路公司的办公室，有两个武装的人想拦住他们的去路，但没等这两个笨蛋反应过来，马提尼克人和桑托斯已把他们控制住了。阿尔基梅德斯猛地推开门，毫不客气地走进一间堆满地图、设计图和各类图表文件的大房子。里面有一个人，专心致志地在看一张地图，他们很不高兴地转过身来。

当他们注意到来人那副逼人的架势和手中的武器时，脸刷地白了，他们竭力使自己保持镇静。

“这是怎么回事？”一个看来象是头儿的人咕哝道，“怎么能这样进我的办公室？”

谁也没理他，阿尔基梅德斯的人迅速在房间内分散开来，握紧子弹上膛的枪，把美国人一个个监视起来。霍华德朝那个讲话的人走过去：

“您是克雷默吗？是这里管事的？”

“我是克雷默……你们想干什么？”

“谈话。友好地谈谈话……”

“我们要到玻利维亚去，想借用一下您的铁路去边境，然后再步行向前。我们有五十个人，全副武装。如若让我们通过了，大家相安无事；反之想打一仗，那就要给您添麻烦了。”

那个克雷默，是个秃顶的矮个子，脸色苍白，脾气乖戾。他沉思了一阵，最后拒绝道：

“很遗憾。我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我们有一万人……靠五十个土匪您能得到什么呢？”

“很多东西哪！您的一万人中，绝大多数是准备逃跑的奴隶，只要我们给他们机会的话。至于警卫们嘛，都快被疟疾给吃了，连武器也拿不住。这将是场很伤脑筋的斗争哪。”

“那就走着瞧吧。想到达边境，首先必须通过我们在森林中开辟出来的通道，那条通道由我的人严加防守，你们休想过去一米。丢掉这个傻念头吧，从哪儿来还回哪儿去，这可是个忠告。”

霍华德看了一下阿尔基梅德斯，后者并未因此惊慌。

“您为什么要拒绝？”东北人问。

“这里有上万的人，他们因为害怕不敢逃跑也不敢造反，

他们深信我们十分强大。假如在一小撮想吓唬我们的流窜犯面前显得软弱无力，那我们就完了。”

克雷默的回答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阿尔基梅德斯想了想，然后指着一个与克雷默在一起的人问道：

“这个是谁？”

人们告诉他这个是第二工程师，阿尔基梅德斯向马提尼克人打了个手势，后者立即就会意了。黑人抽出长长的砍刀，从背后走近那个人，用手一把捂住他的口，接着，只一刀，就轻松地把他的头几乎完全割下来了。

屋子里出现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人们惊得目瞪口呆，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来者竟然能如此冷酷地杀掉一个人。克雷默再也支持不住了，他跌倒在座位上，怎么也无法把目光从他助手的尸体上移开。马提尼克人轻轻地把尸体放倒在地面上。

阿尔基梅德斯朝克雷默做了个怪相，就象一个无言的发问，他想看看克雷默是否改变了主意。

工程师明显地颤抖着，他已经没有原先那么坚定了，但还是摇摇头。阿尔基梅德斯指着他的第二个随从说：

“这个呢，他是谁？”

那个人慌忙后退一步，惊恐失色。他的眼睛本能地盯住马提尼克黑人正在用图纸擦抹的砍刀，那上面还在往下滴着血呢。

“哎……你们疯啦？你们不能这么干……”他对霍华德哀求，“不能这么干……我不过是管人事的……杀了我没什么用……能作主的是他……别靠近我！别靠近我！”

他一边说，一边沿着房间打转，躲避着跟在后面的马提

尼克人。克雷默看着这情景，脸白得象个死人，但他仍竭力挺住。

突然，阿尔基梅德斯从口袋里摸出包火柴，划着一根，向近处的纸张伸过去，纸很快就点着了。克雷默向燃烧的纸扑过去，想把火扑灭。

“干什么？”他喊道，“这是铁路图纸……多少年的心血哪……”

东北人明白他摸到关键了，于是再次把火柴往大堆的文件凑去。

“快！”他命令道，“把这堆废物全给我烧啦！”

他的手下人马上开始执行他的命令。看到局势变成这个样子，克雷默举手投降了。

“好吧，好吧！……就按你们说的办，别动那些图纸……”然后又对管人事的喊道：“快去准备一台机车两节车厢。把这批人送到线路头上去。”

那个人眼看可以从马提尼克人手心中挣脱出来了，顺从地连连点头，飞一般地跑出房间。阿尔基梅德斯追问机车要多少时间才能准备停当，当他确信不出一小时便可出发时，才派桑托斯回船去，通知其余的割胶工作好登岸准备。梅希亚斯必须带好队伍，以防事情变卦，一旦需要，仍可随时上船。

但是事情并没有变卦。在预定的时间内，火车已准备就绪，全体起义者也弃船上岸了。阿尔基梅德斯叫马提尼克人把看来是最重要的文件和设计图装进一只大麻袋，扛上它。他自己则亲自负责看管克雷默。

拉蒂根船长也上岸来跟霍华德和东北人告别。也许同这

些占领过他的轮船，给他带来那么多使他头痛的事情的人分手，他还感到有些依依不舍呢。

“祝你们走运！”他紧紧握着阿尔基梅德斯的手说，“希望你们能早日抵达玻利维亚，忘掉过去的一切……到那时你们又想干什么呢？”

“我想到加拿大去，”霍华德表示。“如果这一位听我的话，会跟我一起去的。”

“怎么跟你说呢，加拿大，寒冷彻骨，言语不通！看来早晚我还得回马瑙斯去。”阿尔基梅德斯说。

“真是意志坚定的人哪。”

“不是这样的话，说不定我还在库里库里阿利河为谢拉割胶呢。”说着，东北人停顿了一下，“船长，我非常感激您，希望您不会记恨于我。”

拉蒂根微笑了一下：

“从心底说，我站在你们那一边。您做得有理，虽说我不同意您的方式。我再说一遍，祝你们走运！”

“扣下您的金子会不会给您造成麻烦？”

“那不是我的金子，是阿拉那家族的，他们没有保过险。我很高兴你们扣下它，如果它能为你们到加拿大去派上用场，那便是这金子最好的用途了。”

阿尔基梅德斯叫人把金子搬下船，就在码头上，他让塞瓦斯蒂安把金子分发给割胶工们。毫无准备的人们马上高呼阿尔基梅德斯万岁，他们紧围在老头的周围，差点闹出问题来了。

圣·安东尼奥的一些居民，特别是女人和孩子们，早已好奇地围了上来。东北人怕这种好奇心扩展开来，带来意外，

便加快分发，把属于自己的金币收藏好，硬逼着人们上了等候在那里的火车。

突然间，从下游传来了一声汽笛声。朝那边看去，大家见到在树冠之上，有一缕粗黑的烟柱在飞快地向前行进。看样子，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要转过河道，出现在镇子面前了。

阿尔基梅德斯问船长：

“你看那会是艘炮艇吗？”

船长耸耸肩。

“开得很快，但也可能是艘好船……最好还是别去研究它了吧。”

东北人表示同意，他高声喊着，催人们抓紧时间上车。然后，推了一把前面的克雷默，强迫他往前走。他们一起上了车头，阿尔基梅德斯喝令司机开车。

火车开始缓缓地启动，不一会就消失在密林之中。虽然阿尔基梅德斯一直向后看着，但直到最后一分钟，也没能搞清，那正在靠近的烟柱是否是军队的一艘炮艇冒出的。

第十八章

真的，这确实象丛林中的一条隧道。为了铺设铁路，人们已在草木间清理出一条通道，但是两旁高大的树木，在五十米高的上空，把枝叶伸展开来，联成一张绿色的顶盖，严严实实地把通道笼罩住了。

阳光暗淡了，变成了浅绿色，四周的景物在昏暗中显得模糊不清，火车就在林间前进，茂密的枝叶常常延伸到铁轨上来，擦着车头的两侧。

“只要火车停开一个月，就可能找不到路轨了。”阿尔基梅德斯自言自语地说。

墓地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就象一串念珠一样。虽然这老式车头开得很慢，还是来不及为一路上遇到的每一座坟墓念祷文。

霍华德问克雷默：

“你认为死这么多人值得吗？”

“这是进步，文明，”那一位回答，“一旦这条铁路建成，里面的橡胶就可以从这里运出去了……”

“于是，少数几个在美国的股东就大发横财了。我真想把他们拎到这里来看一看，看看被黄热病吞噬的人们……”

“给人上道德课，你可不大象呀。”

“对，是不大象，”霍华德承认道。“但是比起您的公司来，我可是一个圣徒。为了钱你们什么干不出？不过，这条铁路

说不定很快要变成一堆废铁了……您听说过马来亚的橡胶了吗？”

“听说过，可那不是我的职责。他们付给我钱造铁路，我就造。至于造成之后，是用来运橡胶还是运小孩，那就与我无关啦。”

“您真想看到它建成吗？”

“哪怕这是我这辈子造的最后一条铁路，我也要把它完成。”

“这一点您倒完全可以相信，我想您活不长啦，您快走到头啦……您照过镜子没有？脸都发绿了！这就是症状。我见过许多人就这样完罗。您肝肿，肿得象个西瓜。有一天它会砰的一声炸开来。假如打开您的身子，就会发现您的肝全让虫咬了。这是当地的通病。”

“哼，我不知道您还是个医生呢。”克雷默怒气冲冲地盯了他一眼。

“我不是医生。要认出一个疟疾患者，一个黄热病人，一个老肝炎患者或者蛇咬的伤口，不需要什么医生。这里，在亚马孙地区，肝炎和脚气病是司空见惯的事。您会因肝爆炸进入另一个世界……您不会看到铁路建成。”

司机的喊声打断了霍华德的话，他指着前方说：

“印第安人！”

他说完便拉响汽笛通知后面的人，并且赶紧拉上车窗的铁护栏。

霍华德和阿尔基梅德斯竭力想辨认出土著人在哪里，但是在阴暗的光线中什么也看不见。如果不是有四五支箭从车头两侧弹回去的话，他们真以为那是司机的幻觉呢。有一支

箭从车窗口射进了一节车厢，钉在车壁上。尽管这可能是支毒箭，但谁也不感到紧张。不止一次，这类毒箭把正在沉睡的旅客射死，今后还会发生这类事。这不过是亚马孙密林里的常事，就同踩上一条蛇，被蜘蛛咬上一口一样，不必对此过分介意，也不要梦想去追赶或惩罚那些印第安人。他们可不是普图马约河或库里库里阿利河的安静的土著人，也不是那些绝望的奥卡人，只是在被逼得走投无路时才奋起杀人的。他们是真正的凶杀犯，因为喜欢杀人而杀人，而且还喜欢吃掉他们的受害者。

他们对森林了如指掌，也熟知如何利用森林隐蔽自己。他们会象钻天入地般地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又会在你最料想不到的地方重新出现。他们既狡猾又凶残，为了快乐，不断施展着自己的战斗艺术。

在丛林与绵延的安第斯山之间，横着一望无际的沼泽地，只有这些被称为“长辫子”的印第安人才能在这广袤的泥沼地中生存和辨认方向。他们从隐身的地方出发，向四周劫掠，袭击割胶工、铁路营地直至边防军事哨所。

他们的掠夺是没有限度的，就象他们的勇猛是无与伦比的一样。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保住了自由和独立，没有象其他大多数印第安人一样，沦为橡胶主的奴隶。

在阿克里，后来这整个地区更名为朗多尼亚，土著人是真正的主人。

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他们仍然是这块地方的主人。当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的时候，“长辫子”们还在继续向马代腊——马莫雷铁路发射他们的毒箭。

司机放下铁护栏，让空气吹进来。霍华德问他，他怎么

知道危险过去了，又怎么知道印第安人即将出现。

“习惯了，”司机回答。“这些野人永远也看不到，只能预感到。”

这以后直到哈西帕拉纳，没有再遇到什么意外。哈西帕拉纳是铁路的尽头，公司的第二大基地就设在那里。这儿虽然没有水流湍急的马代腊河和从河上吹来的凉爽的微风，但它的景象同圣·安东尼奥没有什么不同。哈西帕拉纳也是世界的边缘，即使明知它的周围有丰富的橡胶，也没有人会乐意来此逗留。

到处都堆满了枕木、铁轨和建筑材料。在这条铁路的工地上，样样事都显得那样怪异。这儿劳动力奇缺，枕木不用附近的树木制成，而特地从澳大利亚海运而来。铁轨是瑞典产的，火车头和车厢全是名闻遐迩的太平洋联合公司的旧货，第一列横穿美国东西海岸的列车。

事实上不能把哈西帕拉纳看成一个镇子，它是一个巨大的病房。那种四根柱子顶着个草屋顶、四面透风的棚房一群挨着一群，里面挂满了病人、垂死者乃至死人的吊床。往往在有人发现死者已经腐臭，并且有力气把它搬往别处之前，那尸体得在吊床上一搁数天而无人过问。

黄热病的流行期刚刚结束，工人大量死亡，活着的人也拖垮了身体，失去了正常的机能。这地方大约有三千人，但寂静得令人吃惊，街上冷冷清清，使人以为这是个被遗弃了的村子。

病人们已经学会不再呻吟了，呻吟也没有用。听不见孩子们的叫声、妇女们的争吵声以及小贩们的叫卖声。凡是还能站立的人都在铺铁轨；谁没有去铺铁轨，那是因为濒于死亡

的边缘了。甚至连喊叫也被认为是多余的，叹息简直是一种浪费力量的行为，而这力量完全可以用来放在铺设枕木上。

万籁俱寂。这是地狱般的城镇里的寂静和安宁，是巨大的活人坟墓里的寂静和安宁。

阿尔基梅德斯和他的弟兄们下车时，疑虑重重，紧握武器，随时准备击退克雷默那方面人的袭击。但是他们很快发现，没什么可怕的，起码在这里，在哈西帕拉纳，没有哪一个人会有力气扣得动扳机。

“假如印第安人决定发动进攻，您怎么办？捅死这些人根本用不着费力气。”

“他们不会进攻的，”克雷默肯定地说，“比起子弹来他们更怕疾病。黄热病和疟疾传染不到他们身上，但一个喷嚏简直能使他们象苍蝇般地成群死去。肺病和流行性感胃能把他们消灭，就象疟疾能把我们消灭一样。”

阿尔基梅德斯问，劳工以及警卫的主力在哪里。人们告诉他在西南面五公里左右的地方。于是他在地上摊开一张克雷默的地图，命令克雷默给他指出铁路的走向和最接近玻利维亚边境的那一点。

工程师按阿尔基梅德斯的要求做了，那尚未铺上铁轨和枕木的森林隧道还要向前延伸四十公里，它的尽头，一条原有的小道通到叫作阿布南的地方，再次抵达马代腊河边。在这条小道上需要走两天时间。河对面，是马奥阿，玻利维亚的第一座军事哨所设在这儿。从马奥阿起，再走一个多月的路，便可到达那个国家的首都拉巴斯了。

“拉巴斯^①！”阿尔基梅德斯叫道，“多好听哪。你知道玻

^① 意即和平。

利维亚首都的名字原先是这么叫的吗？”

霍华德耸耸肩：

“不知道。管它怎么叫呢，只要那里没有人谈及橡胶就行了。能从拉巴斯去加拿大吗？”

克雷默回答说：

“当然罗，那是长途旅行，但能到。”

“那我们还等什么呀？”

东北人立即下令，尽可能多地夺取食品。起义者们没遇到任何困难，仓库里谁也没有反抗。

然后，他们仍然带上克雷默——他已经成了无价的人质了——以及图纸和地图，再次踏上密林中那条宽阔的绿色隧道。

很快，机器的轰鸣声，斧头的伐木声和汽锤的撞击声传过来了。当队伍转过一道弯，出现在工地的入口处时，阿尔基梅德斯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眼前是一个人海，几千人在奋力铺设枕木和安装路轨，数不清的武装警卫指挥和监视着劳工。在一座俯瞰工地的小山坡上，明智地分布着八至十个机枪阵地……

大多数工人戴着镣铐，那些没戴镣铐的人，是被认为走不远的人。想造反看来是不可能的，只要稍有反抗，就会被机枪扫倒。

阿尔基梅德斯和霍华德互相瞧了一眼。用武力通行简直是自杀，克雷默说得有理：靠五十个人想强行开出一条路来，力量实在小得可怜，就象鸡蛋碰石头一样。

工程师料到他们在想什么，便带着自负的神气微笑道：

“现在您怎么说？”他问霍华德，“您的朋友还那么坚定

吗？”

“他永远是坚定的，”霍华德反驳道，“没有别的办法。”

说完，他问仍在观察劳工和警卫们的东北人：

“你看怎么办？”

大多数人已经聚在阿尔基梅德斯周围，等候着命令。他们都慌了神，想穿过这片工地那是必死无疑的了。

警卫们也看到这伙人了，有几架机枪已转过来瞄准他们。八个带着精良武器的人向他们走来，想摸一摸他们到底是谁，想干什么。

霍华德放下手去摸手枪，梅希亚斯和另外几个人也跟着这样做，这引得机枪手们立即推上了子弹。

劳工们也开始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慢慢地停下了手中的活儿，隆隆的轰鸣声渐渐地变成了一片死寂。

这寂静让人喘不过气来。在这块密林中的空地上，仿佛突然间布满了乌云，孕育着雷电，任何一个表情，任何一个最微小的动作，都可能引发一场战斗。阿尔基梅德斯十分了解这一局势。

“别动，”他喝道。“别碰武器！”

嚓、嚓、嚓，走上前来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麻烦事来了。”马提尼克人低声地说。

第十九章

船主关掉呼哧呼哧作响的发动机，让那艘肮脏不堪的小艇在柔和的水面上滑行，直到擦着空荡荡的船码头停住了为止。

他的助手跳上岸，把缆绳拴在桩柱上。然后，向乘客们伸过手来：一个黑人、两个客商以及另一个只说是从老远的外国来，并承认是东北阿拉瓜斯州的沙地人的怪客。

船主把箱子递给那个奇怪的客人，他向四周扫了一眼，就跟在远去的黑人和两位客商后面，沿着浮堤走了。

哦，如今已经看不见排着队等待卸货的汽船了，那些汽船从世界各地运来各种各样的货物；也看不见海关大楼背后那堆积如山的橡胶球了。

到处是一片静谧和荒芜。

天空乌云密布，阴沉沉的，看来要下雨了。雨前的气氛使这地方显得更加凄凉。

阿尔基梅德斯想起那一天，霍华德坚持说，要看到马瑙斯没落，看到这座该死的城市消亡，得活上一百岁时，不由得笑了。嘿，他多糊涂呀！十五年就足够了，现在眼前展现的不就是这座破败的、空荡荡的、被人遗忘了的马瑙斯吗？

马瑙斯曾梦想成为巴西的首都，而事实上差不多成了南美的首府，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它疯狂得简直要与伦敦、巴黎或纽约争夺世界霸主。现在，美梦已经破灭，它只

剥下一具遗骸，在散发着腐臭。就象一台大戏的道具一样，当演员们散尽之后，它至多只是一堆废纸和无用的布景而已。

还会有多少人留在这儿呢？过去的十万人中会有三四千人留下来吗？既然这儿失去了希望，他们何必还留在这儿呢？

他沿着河岸往上走，看到了被遗弃的炼胶场，没有刀痕的树木，撞破了底的沉船。荒凉呀！

这荒凉的情景意味着奴隶们已回到了各自的家园，女人不再被强奸，可怜的、被打得晕头转向的印第安人又能在他们的森林里跑来跑去，不必每日里胆战心惊了。

除了回忆和坟堆之外，什么也没留下来。成千上万的坟墓撒落在世界上最辽阔的原始森林里，撒落在这令人难以相信的无边的绿色沙漠里。

应该永远赞美一个人的名字，一个富有进取心的英国人的名字：亨利·维克姆。他完全为了赢利，冒险从巴西偷运出七千颗橡胶树的树种。他并没有为奴隶、妇女和孩子们着想，但尽管如此，阿尔基梅德斯还是打算有朝一日在什么地方为他树碑立传。

或许这是个合适的地方，在阿尔基梅德斯刚刚进入的教堂广场的中央。那个人摧毁了一座城市，一个帝国，一个世界，那就应该在这座城市，这个帝国，这个世界的中心树起他的雕像来。

因为他所摧毁的一切都是该诅咒的。

阿尔基梅德斯走过裁缝店门前，那一天为了去看歌剧，曾在这儿花过一大笔钱做了一套制服。店门敞开着，里面空荡荡的，墙壁上光秃秃的，原先铺着漂亮的红地毯的地上满是碎纸片和人粪。那些把衬衣送到伦敦去烫的人在哪里呢？那个为

同一个女演员共度良宵而愿出三千镑的家伙后来情况怎么样呢？阿尔基梅德斯真希望他正为填饱肚子在乞讨小钱呢，就象马瑞斯一样，它为了继续作为一个城市生存下去，也在向人乞讨。

再往前走就到了“歌剧院”，它一片破破烂烂。阿尔基梅德斯从一道后门走进去，那是演员们进出的便门，他爬了五六级台阶，登上舞台。到处是尘埃和蜘蛛网，阴天惨淡的光几乎透不进那肮脏的窗口。

他想起那上面谢拉坐过的包厢，以及州长的包厢，曾经是多么金碧辉煌哪。

另一边，那个小的，就是他同克劳迪尼亚、梅希亚斯和桑托斯坐过的包厢。

多大的变化呀！然而，他仿佛感到时间停顿了，突然间灯光齐明，演员们要款款进场了。

假如给这剧场放上一把火的话，谁也不会赶来救火的，不过他不想这么干。他情愿让这座建筑物留在那里，去提醒世人，橡胶狂曾比最坏的战争狂要坏上几倍。

战争！在法国的凡尔登，当其他人看来都顶不下去的时候，战友们却惊讶地发现，这个沉默寡言的巴西人依然顽强如故。对一个熟知库里库里阿利河、圣·安东尼奥和哈西帕拉纳的人来说，世上难道还有什么能吓倒他吗？除了坚持，难道他还能采取别的态度吗？

凡尔登对一个卡奴杜斯的孩子意味着什么？死人，死人，除了死人还是死人，就同往常一样。

对着空旷的观众席，他又久久地欣赏了一阵子，又一次想到谢拉，最后他拎起箱子回到大街上。

很快要下雨了。天越来越黑，云越聚越厚，从河上吹来了烦人的强劲的风。他得找个地方住下来了。由于不熟悉马瑙斯任何一家旅馆，起码是不熟悉尚在开业的旅馆，他便向“白房子”走去，那是一生之中少数几个令他感到幸福的地方之一。“白房子”也荒废了，这一点也不奇怪。花园再次成了森林的领地，树木甚至从底层的地板下钻出来，遮住了一部分大厅。再没有什么东西是白的了，一种灰暗的颜色，成了这里的主调。

他刚走上台阶，便停住了。还是保留住对克劳迪尼亚的房间以及那个让人乐不可支的少女的愉快的印象吧。

克劳迪尼亚……她曾等过自己多长时间呢？

克劳迪尼亚。对这姑娘的回忆伴随过自己度过很长的时光，但对另一个克劳迪尼亚的回忆，伴随过自己度过更长更长的时光。

如今，这一切显得多么遥远哪！

他听到楼下有什么声响，回头一看是一条蛇，迅速地游动着躲进地板底下。

这就是终结哪！

从那里出来，他不知道往哪儿走好。雨点开始落下来了，他加快步子向大门走去。他走进保罗酒店，里面，除了矮小的主人和一个娼妇模样的粗壮婆娘外，便无他人了。

他点了一点吃的东西，店主因来了一位顾客而感到很高兴，但他能提供的东西却很少，只有玉米面粥、土豆和煎芭蕉，至多再添两只鸡蛋。

店主进厨房去准备所点的菜了，阿尔基梅德斯面对一瓶啤酒独自坐着。那个婆娘径直走来坐在他的身边。她带来了

自己的杯子，将它在阿尔基梅德斯眼前一放，既没有媚态，也没有调情卖俏地请求道：

“给我倒一杯？”

东北人给她倒上酒。女人贪婪地一饮而尽，沉默了一会，然后说：

“你不是本地人……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你……你从哪儿来？”

“欧洲。”

“从前线来吗？”

阿尔基梅德斯默默地点点头。女人看来感兴趣起来：

“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呀？”

“已经结束了，结束了很长时间啦……”

“结束很长时间啦？我们在这儿啥也不知道哪。一点消息都没有……战争结束了！”她重复道：“保罗，听到没有？战争结束了！”

伊尔毛·保罗吃惊地探了一下脑袋：

“见鬼，克拉拉！你疯了还是怎么啦，几年前就结束了。”

女人沉思着，她脑子有点糊涂了，也许是因为老是醉酒的缘故吧。她一下子还不能领会对她所说的话的意思。

“战争结束啦……”她又一次重复道。“那领事馆为什么还不送我回家？我是法国人，你知道吗？我早就要求回国了，但他们总是告诉我，法国在打仗，不可能……但战争结束了，他们应该让我回国……为什么不送我回去，保罗，为什么？”她朝厨房喊道。

保罗又探出脑袋来，笑着回答：

“如果领事馆把所有在橡胶时代来这里的妓女都送回去

的话，法国就完结啦……所以才没让你回国！”

“可我不是妓女！”女人抗议道，接着她好象清醒了一些，说：“真的，我不是妓女……我对你发誓。我同我丈夫一起来的……我们想赚一点钱，再回去，但他在丛林里失踪了。这一切都是真的。”

阿尔基梅德斯又给她倒上一杯啤酒，女人又猛地喝了下去。然后，好象陷入了使她永远沉睡的迷梦之中。

不一会，店主端着菜回来了，他把菜放在桌子上，也坐下来，看着阿尔基梅德斯吃着。

“您从来没到过这里吧？”他问。

“多年前来过……那是好多年以前啦。”

“割胶工吗？”

“差不多吧……”阿尔基梅德斯顿了一会，问：“您认识一个叫乔利塔的姑娘吗？她是秘鲁人，长得很小巧，很漂亮……”

“乔利塔？是的，当然罗……马瑞斯谁都认识她……她在这里混过好多年。那也是个疯丫头，象这一位一样。她说她等着一个叫阿尔基梅德斯的人，东北人。那个人答应过要回来找她。”

“我就是阿尔基梅德斯。”

店主圆睁双眼，望着阿尔基梅德斯，好一阵子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回转身瞧瞧克拉拉，好象想要她证实一下刚才听到的话。最后，他不相信地反问：

“阿尔基梅德斯？东北人？纳波河起义者的头领？”

阿尔基梅德斯默认了，但对方还是不敢相信。

“不可能……不，不可能……”

东北人耸了耸肩，仍然毫不在乎地吃着东西。这种冷静的态度更激起了店主的好奇心，他想问些什么，但最终还是坚定地否认道：

“东北人在上面的圣·安东尼奥死了……铁路上的人把他消灭了。所有的人都死了，美国佬，‘老虎’梅希亚斯，马提尼克人，塞瓦斯蒂安……一个不留。那是亚马孙河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场战斗，所以，后来就变成了传说。”

阿尔基梅德斯嘲弄地微微一笑。他继续不停地吃，保持着对方的兴趣。接着，又慢慢地喝了会酒，直到最后才缓缓地断言道：

“没有那种传说，也没有那种战斗……铁路方面需要保持他们的威望，而我们则需要活命。”他停了停，又说，“所以，我们假装撤退，他们向我们追击。但是一律对空开枪，只要流一滴血，我就会把铁路线的所有的图纸放火烧掉。”

店主惊愕得连连摇头：

“这么说来那是谣传？”

“谣传。”

“是神话？”

“神话。”

伊尔毛·保罗激动不已，伸出手来，为自己倒上一杯啤酒。克拉拉也睁大双眼，递过酒杯：

“给我来一杯。”

店主在她的杯子里也注满了酒，大家一口气把酒喝完。这时，更加清醒了的女人转向阿尔基梅德斯，问道：

“你干吗不留在这儿过夜呢？比起旅馆来，我这地方可便宜多啦……”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喋血胶林

作者 = (西班牙) 阿尔维托·巴斯克斯·菲格罗亚著姜浩银译

页数 = 2 2 4

S S 号 = 1 0 3 3 8 3 4 0

出版日期 = 1 9 8 8 年 0 5 月 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